

明暗雙雙集卷之六

詩偈

送天叟知識歸琉球

古來熟處只難忘。此日老禪赴故鄉。一張贈君東海硯。持歸南國記扶桑。

和某醫師元旦韻

一家四海復初辰。歲月新來日亦新。醫術若無醫國意。世民萬病不回春。

善秀老人說文西禪師忌齋

慎終追遠復難哉。招我齋筵表志來。應是師翁德公德。惟馨八月一枝梅。

雲窓道德信士三年忌

別後三年如一晨。時移事去易成塵。烏啼花落春云暮。香炷難招舊面人。

悼宣溪宗言信士三十三回忌

三十三年在剎那。報恩端的也如何。請看齋會表真實。轉太虛成一塔婆。

心翁道無信士三年忌曾爲商客入唐國不歸

一別三年辭帝朝。秋風吹浪不通潮。而今何料紅爐上。空摘青楓和淚燒。

和瑤林和尚韻悼宗永信士

炊無米飯接禪和。孝動天心雨曼陀。請看塵塵安養國。一機蹈却葛藤窩。

悼芳心妙益禪尼

六十餘回夢破時。毘藍一陳俄移基。無情物亦解悲否。影瘦寒梅昏月枝。

悼文海宗印禪定門

閻浮借枕夢中人。五十餘年幻化身。綠水青山本依舊。清風明月絕紅塵。

悼在中宗建首座七年忌

崑崙倒罍出閻浮。却後七年絕證由。夜來一葉翻空處。盡大地人都話秋。

次瑤林和尚韻悼仙友良干居士

生死去來休未休。江村雨晴暮雲愁。須彌南畔人不見。大地山河一葉秋。

謝宗智侍者惠唐扇

五明惠我志難窮。見是異朝知製工。萬里海波歸掌握。大唐扇子扶桑風。

悼三英宗應首座

可惜龍興這老僧。餘年六十伴孤燈。夜來掉臂沒蹤跡。疎壁空懸一瘦藤。

中秋文西禪師有作次其韻二首

雲起峰頭片片生。仲秋更不仲秋情。風師若識詩人恨。斷送雨聲迎月明。

雲破月來風使人。時於三五與尤頻。從來爲恐今宵雨。取世間秋置一身。

重陽戲作

蝶作戲兮蜂作遊。離邊重九轉風流。汾陽一句留花與。歲歲年年黃菊秋。

重陽雨中菊

重陽佳節不空名。冒雨好開金菊英。聽作唐王役花鼓。東籬秋色四簷聲。

追悼道雲先妣七年忌

七年落索又成空。今日報恩齋會中。大義渡頭波浪惡。孝心一片泄春風。

雪徑卜意居士七年忌

相逢人道不相逢。今日看來坐別峰。忌景七周猶幾度。家風傳入萬年松。

元旦

野生朝士共逢春。我祖田園日轉新。聖代祇今恩露重。扶桑六十葛天民。

題牛瀧山

瀑掛雲端遠見開。谷回峰聳隔人間。分銀河落九天。破昔日。難移置此山。

垂絲海棠

人惜花耶花惜人。翩翩吹雪晚風頻。白櫻枝上有遺恨。百尺垂絲不繫春。

詣日根神祠見白櫻

片片白櫻吹雪來。社頭僅與惜春時。滿山風景被心奪。可咲對花無一詩。

過水間寺觀音道場

此處水間觀世音。溪流子午洗人心。春雲曉白山頭雪。秋月夜明屋後岑。薩埵行基坐如在。如來應供別何尋。諸堂削地雖無跡。歲歲花開同古今。

和瑞公題白櫻韻

庭上雪耶非雪耶。白漫漫地薄籠霞。子猷若在訪安道。今夜乘舟誤此花。

和韻答詢予謫居人

觀躬於我本無躬。柳不綠兮花不紅。人境俱忘忘亦忘。異鄉非異復非同。

和某人韻

天涯萬里隔京師。一別心知兩地悲。人世應思變通理。有秋去必有春來。

和朔庵國手試毫韻

濟民有道學醫時。兼善詩文也太奇。句麗宜言一聯玉。關高難和五粒絲。我辭漸似夕斜日。君歲只如初出曉。術業修成能無恙。橘林春色永熙熙。

和亡羊隱士試毫韻

彩筆佳篇落手時。風流人在洛陽涯。滿山春雪不言雪。三十六峰花一枝。

白藤花

紫藤不紫轉風流。看雪看花打勝遊。薄暮乍嵐吹落後。白漫漫地起宗猷。

和半井安立賢手悼先妣一周忌韻

弔母堂塵頻動情。慎終追遠太奇生。驚回三百六句夢。半夜窓前一葉聲。

謝贈紅柿人

太液芙蓉初日紅。吳江楓葉已秋風。慙慙咬着元無味。取五柿收禪悅中。

和紹薰醫生韻

可惜光陰刻志時。醫其世上為人宜。吾禪本草君并見。元是無根百尺絲。

除夜賦小詩朝來書以試新年毫

冬去春來半夜牀金雞已欲報三陽今宵請得唐人句四十明朝杜草堂

和清岩和尚元旦韻

鳴世德聲盈耳哉高桐枝上鳳凰來主人安樂花和氣舊院春新一樹梅

次玉室和尚元旦韻

聯芳祖苑春來日金偈裁成一段奇大用現前無處隱新年垂示有花知

盆池蓮

牡丹欄北菊籬東貯水移蓮占晚風不用鑑湖三百里一莖也足小盆中

次龍室和尚韻悼鍊叔和尚毘化

二月中旬謝化緣如來萬德缺孤圓魯陽戈在魔軍手法戰一場日暮天

送玉室和尚之越

春欲暮時云送君于花于鳥恨難分若耶溪景草鞋底拄杖頭邊越上雲

端午有感次弘藏司韻

歲月無窮物有窮敗他成自幾誇功屈原獨醒亦何益萬事人間泥醉中

見藤花

春深萬落又千村不問主人先入門古亦道分今亦道紫藤花下漸黃昏

過藥師院見藤花

千年松與八千椿家苑年年一樣新李白桃紅花老後紫藤枝上好留春

贈惠草花人

手折數莖贈我看現成公案也何難雲門一語放君會清淨法身花藥欄

悼竹溪宗安居士十七年忌

山雨染成紅杜鵑梅花已後菊黃前夢回鐵笛無生曲一枕清風十七年

和瑤林和尚韻追悼宗匠信士

年光流水不須追七十雖稀歸霎時松自諷經羅月燭向鐘聲裡弄伽梨

謝宗橋禪人惠胡餅

施佛及僧真實哉虛空讚嘆響如雷轉崑崙鐵作胡餅迎接雲門臨濟來

宗知禪人三十三回忌

孝百行初寧不存此即能獨識慈恩今年三十有三白猶憶別時揮淚痕

夏菊

陶家菊塢接吾栖。五月如秋心轉迷。和露和香奉不至。涼風遠在一籬西。
扣水煮茶

地爐煎茗話盧同。凍損吟身薄暮風。鑑內山川扣水處。五湖春水半升中。
深林聞杜鵑

杜宇依何頻促情。深林暗處自呼名。自呼名亦元無事。萬綠陰中小玉聲。
秋山如妝三首

西皇宣使入千峰。率土普天皆內封。破曉孱顏照妝鏡。夜來霜是景陽鐘。
靜向窓前送夕陽。千峰秋色入瞻望。山容彷彿美人面。枕破斜紅一夜霜。
楓人令色妬朱顏。落日翠微擁鬢髮。淡拂娥眉向天帝。不塗紅粉御前山。
買涼二首

紅暑透肌難忍。些涼一滴直千鈞。宋家買得馬君實。五月炎天蘇旱民。
換千金得白鷗隣。自古世間多墨塵。輕動江風難定價。浪聲月色夏宜人。
榴火

隔竹榴條漸寂寥。一家燒火尙蕭蕭。丹花零落漢王德。新室乾坤風雨朝。
和半井猶龍醫生試春韻

萬紫千紅輕拆初。少年染筆試親疎。黃鸝三請雖春至。起不窺園君讀書。
和半井安立國手試毫韻

年華回曆古來今。大雅詩篇彈入琴。二萬三千魯論外。醫居世上亦喉襟。
和半井猶龍元旦韻

管城春自學園催。裁出佳篇最快哉。松一寸看梁棟質。狀元紅在少年開。
悼春窓妙策尼十七年忌

十有七年殘夢狀。金烏依舊上扶桑。紅爐煙裏夏天雪。真個酬恩一炷香。
悼聖伯宗凡居士初七忌

此老無人又無我。茶筵日日迎友坐。會則歡兮別則悲。始覺善因招惡果。
和關白近衛信尋公尊韻

出無期又入無期。到水窮看雲起時。佛法從前非別事。若能轉物即如來。
因雪嘆宗門弊二首

短檠照卷漏聲加。開戶夜欄驚雪斜。松竹不分皆一色。滿林寒影只梨花。
祖宗已廢再難興。月落前溪滅法燈。此夕叮嚀雪公案。叢林今缺坐禪僧。
宗如禪者諱齋

切設齋筵接野僧。以山川養以雲蒸。無功德處有功德。天向三更紅日昇。
次半井安立見追悼萱堂韵

江山依舊苦相留。唯是人生託急流。月落北堂原上夕。鶴鶴飛後復悲秋。
次韻悼少林寺仙桂壽公座元七年忌

夜雨七年一夢中。東風吹去又東風。少林遺孽二株桂。壓倒春山萬樹紅。
次韻悼心月妙運禪尼

生死涅槃雖夢驚。檐前松竹尚秋聲。丈夫亦被催他恨。無限傷心書不成。
妙祐禪尼盡七日

五十金烏閃電光。齋筵孝儀不尋常。珊瑚枕上夢醒後。寒月一輪照北堂。
高野山燈籠

塵塵世界一燈籠。照破群昏法法空。八葉峯高常住月。松留三點五更風。

賀宗才新戒掛搭于南宗

千尺靈松自寸長。禪林種子製無疆。待看洒得南宗水。他日成天下蔭涼。

次陽藏主端午韻

楚水未秋蘭葉凋。屈生沈後歲霜迢。人間風惡謔波底。魚腹幽魂恨叵消。

悼心月妙忍禪尼三十三回忌

三十三回目擊秋。北堂殘夢寶能幽。孝心一寸如金壁。感以恩酬以德酬。

悼宗敦信士

世上誰其獨永存。無常迅速易消魂。惟時八月感離別。梅瘦江南野水村。

悼妙悟禪定門五十年忌

曾入仙家復不旋。往年半百絕凡緣。報恩真實無多子。一盞清茶一炷煙。

悼宗怡一周忌

一周忌景霎時遷。今歲梅花憶去年。斯老尋常求淨土。娑婆安養本同天。

悼元室宗曆大祥忌

三年歲跡不相逢。梅謝菊凋秋又冬。野水江南風雨後。白鷗眠冷五更鐘。

悼舊隱道宅禪人

逆旅秋風驚夢曉。惟時九月去何行。枕頭無限別離意。雨打芭蕉半夜聲。
多武峯紅葉洞

洞名紅葉似相差。只見春風二月花。詩未成和歌未詠。晚鐘緩扣梵王家。

初秋夕風

日落西山金氣清。宮娥從是耐催情。秋雖今昨不違節。天送涼風我有聲。

悼茂林宗叔一周忌

忌景推移下坂車。晨雞唯是易昏鴉。朝來閉却燒香手。一朵寒梅昨夜花。

千宗且爲母設齋會。玉室和尚有偈。次其韵。

藏身昔日入他方。夜雨七年一夢場。以德人貽厥孫子。麝香行過跡猶香。

過長慶寺見椿樹

風物新時意亦新。移栽好見八千椿。主人情與徐凝異。吟不背花長慶春。

寒爐燒葉

半是梧桐半是楓。萬枝黃落一爐中。烟消灰冷五更後。似待林間殘夜風。

試筆

乾毒支那日本東。雪融冰解五更風。新年佛法現成底。柳自綠兮花自紅。

次韻悼真叟舊味禪者

勦絕人間百事難。虛空大地一般安。黃梁半熟春風枕。五十邯鄲夢尙殘。

次和歌韻。悼和禪人卒哭忌

百日光陰下坂輪。菲衣猶濕春云暮。無情草木知愁否。桃李不言唯泣雨。

悼宗和禪人

頻揮別淚破袈裟。難奈人間命有涯。閻浮六十風流客。秋愛月明春愛花。

和一峰宗把居士大祥忌韻

此老曾參活祖師。應請今日赴齋施。莫言九十春云暮。四序有花孫子枝。

送人之唐國

縱隔天涯君莫忘。日之出處是扶桑。湘江暮雨洞庭月。爲我記來語大唐。

雪二首

滕六吹晴斜照收。歸來欲繫小漁舟。乾坤只有寒鴉色。萬里江山一白鷗。

頃刻開花春意浮。春江眺望在樓頭。剡溪夜棹山陰月。憶到風流王子猷。

和慈恩主盟先妣七年韻

爲報慈恩竭此誠。晨香夕梵答潮聲。天公亦似感他孝。積雨和風吹始晴。

次韻悼隱英宗菊童子

生死岸頭掉臂時。丈夫亦是不堪悲。花顏綠髮秋風碎。可惜囊中無此枝。

紹無一周忌

去年今日已藏蹤。一夢猶殘曉寺鐘。忽在別峰相見處。江山不改舊時容。

詣八幡神祠

放生河水潤人家。嘉木連枝脩竹斜。知是神靈及群卉。紅含喜色御前花。

悼壽桃英士喪子

宿世愛纏猶未休。從來恩是却成讎。欲埋別恨無閑地。南北西東心上秋。

廣韻賀東漸庵落成

祖門光彩滿盤筵。法海無邊容百川。新寺始成今尙古。建初認跡赤烏年。

棒花一枝贈玉室和尚

一朵靈椿春八千。爲君相贈制延年。我生多病花無賴。祖苑繁榮在老禪。

寄幽菴主人

依懶涯將絕世緣。幾多吟斷卜居篇。一心只在把茅底。不至官梅御柳邊。

悼藥師院雲興圓作醫師三十三周忌

三十三回瞬息中。吹來吹去又春風。孫枝子葉着花日。染出孝心一片紅。

悼眠翁道安居士七年忌

一彈指頃七年回。依舊春風二月梅。應是報恩真供養。不須烟火燒香來。

悼華岳宗繁居士

相逢之處不相逢。諸行無常日暮鐘。一別三年殘夜枕。夢中猶見舊時容。

悼妙智禪定尼廿五年忌

五五年光投一梭。因齋聊賦小伽陀。世間無限有親子。中得恩酬者不多。

燈下讀本草

刻志於醫三折肱。靜攤本草論功能。讀來不歎暮年盡。藥塢回春半夜燈。

送某人

莫言故國隔天涯。四海九州元一家。應是知者在千里。京夷同見月兼花。

詣紀州和歌浦天神祠

靈廟依然歷雪霜。和歌浦浪蕪斜陽。關南北野又西府。三處梅花一樣香。

吹上濱

吹上演松幾世聲。漁翁不管似無情。多年隱計思江海。此地歸歎寄此生。

賀泉界少林寺再營

古來境顯只依人。再復舊規禪社新。檀信若無堅固志。少林花木不回春。

海住山者。解脫上人。舊棲之地也。上人法相宗而唯識論師也。予偶遊此。做一偈。

解脫舊房松柏深。曾論唯識與唯心。有誰今問有誰答。蕭颯秋風響樹林。

和種村氏肖推寺隱士祖別韻肖推寺泉界隱士

徒是開章誦谷神。古來誰又得長身。浮雲流水一狂客。被惹人情事事頻。

出京赴東武

萬里東關征路遐。山無涯矣水無涯。此行此節日何日。出洛陽時梅已花。

步一絲徒子試毫韻

鳥有佳聲花美色。三陽交日是嘉辰。乾元資始洪荒開。坤軸轉時品物新。十雨五風天帝化。

九州四海朝恩均。賴子今染太平業。知我義皇上世春。

和自奚徒子韻

斯日迎正述拜嘉。人情佛法不相差。趙州道底為君許。禪味無能只喫茶。

和江月和尙見寄韻

人間無水不朝東。武將德如草偃風。與羽伴囚遙立望。青油幕下白雲中。

和肖推寺隱士詩歌韻二首

錦心綉口玉和盤。咬嚼來看意味寬。新歲殊知聖躬穩。一人權是萬人權。

假蘆鳴是難波津。以荻易名伊勢濱。只有梅花同朝野。和歌唐句一篇春。

羽州謫居三月始見梅

春已半過花未開。山山猶有雪之堆。北方南地氣候異。三月移時始見梅。

和仙臺覺範寺消嶽禪翁韻

始見仙臺句裏山。五城樓北一樓閑。雲霞遮處可難到。知是丈人平步間。

贈同人

覺範重來文字禪。舌端波瀾是天然。三生石上精魂也。復入扶桑探遺篇。
送一絲自奚二徒子歸洛

千里訪來千里歸。圖知前路更依依。綠陰重日離斯地。梅雨催時定帝畿。

悼救巴

生別那圖即死別。年來二十是知音。子期去後絕絃再。我爲誰彈一挺琴。

雪中遣興

幾回揭箔又還懸。寒氣透膚雪滿天。風碎瓊瑤小窓下。瓦爐溫手負花眠。

寄璠首座

連床夜雨又何時。必以花期以月期。他後思之若相遠。此辭應讓一篇詩。

和以傳韻

萬水千山豈應盡。遠村近里何堪員。相逢欲語不能語。兩個誠心丁在前。

經松島鹽竈二首

久有望其志不延。而今始見兩嬋娟。詩人多少得斯句。松島月兮鹽竈烟。

十倍素聞鹽竈浦。縱開海口豈難宣。曉鐘擊落山西月。潮滿法蓮華院前。

松島

未看松島莫誇景。昔日曾聞今始驚。向人他日如何語。心有餘言終不成。

松島五大堂

海寺鐘聲促夕陽。兼山兼浦凝長望。疑身是至龍宮界。影在波心五大堂。

雄島

雄島晚望斜照邊。心隨風景只茫然。明朝離此行千里。夢夜夜在鷗鷺前。

離島

吹來吹去霧離島。一景隨風多景生。漁客歸村僧入寺。樓聲斷後又鐘聲。

泉南肖樵寺隱士。遠問予羽州講居。且寄贈以棉衣等數品。使已告歸。因綴山偈五百

言以謝答云爾

寬永甲曆際。丈夫居洛城。一旦自辭去。而今傍南瀛。家譜在人口。其始終尤貞。少壯業弓馬。
一顧屈千兵。謀不減良賄。勢可挫韓彭。早知太平賊。不善亂世英。天正頃氣壯。隨南征北征。
慶長漸感老。卜東京西京。相攸定隱計。踐道存至誠。雖世皆泥醉。如願醒宿醒。書滿玄晏架。
金倒章賢巖。惜分陰篤志。重尺璧研精。和漢才終秀。仁義節相并。尋源於孔孟。斟流於采程。

剝窺禪那智。上予傀儡棚。勸工夫長養。頻晨參暮請。提撕公案去。自以見解呈。端的銘肺腑。特地換眼睛。由是卿知我。其况我識卿。今雖阻萬里。問安勞使令。賜以言以物。報無落無遺。誠哉君子贈。調高韻。巨廣。棉祖師所著。於宗不爲輕。墨傳文章印。香閉書牋聲。更使毛穎子。寫我謫居情。交皆陵谷變。公獨漆膠盟。陳雷古亦少。嵇呂今安行。我已身老矣。如蚤莎底鳴。衰哉浮屠法。闌若鎖蕪菁。掃地禪風廢。追年佛日傾。嗟當其不運。我貶此幽絳。雲霧空來往。日日常清明。世事不强兌。天理其缺盈。富貴非所願。死生何堪驚。萬物悉歸盡。先後各相爭。椿樹八千壽。權花一日榮。何期又何時。敗則自然成。沙門條拄杖。夜雨一短檠。窻裏雖蔬食。旅寓忘尊羹。曾不炊別飯。胡爲求長統。破衣不堪補。惡詩何足評。酌龜茶一盞。樂庵內生平。生平事淡薄。比丘愧利名。人競走紅紫。誰退藏草荆。己正雖夷狄。却如弟如兄。四海一家裡。大度十萬營。窓外伴野鳥。夜欄聞華鯨。時今歸安靜。天下如堯氓。坐待三會曉。暗語四五更。君必和月送。我亦約花迎。

和菊藏主韻

洛下漸花否。心凌萬里程。何時雲月話。當昔漆膠盟。春雪山山色。曉風夜夜聲。眼看佳作處。坐動我愁情。

和泉州某人韻

祖師門下點無愁。滴水滴凍心地悠。他日隨緣可相見。別峯春更別峯秋。

遊壽仙寺見花

陰谷春遲也。一奇梅葩三月滿。枝枝爲花分得仙翁壽。有力山風一任吹。

寄懷與州謫居玉室和尚

一別三年與羽間。寄思萬水更千山。光陰迅速去如矢。只住衰容兩鬢斑。

和竺首座墨韻

萬木凋零祖苑秋。不比世上等閑秋。此生平素爲思是。一段傷心別置秋。

與西野宗古信士

風暖餘春花半殘。君歸溪院與誰看。再筵未計吾將老。難覓仙家一粒丹。

於謫居和詹巷正堅公見寄韻

縱饒身是朽邊東。一片中心常自豐。只有梅楊似諸夏。民間觸目盡胡風。

壬申夏出羽州上山入武府。此冬藏跡於三家裏。小子求吾不達。因賦詩。

小子休求山屐痕。一朝身入武陵原。仙遊日永桃花馬。四蹄春風處處村。

和璠首座試毫韻

聖代祗今多雨露。有周貽藁在黎民。歌臺暖律及滄浪。水下寒魚始覺春。

和竺首座韻

天元何謂以時彰。動植般般系一光。手取新篇覺春徧。在為暖響在梅香。

惠峯宗智三十三年孝子遠投志燒香之次賦一偈

三十三天一步中。須彌南畔脚頭風。歸來相遇舊時面。他是阿誰宗智翁。

悼可月喪子

嗟此心非些少悲。送春恨與別人思。邯鄲榮夢莫言短。十有一年黍一炊。

和州甫和尚菊花韻二首

萬古秋香衰不衰。黃花歲歲滿東籬。皇朝交代莫言遠。典午山河屬一枝。

莫言比我老元亮。節去花萎秋雨蕭。矧又浮雲流水跡。生涯在夕不期朝。

感秋二首

光陰如此擬東流。百歲人間水上漚。蠻貊三年纔有命。山河依舊一天秋。

東風如昨已西風。世上光陰瞬息中。老不知自何處至。白頭獨對夕陽紅。

寬永癸酉冬天祐和尚發東武歸京話別二首

不逢嘉運鳥焚巢。蠻貊五年推旅爻。昔日一枝同止翼。訪來苦語故園梢。

也把腰袍赴故山。相逢相別暫時間。以吾意足責吾意。意馬猶思十二間。

和璠首座試毫韻

辭僧溺者也乎哉。禪子無塵却起埃。佛法新年梅面目。黃鶯唯獨悟門開。

和竺首座韻

迎新送舊幾年正。四海今如掌樣平。從是春秋夥佳興。花前卜雨月期晴。

古人云。一堂足了一生閑。誠哉斯言。卒賦一章。寄園主云。

國士筵中坐得閑。得閑何事更求山。終朝野色鳥聲外。六識門頭離世間。

送宗玉首座歸洛

千里訪來傾茗話。胸中磊塊即時開。連床夜語楓林雨。春入京華可問梅。

題團扇

舉之明月動之清風。清風拂明月。明月拂清風。

和侶巷韻二首

參商遠隔久思逢。萬里天涯山幾重。却得信書如發恨。往年二十始開封。
君下龍峰幾歲霜。來書今始細成行。偶雖同土未同席。日日埃門立夕陽。

羅官事謫居羽州最上已四霜。時蒙免入武城寓于此。又三歲。今請暇歸京。途中作。
武野三年一夢中。是非得失共無蹤。也望華洛間山道。想像千峰更高峰。

過板橋行二里許。至蕪火渡口。
路過板橋臨渡頭。幾人日日往來舟。舟中東語復西語。十指相交是十州。

熊谷里

熊谷名高四百年。遺蹤今日未徒然。討敦盛自號蓮性。忽轉惡因為善緣。

白井

白井久聞山更深。千年古木自森森。一層抹過一層浦。足下雲生萬朵岑。

淺間嶽

向淺間山忘萬思。烟籠絕頂亂如絲。在原中將言無誤。多少遠人見舉眉。

超和田至諏訪

過和田里和田山。山路千難猶百艱。繞盡羊腸諏訪社。日傾西嶺陣頭閑。

宿下諏訪

詣諏訪社六根清。不費身心得利生。鳥嘯林梢語靈驗。月映湖水是神明。

初秋月

四序懸天得一清。於秋那事最添明。視聽樂在南樓上。素月影中新雁聲。

和竹窓宗節大姊七周忌江月和尙韻

物換星移猶幾回。齋筵時為北堂開。夜來手執白雲集。不覺誦來記七梅。

和韻謝寄齋惠香淺間富士皆香名

今家四海向何還。西角東廊決九川。消息投來兩香炷。淺間富士一爐烟。

和宗旦韻

故人在洛得書開。筆語丁寧志切哉。縱是多年不相遇。交唯同昔日陳雷。

和深美氏韻二首

染心紫陌又紅阡。自古滄浪遠市邊。蘆葉蓼花自由茂。年年減却草間蓮。
無能有幸白頭禪。六十餘生離萬緣。他日市朝休問我。若非江海復溪邊。

送三原氏某赴故園

聞說神仙海島山。一逢一別是人間。麻姑去豈無書信。縱有吾生髮已斑。

和宗昏和歌韻

南都故舊扣扉來。我只問櫻他問梅。一別十年漂泊後。今宵晤語亦天哉。

某氏先妣三十三年忌

三十三霜一夢秋。星移物轉實能幽。家風遠可傳孫子。不盡乾坤日月脩。

天下太平

野外今聞擊壤歌。狼烟久斷止干戈。掖花宮柳詩人宅。處處春風遊事多。

天長地久

天地從來無死亡。池塘青草幾回芳。劫初日月如今日。成住壞空春又商。

善若水

水能通物物生生。至德及群何用情。佛說由來如一雨。衆生業感自爲名。

元旦

新年樂事在吾身。窮谷嗅梅阻世塵。園有黃鸝宿胡蝶。門無剝啄洞中春。

悼桃源紹仙信士大祥忌今井氏

世上流光不待人。花開花落已三春。并思昔日江南會。今對別峯無位真。

元盛禪士先妣三十三回忌

洛北紫泉門下人。爲悲母三十三回忌。書寫五師註解金剛般若經。而遠見寄予但之草廬。一經書寫之功德大哉。此知八金剛還忿怒外護相。開柔契顯四菩薩。彌起慈悲度生之心。須作歡喜之思。解空大士再涕淚悲泣者。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乎。卒染毫書嘆德之一偈云。

一部涉多般若多。金剛正體是摩訶。五師各解開明鑑。八百餘家其奈何。

和相國所叔和尙韻百首

飢有食兮寒有衣。參差好句絕衆非。若於此外求安處。如自飛蛾赴燭飛。一麻一麥一麻衣。此外用心皆已非。天下衲僧跳不出。葛藤窟裡眼花飛。樵皮爲帽葛爲衣。不取是兮不捨非。大智由來與愚似。學無學位眼沙飛。黃梅夜半失傳衣。表信一言猶是非。太庚嶺頭雲片片。隨風南北飄然飛。耕八福田作一衣。針頭補處幾多非。衲僧行履觸體潤。福報飄飄四海飛。隨身一鉢與三衣。露宿風餐都悉非。可惜春光等閑盡。奈何此蝶駭花飛。

二八佳人錦繡衣。飽詩投袖忘身非。雲居羅漢何奇特。只有香烟穿鼻飛。
百年辛苦食兼衣。裂破飯囊須識非。猛焰堆中求樂事。欲心散亂四邊飛。
深夜無端着黑衣。萬殊歸一是耶非。前頭公案後頭轉。白鷺雪中垂翼飛。
一顆明珠曾繫衣。咄哉爲食不知非。脚跟終未踏金地。馳走東西胡亂飛。
今世緇徒爲食衣。前非未改後彌非。可悲我法昏昏地。佛日西沈祖月飛。
容躬草坐又麻衣。險取古詩刪我非。世上許多榮街輩。蘭與門列屬車飛。
道者當時稱紙衣。野僧今日着無非。味雖蔬食才投餓。閑散生涯柳絮飛。
奪飢人食奪單衣。是亦不存何况非。公案現成無汝隱。檣前月白落花飛。
一時休歇綠篔簹衣。青箬笠前無個非。誰會神遊乘鶴背。十洲三島自由飛。
有力秋風透客衣。緇知荒廢故鄉非。追尋十歲江湖事。潮落海門寒雁飛。
破戒無慙脫律衣。睡眠飽食不知非。或時忽被業風轉。雙袖飄飄一錫飛。
俗機未脫着僧衣。以彼是兮以此非。生死由來雖事大。寸心不管妄紛飛。
法爲食忍辱爲衣。容貌如然不飾非。人見之還發高笑。尙嘲成佛鶴雲飛。
着來初祖木綿衣。鷄足金襴還覺非。一棧雖輕誰荷擔。比量盤石似塵飛。

柔蠶繅製定僧衣。欲正邪心正亦非。南北東西無罣礙。山竺一點背人飛。
的傳之鉢的傳衣。北秀南能共弄非。別別宗門真授受。嶺頭吟指白雲飛。
肩瘦西風垢膩衣。坐忘無是又無非。現成公案觀時節。秋早梧桐一葉飛。
會聞禮樂在緇衣。零落叢林每事非。今已學川中蓋草。僧堂鉢裡馬蹄飛。
七尺烏藤一布衣。已離四句絕諸非。五湖雲水草鞋底。步步清風如羽飛。
荆棘尋常惹着衣。當機觀面巨藏非。丈夫亦耳雙三日。一喝聲中霹靂飛。
破皮履與破禪衣。玄老錄公共舉非。傍首群中覓人得。青鷹一隻室來飛。
鳥鵲已巢肩上衣。霜辛雪苦六年非。明星一見眼無血。空裡浮花片片飛。
凍雲垂地半肩衣。線路不通通則非。堪笑起爭明上座。追佗猶獠急于飛。
寒有寒衣暑暑衣。時其中則道何非。四端五戒合歸一。佛法兼王法並飛。
世界一枝廣濶衣。向鐘聲裡莫爲非。只知斥鴳樂籬下。未見大鵬搏海飛。
木食充飢着草衣。生涯枯淡有誰非。而今憶得揚岐老。床上真珠白雪飛。
七尺單前一鉢衣。只除粥飯二時非。無慚愧漢費鹽齋。未惜空鳥兔走飛。
人歸陵墓被氈衣。百歲榮花一夕非。唯有後名深可念。惡澤無翼世間飛。

身著傳來佛祖衣。心頭未識利名非。一生耻作富家僕。東走西奔南北飛。
說法導師今白衣。辨佗非不辨吾非。一旨本引衆盲去。人溺水兮向火飛。
偏美儒衣貶釋衣。釋師未必舉儒非。看來三教一天地。走獸走兮飛鳥飛。
野其野服朝朝衣。上下威儀不許非。化育流行元一理。請看魚躍又鸞飛。
溥命期春凍蝶衣。夢元非也覺猶非。人生百歲入斯句。復向漆園栩栩飛。
不歷新爭有古衣。無聞道理孰除非。叮嚀說與莫輕忽。伶俐師僧氣似飛。
山疊亂青清淨衣。不求證入不嫌非。請看天地指頭上。萬物由來一馬飛。
二六時中不解衣。四威儀裡豈容非。縱恣麼未出因果。赤肉團頭勝氣飛。
四姓出家同釋衣。何懷宗我舉佗非。坐禪講議語春夢。葉落花開花又飛。
法是在人何在衣。衣兼法若不應非。君看船泛風波上。萬里蒼浪得帆飛。
大法難包輕溥衣。從頭漏洩太其非。我家手段棒如雨。電卷雷奔烈火飛。
鴛臭汚人解脫衣。若言清淨益加非。本來無縛不須釋。脚下草鞋生翼飛。
我儂徒著聖賢衣。門外湖山可笑非。心地忙忙過百歲。一閑只有白鷗飛。
性海無波湛寂衣。若知湛寂又其非。鐵塵不動心如水。一月高懸明鏡飛。

翼蔽群生丈六衣。大慈豈接是損非。一音說洗海衆耳。天雨曼陀空裡飛。
好著暑天荷葉衣。香風入鼻忘千非。晚來疊取欲懸桁。點破夕陽翡翠飛。
夕陽湖上浴紅衣。相語鴛鴦笑我非。煩惱菩提水波異。一奇一偶任渠飛。
一釣竿唯一綴衣。磯頭不管世間非。魚兒恨只貪香餌。未值金鱗潑刺飛。
學語沙門鸚鵡衣。未知是孰足論非。家山花木境雖好。翅短縱橫不克飛。
潭北湘南無縫衣。黃金盈國共其非。縱將百福莊嚴去。猶若一毛虛碧飛。
造化染成柳色衣。春風經緯孰知非。只當蕭殺時將着。又恐秋來葉葉飛。
慚愧纏身瑞世衣。未離是更不離非。待看閻老汝無放。地獄門前羅刹飛。
後佛直傳前佛衣。先生兼戒晚生非。今時學者唯迂濶。南走飛兮北走飛。
蕭然山雨半沾衣。多景昏蒙歸一非。村後村前人不見。寒鴉閃閃促愁飛。
日炙風吹江海衣。世人叱退謂之非。蜀機錦袖吳綾襪。富士門前塵土飛。
今世誰傳風雅衣。參詩始可得除非。翰林曾響蘇知識。有翼名聲四境飛。
西風日日複秋衣。四序年光三序非。面目梅兮公案雪。那邊落也這邊飛。
丹竈功成道士衣。雨滌風晒沒塵非。碧岩千尺幽溪底。也在煙霞深處飛。

補破遮寒居士衣。四休休處絕諸非。延年未必在丹藥。不問仙源見鶴飛。
蕭蕭細雨溫春衣。花落烏啼百事非。時節因緣不佗讓。黃鸝老去杜鵑飛。
天然池沼菱荷衣。蜀錦下機段段非。真個百年都似夢。浮雲富貴一朝飛。
大顛室內脫儒衣。摧佛文公非不非。聞說過如月之德。潮人皆仰一輪飛。
遊方歷盡十年衣。袖破肩穿大半非。若是吾家實參客。千峯萬嶽一超飛。
金剛王劍密藏衣。勦絕人間萬萬非。痛處針錐膿滴滴。虛空背上腥風飛。
馬師海老臭皮衣。袖破無由蔽是非。鼠口終無象牙齒。一雙野鴨帶雲飛。
天雨天華吹點衣。波旬閉目叫非非。請看佛法無強敵。小力魔軍不許飛。
一毛身着百斤衣。小小何消大大非。鸞鳳看看竄荆棘。鷓鴣掠地掠天飛。
枯木形骸敗闕衣。其中經行百離非。噫。佗肉食飽肥漢。鼓腹笑之拍手飛。
好搭個無差別衣。即非是。是不離非。即離兩字模糊去。南北東西拄杖飛。
天下衲僧今唱衣。臭銅足陌不慚非。衰哉如虎諸尊宿。利欲薰胸向市飛。
寸絲不掛我宗衣。着亦非。分脫亦非。欲道衲僧端的處。那羅倒披日中飛。
無住身兮無住衣。蕉芭有葉歷秋非。昔王和尚弄之後。相國東鄰應轉飛。

三關忽破鐵留衣。百發之中無一非。開說學禪如學射。離弦聖箭不沒飛。
諸佛光中一大衣。衆生界內又何非。西天胡子安拈處。可祖依之立雪飛。
鐵牛有翼祖無衣。魔外無非佛有非。四海祇今青帝令。春風二月百花飛。
鐵團圓子七條衣。無縫罅元無是非。搭披來看有奇特。光明古佛逐吾飛。
附君萬里一條衣。佛製還佗五五非。蓋覆乾坤更無外。羽蟲毛類道中飛。
身外身兮外衣。非中是與是中非。參斯兩句始生翼。天上飛兮天下飛。
烟霞無縫自然衣。衣上安衣莫示非。只恐晚來風動處。江南江北只麼飛。
斷簡殘編一老衣。我斯床內不包非。門無賓客坐無友。有鳥來飛又去飛。
巖穴主人苦作衣。賓頭諾詎退慚非。爲君強道惺惺着。鳩酒數杯醉裏飛。
幻世幻身傳幻衣。緣生緣滅了緣非。水投於水無差別。禽却奔兮獸却飛。
臂露衫穿妙德衣。奪之不是與之非。豐干舉足寒山走。鐵馬揚鞭石虎飛。
袖包雲水杜多衣。二十年來事竟非。一頃閑田始爲主。我家秋色稻花飛。
菩提種子莫包衣。莖葉任他結實非。縱是枝頭弄柔顆。群鴉合好指空飛。
慣高人着住山衣。省視此身始覺非。彫蟲連字無真理。說雪梨花夢裡飛。

光彩宗猷黼黻衣。有華無實足蒙非。問君柳絮毛毳否。人道梨花蛺蝶飛。
千鈞肩瘦祖師衣。於授受間多泄非。此法重依其器重。君看風葉信風飛。
手摘黃花蝶透衣。汝還知否夢中非。渠唯不管求芳外。輕翼遠離點點飛。
觸着梅花香滿衣。凡桃俗李兩成非。春於物似有高下。野鳥無心掉首飛。
野翁不覓着朝衣。華袞雖榮果自非。縱有青雲天上舉。竟成原上冷灰飛。
世上秋風吹入衣。今猶不是昨知非。舊廬松菊我三徑。歸去來兮鳥倦飛。
齋時必是有明衣。措質取文禮此非。今世丈夫專飾外。紛紛輕薄忽焉飛。
怡目霓裳又羽衣。令明皇底事隨非。無端舞破唐天下。月中客指月中飛。
無賴春風花落衣。長生連理朽空非。千秋萬歲憑虛語。俄向馬嵬遊魄飛。
何愧懸鴉子夏衣。五章袞冕禮違非。高哉聖德九層上。鳳亦來兮龍亦飛。
與葺如來堂銅工

小春夢梅

十月天寒午夜初。暗尋梅偶入華胥。橫斜踈影春非小。一枕驚時總是虛。
悼堀權左衛門一周忌

天回地轉一周基。萬事傷心似別時。此日小春人不見。梅花依舊去年枝。
與因州某人

因但路難不可言。登山臨水又過村。人間百歲多閑事。東走西翔向北奔。
悼幽菴先考三十三回忌

三十三天轉一回。雲門扇子踈跳來。報恩底事向他問。雲後不言微笑梅。
悼策庵喪女子

實謝花飛亦舊因。存亡俱是一堆塵。夢中生死幻中事。遮莫人間淚濕巾。
悼玉隱座元七周忌

寬永五年戊辰。余去國。己已赴東武。有故被謫羽州最上。在彼四霜。又回武城。三霜前後。
七年。昔苦辛於此。玉隱老最親異他。嘆息而日夜思之。無幾其身逝矣。余生還遇七周忌。
賦四七一章追悼云。

七年隔國互鍾情。雖我生還翁死行。楓葉勝花花濺淚。朝來鳥亦使心驚。
送廣首座歸洛之真珠菴

千辛萬苦問吾閑。鞋底經過桑桑山。今日告歸難挽袂。一逢一別是人間。
明暗雙集卷之六終

明暗雙雙集卷之七

雜題畫

林和靖對梅圖童鶴相隨

阿童仙鶴倚紅爐。和靖對梅情不踈。餘得至今封禪語。茂陵他日馬相如。

孟宗冬筍閔子忍寒。

二人孝悌有天知。身被蘆花拂竹枝。雪裡筍非摩詰畫。閔家一子孟郊詩。

郭巨埋子老萊兒戲。

爲母埋兒情最深。老萊作戲孝胸衿。爛爛衣與黃金色。染出仁人一片心。

壽昌念母楊香禦虎。

五十年來念母客。又逢白額救親人。彼生奔走此生跪。動靜不同俱是仁。

王祥冰魚陸績懷橘。

冰下寒魚感孝心。懷中金橘重於金。老人有老少人少。只此兒童無古今。

大舜象畊曾參至孝。

于禽于象舜何人。更有曾參知事親。兩曜輝如照群品。終令天下者歸仁。
王褒繞墓田真諒弟。

哀在此兮哀在此。生時慈母怕雷聲。并看孝室廣真慶。三折終全一柴荆。
雪中騎驢渡橋圖

萬木千山雪一團。佳人蒿目着心看。詩唯驢子灞橋上。以此風光莫識官。
山水船中有人

遠山淡淡近山濃。江上秋深楓葉紅。聊見漣漪便吟興。天涯無浪又無風。
圍碁圖二首

十九路頭多。自那邊透過。知碁盤方耳。未見圓陀陀。

文道衰時以武治。衝關奪角奈安危。四夷失守中華亂。天下君看一局碁。
水上有亭老翁見景圖

遊山翫水一欄干。自己風光看未看。只被一心虛却境。暮嵐吹面不曾寒。
船中有人有書不開

船上山兮山下水。江頭楓葉兩涯苔。不開書卷好風景。盡是詩人騷客材。

老人渡橋圖童子抱琴從行

誰歎引杖過橋去。童子慙慙隨後來。自是有松風度曲。袋琴不奏亦情哉。

花鳥

山茶花發露香輕。又見橫斜疎影清。鳥可吟梅琴異處。鶴鶴相並弟兄情。

牡丹海棠

歐陽司馬牡丹棠。今日有花人則亡。春鳥春風春草裡。年年飛入弄群芳。

乘白馬雪中行圖二首

偶乘白馬雪中行。本色商量不上情。只有事朝吟暮詠。未曾價廣却無明。
朝吟暮詠拂無明。本色商量不惱情。無念無心不分別。唯乘白馬雪中行。

青衣老翁見月圖

萬里無雲天一涯。偶然見月思京華。蓬頭秋老青衫客。定是江州司馬耶。

三輪山下群杉圖

三輪清淨碧杉風。華表定知秋霧中。古木寒岩是神體。青青煙樹自仙宮。

花鳥

歲歲年年一樹梅。漏春多自臘前開。放翁疑是化千億。此鳥有花無不來。

走馬圖

東西南北自由身。水草隨心野外春。縱入天閑亦何樂。處官猶有思家人。

三教圖

乾毒支那日本州。各隨其志酌其流。一輪明月釋儒道。三處西湖一色秋。

女學士像

案頭疑是女論語。曾聞宋家姊妹双。一刻千金學而習。孤燈花落五更窓。

鐘馗像

終南進士護青雲。惡鬼潛形悲在云。落第恨忘身命去。忠心一片尙思君。

雞圖

惜別情人恨轉多。雞聲破曉你求何。何如双枕金障下。成佛縱先老釋迦。

橋上有人圖

髣髴天津橋上客。畫工不寫杜鵑聲。安危元是非依鳥。諸夏金湯系聖明。

四睡圖

睡入無遮會。如拳空移空。不分人與畜。一隊寒拾骨。

蘆雁

蘆花淺水楚湘邊。孤雁宿秋江。上天燕起烏衣鷺。出谷胡爲此鳥負春還。

讀書圖

一經在目百事離身。月下秋過。花前忘春。

馬圖

一回戲青草。得意於春風。快欲南南欲東東。

墨龍

水墨化龍也太奇。成雲成雨亦依之。或時變入韶陽室。床角倒懸拄杖枝。

童子荷釣竿乘牛圖

釣竿輕荷跨牛還。草綠蘆肥淺水邊。途路殊依風景好。匪忘笠却又忘鞭。

瀟湘夜雨八景圖

瀟湘夜雨淡墨寫情。耳邊有色。眼處聽聲。

洞庭秋月

洞庭秋月支竺扶桑。誰家臺上無此清光。

烟浦歸帆

烟浦歸帆送旅客。恨誰知萬里不隔方寸。

江天暮雪

江天暮雪無往還人。頃刻花發萬木逢春。

山市晴嵐

山市晴嵐人皆散盡。買酒飯家見民竈販。

漁村夕照

漁村夕照有山有舟。寒鴉飛盡秋水悠悠。

平沙落雁

雁聲在畫聞者阿誰。北人若在應多飯思。

烟寺晚鐘

烟寺晚鐘山風答松。斜陽收後月欲上峰。

貓兒圖

草鞋無底趙州禪。自外歸來公案圓。汝幸遁來存性命。昔年一劍兩堂前。

鳥銜花圖

岩松吟風處。野鳥銜花來。現成公案。莫下鉗鎚。

鷺倚樹圖

倚身崖樹眼雲間。百鳥收聲萬岳閑。羽類之中無等匹。舉黃頭起捧靈山。

鷓倚樹圖

一鷓回頭枯木枝。何比鷓鳥擊筍籬。秋天叫月曉猿怨。曠野鳴霜夜鶴悲。

三教圖

冠冠履履或被袈裟。非傳大士和會三家。

牽牛歸圖

春草青邊失露牛。於無影樹下相求。緊牽繩索不應放。又入荒蕪未易留。

牛背吹笛圖

乘得錢牛百自由。心心隨境實能幽。一聲橫笛吹收看。柳綠草肥春水流。

野馬圖二首

可惜此馬起伏草間。伯樂若在。合入天閑。
若見鞭影。追電追風。秦皇七馬。不出其中。

富士山

六十扶桑第一山。炎天六月雪猶斑。扁舟回棹誰家客。富士由旬輕載還。

烏圖

難奈不如鸚鵡聲。聲聲惹得禿烏名。向深宮再莫鳴去。久遠國王夢可驚。

扇面梅竹

梅有清香竹有風。二難并見五明中。此中三友欠其一。何處岩根有木公。

扇面竹

淡墨淋漓翠一竿。渭川千畝鎖餘寒。蒼梧雖好只多恨。二女淚痕猶未乾。

張良進履圖

張良捧履石公舉鞭。四百年漢在二人前。

嵇康山濤評書圖

嵇康山濤評絕交書。賴酌竹葉其樂有餘。

林和靖對梅

梅餘西湖景。鶴保北澗齡。骨肉三生愛。其名至今馨。

扇面龜鶴

萬代池龜。千年之鶴。汀松蒼蒼。渚砂索索。

杜若

借丹青手。寫杜若情。一柄便面。八橋佳名。

梅磬

紅白花開。山磬野梅。深根固蒂。兄弟宜哉。

梅竹有鳥

青松安在。綠竹白梅。雖欠三友。有斯鳥來。

扇面八景

山市漁村雪欲晴。遠帆送月過波程。耳中消息眼中聽。夜雨晚鐘落雁聲。

七賢圖

典午風流後幾年。竹林遺孽轉嚴然。無情却勝有情物。翠袖佳人伴七賢。

宇治圖

城南佳境宇治里朝日山青明月孤楊柳春深橋下水滿船風景古今無

三教圖

道冠儒履釋袈裟各自看來眼裡砂百事人間百無用一聲山鳥日西斜

道儒二子

手卷人談政道肩鋤者入虛無忘然二見還看真個何爭異途

鯉魚

搖頭擺尾東海鯉魚活潑潑地何落釣漁

便面

二老讀書頭已白一翁引杖鬚猶斑紅妝了角莫相怪易過年光難駐顏

鯉魚

逆寸分鱗寒東海濱凜然意氣難倚絲綸

四睡圖

四睡一睡虎不傷人若要此解無義最親

牛背吹橫笛圖

乘得鐵牛百自由心心隨境實能幽三千里外一橫笛可惜無知音倚樓

鷓鴣圖

一鷓振威儀猿鶴可相憐邊野荒草外秋天落木前

鷓鴣圖

鷓鴣擊翼上當天。兔子吞聲岩窟邊。千歲松根草頭露。可憐薄命在風前。

鷹圖

快鷹架上活機關。滿腹雪霜餘烈寒。具眼君看禪味鳥。勘成風破早藏巖。

山水七首

旅艇二三艘江村八九家。客懷只有恨無月又無花。

琴瑟無端得趣彈。江山萬里不吟殘。吳頭楚尾維船夕。似待波心月一團。
有橋有水無人渡。無月無花有寺欹。送去朝陽迎斜日。聽鐘聲者是其誰。
似背山兮不背山。森森林林袖草堂。閑家人倚戶如相待。一葉扁舟載景還。
塵緣遠處是僧房。老樹森森埋一堂。上有樓臺風景好。詩人爲月泊歸艙。

遠山淡矣近山濃。無樹無花雪一峰。貪見風光忘老到。流年日月易三冬。

一朶湖山月一江。騷人何處夜開窓。三千里外知音在。此志此時之萬邦。

蝦蟆仙人
一朶蟠桃歲九千。蝦蟆蚯蚓亦延年。畫工似不知仙道。妄著丹青污本然。

獅子

個獅子子百獸喪魂。嘎口似血盆。

洞庭秋月

秋水長天共快晴。今宵騷客惱吟情。洞庭湖上一輪月。影在清波穩處明。

鷓鴣

一鷓倚崖金氣高。鶴香聲不克猿號。山林走獸飛禽恨。日暮風吹入羽毛。

扇面梅鳥

一樹香梅春色加。恁山禽獨弄橫斜。假枝別處應飛去。有鳥黃鸝宿此花。

群牛

群牛遍野志區區。水綠草青日欲晡。直見馮婦百年後。頭頭悉是祖師軀。

欵器

不識天乎又命乎。滿而不覆古來無。若人欲踐中庸道。指看廟前欵器圖。

擊楫

君皇不識野風驚。靜舞明妃偏放情。碎海棠花蜀天雨。從來只是擊楫聲。

群馬

胡馬并蹄嘶北風。青青野燒一叢叢。三軍歌凱歸家日。誰識功勳在此中。

邵康節牡丹占圖

姚家紅嫩洛陽春。康節先生偶會賓。忽占得天風妬卦。牡丹竟是馬蹄塵。

三咲圖

今古勝遊難再遭。丹青寫得遺風騷。咲聲在耳千年後。歷阜名高遠陸陶。

蘇武李陵惜別圖

一別心知双髮斑。挽衣反袂掩愁顏。子卿歸國少卿止。淚下悲歡兩字間。

蘇武歸漢圖

十有九年茅鼠愁。忽迎漢使返皇洲。双鳧離友入雲去。一鳥盟寒胡國秋。

漁父携魚籃

葉落花飛風有色。崖崩魚死共無情。心頭若是絕消息。縱是釣漁非殺生。

列子乘風圖

東往西還得自由。山無梯海不須舟。乘風縱是于飛去。未識四禪天上遊。

鷹四首

鳥有俊鷹士有雄。毛虫而又獲毛虫。壯人試解絲條看。萬里秋空兩翼風。
脚如荆棘眼黃金。一個快鷹空百禽。人在他鄉思故國。架頭終日舊山心。
絆絲在眼意于飛。秋至蒼鷹益有威。見物今思魏操語。入雲此鳥又何歸。
架上蒼鷹快活哉。啄絲條斷欲飛回。平生只有雲霄志。向燕雀籬邊不厭。

墨梅

水墨淋漓奪化功。華光十樣一枚中。落花片片慣春減。寫在畫圖猶厭風。

白鷺栖蘆

一隻宿蘆白鷺兒。相隨友鳥下遲遲。羽衣今夜睡何穩。地冷天寒野水涯。

山谷對白鷗圖

鷗亦閑兮人亦閑。江南野水照蒼顏。世間多在忙忙裡。被染風塵雙鬢斑。

釣翁

釣位釣名雖一竿。至今真蹟上言端。涓陽榮達亦安在。萬古水清七里灘。

江寺圖

寺前晚望小舟浮。探景殘僧下暮樓。暗識吟中多感慨。雲低水遠一天秋。

雪中騎驢

閑騎款段入冰隈。天地漫漫雪一堆。借問幽人所何覓。詩懷定識只尋梅。

林中茅屋

好以安閑谷此神。掬些涼得渡橋人。山林樂與世間異。富貴門前偏笑貧。

潘閔騎驢

山在心耶心在山。倒騎驢子見華山。依其動靜知其趣。智者水兮仁者山。

鐵拐仙人吐氣圖

望空吹氣徹雲衢。劫外仙遊與世殊。遮莫神通縱妙用。人言好事不如無。

鳩

山皆鳩鳴雨半晴。暗知簑底旅行情。畫工縱是有神手。只寫鳥形難寫聲。

稚子扶老人行圖

人間各有少年時。不覺風霜上兩眉。八十老翁成稚子。扶伊幾日被扶伊。

仙樂

工圖仙樂置屏間。便是蓬萊何覓山。聞得無聲始知妙。耳中消息意中閑。

鳥宿松枝

松老雲閑鳥戲枝。如人逢勝景忘機。山林無處不吾境。益弄春和莫促飯。

茅屋

誰歎此地寄閑身。知是胸襟不掛塵。唯有世間爭利客。來無橋上踏霜人。

雪中騎驢遊

萬木千山雪一團。詩翁探景跨驢鞍。人間五月開圖看。不待涼風毛骨寒。

瀑

對境悠然若忘躬。始知虛阜在胸中。疑荒天破銀河落。似失媧皇鍊石功。

鳥

樹頭巖上近相臨。反哺慈鳥恩意深。寧至人間無孝道。鳥中亦是有會禽。

扇面花鳥

雜色菊花花一叢。枝頭憐露暮秋風。双禽凡也鳩猶拙。獨輸鳳仙彩羽紅。

愛竹圖

相伴此君打勝遊。姓名不識是吾疇。若非晋代嵇康輩。定可山陰王子猷。

愛蘭圖

孔夫子作倚蘭操。以嘆蘭在隱谷之中。獨茂而與衆草爲伍。夫蘭當爲王者香者也。夫子之嘆在于此乎。讀楊夔植蘭說。而知蘭之淨潔而嫌污穢。黃大史云。蘭似君子。此言信也。蘇翰林云。春蘭如美人。同工異曲。九畹之蘭。百畝之蕙。屈生遺愛乎。吁。草之最可愛者。蘭乎。愛之則其人亦芳矣。不見道麼。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栗鼠圖

鼯鼠云。鼯鼠云。鼯鼠云。種類多矣。一種在家者善竊。爲人作殃者莫過於此。况大毒在齒。觸則人多至死。專爲人之畏。不爲人之喜。超蜂蠶之毒尾。過蚊虻之利銜。彼所娛者在大倉。雖飽陳紅。起秦李氏。嘆亦彼也。栗鼠。吾感爾之爲生。異蝙蝠之得鳥鼠名。趨岩根則與走獸。迅涉樹杪則與飛鳥。輕幸娛山林而莫需人間之榮。樹頭殘粟爾欲易盈。

明暗雙雙集卷之七終

明暗雙雙集卷之八

雜題書

梅花七首

誰畫梅花面目真。黃鸝侍者轉機輪。君看無盡藏中色。風動不飛四序新。
可是梅花無盡藏。入圖一樹四時春。昔家遺愛放翁意。千億謀知北野神。
思此花如野有賢。一株梅樹幾年年。昔時况被離騷忘。遺恨於今滿楚天。
幾度春兮幾度秋。不孤山更不羅浮。管城風物永相樂。四序有花打勝遊。
處士愛梅今則無。花猶不忘舊西湖。世間物悉爲歸盡。也約毫端入畫圖。
木母朽枯存半軀。花猶不忘舊西湖。祇今處士雖無世。更有知音入畫圖。
一樹清香春四時。正花何若畫梅宜。打窓風雨不崇耳。未厭狂兒來折枝。

梅月圖三首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古人此景已題了。今我無言勝有言。
葉落花飛物不常。畫圖寫出四時良。坐秋夕忽得春意。月照梅梢影亦香。

月色和春上夜欄。橫斜疎影入毫端。放翁香夢化陰魄。一一梅花一一團。
梟宿梅花枝上圖

慣鸚鵡嘯近深宮。又宿梅花似忘躬。久遠國王曾起怒。孔丘何足見周公。

竹圖九首

兩竿畫竹見清心。胸宇風來趣入琴。八識藏中薰種子。耳邊消息意邊音。
一竿也足不須多。千畝渭川其奈何。紙上風流宋家後。淋漓墨竹再東坡。
湘浦竹斑午月天。蕭蕭晚雨斷還連。意行萬里蒼梧野。展在于茲畫軸前。
修竹由來君子述。騷人遺愛一叢留。山陰夜色舟中意。萬古風流王子猷。
葉竹猗猗不用多。渭川千畝是如何。有斐君子畫圖裡。如切如磋如琢磨。
青眸脩竹一双竿。盛夏招涼冬耐寒。對畫思其宋人句。曾年嬰曰立孤難。
君子多乎哉不多。渭川千畝厭婆娑。一莖也足畫圖裡。如切磋兮如琢磨。
孤竹神哉轉妙哉。傍無松矣又無梅。炎天五月披圖見。一掬涼風不速來。
一竿也足况双竿。盛夏招涼冬耐寒。昔日形容與人看。程嬰杵臼立孤難。

曲竹一莖圖

棘還直也竹還曲。圖出人情於理遠。百歲任他夢中夢。葉聲驚睡始知非。

竹鷄

竹根稚子弄春長。牝牡相依心不常。典午七賢其二出。圖知斯鳥笑山王。

竹雀圖三首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賴不爲人厭。竹是好女家。

喧聞朝暉又夕曛。村村有竹雀成群。汝唯留永在家苑。衆鳥春歸皆入雲。

一雀卜枝一雀望。明朝飛去又何方。只思森森濃綠裡。不分古竹與新篁。

雀

黃衣年少自奚來。暫向深林借一枝。唯賀宮成莫求外。蕭條蓬底棲何宜。

山水七首

若遂志吾應卜隣。一閑如此寂寥濱。倚崖双屋是誰跡。磻上翁耶桐瀨人。

山青染眼水白清。心買得足退。不惜黃金。

酒旗搖曳兮靡春風。浮世榮樂兮一盃中。

地厚天高途更遠。閩耶越又楚耶吳。祇今掌樣太平日。萬里江山一覽圖。

荒涼天地一虛舟。村父徐徐步入幽。寺後山前鐵圍子。湘南潭北自家秋。
率土普天帝力中。不分朝野抱丹忠。祇今四海升平日。江山水木浴仁風。
峰重如列簪。山遠似按藍。此處是何處。潭北兮湘南。

牧童乘牛圖

葛洪川畔再相逢。牛背風烟詩思濃。圓澤三生今牧子。李源猶認舊時容。
牛圖

蘆雁圖

西風一轉葉翻秋。無影樹邊逢露牛。端的正音落誰耳。野青日暮忽號牟。
秋入蘆花江上天。雁迷寒雨下平川。一聲聲約遠人枕。夢淡楚雲湘水前。
鳥宿梅花枝上圖

冬山圖

四時花不飛。野鳥似忘機。梅外莫求宿。飯其何處歸。
千山不覆孤峰白。醵案瀉嶠舊話頭。半夜烏雞雪中鷺。不風流處也風流。
古寺圖

千年梵宇一般殘。未倒却門前刹竿。迦葉禪源乾徹底。阿難救海舊波瀾。

漁村夕照

人尙在舟依岸泛。漁村夕照偶然中。縱然網裏是魚少。賒得簞醪志可充。

野馬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非北非南。無右無左。雖離途中。不出家舍。不入天閑。永是處野。畢竟如何之乎者也。

雀宿竹

風吹綠竹聞無塵。孤雀飛來飽弄春。典午山河旋變後。思其禽亦普賢人。

松

見個長松記異邦。巨禪昔日對從容。若耶溪上子規韻。萬古風流恩斷江。

虎三首

萬岳風收霜滿天。虎聲斷後兔魂圓。縱斯物化草中石。薄命如水李廣前。
入圖無嘯。不動聞風。竹也虎也。眼見心通。

虎頭虎尾入毫端。八極無風毛骨寒。若曉向空山月嘯。林中生類可消肝。

龍二首

翔天躍淵。一氣之前。見龍化馬。曰坤曰乾。

墨雲起處白龍吟。一氣升沈亘古今。化育流行費而隱。也窮淵底入千尋。

雄雞圖

名之曾曰自知知。能報時無心報時。只厭聲聲鳴促別。幾人寫恨後朝詩。

鶉雌溫雉雄來窺圖

毛類人倫只一般。鶉衣百結弊無殘。雌雄相理闕家意。母去野風衆子寒。

枯柳圖

卯木際秋絲自短。流光難繫世間春。辭巢燕子去無跡。北雁祇今降水濱。

燕倚荷葉圖

掠水點荷斜照西。暗知直下欲含泥。縱非王謝堂前燕。飛入天然百姓棲。

翡翠折蘆圖

石頭枯木合安軀。不管危機上折蘆。樂易盈兮小魚子。也將點破夕陽徂。

春禽倚樹圖

春禽倚樹喚雌聲。一隻相離似薄情。處處園林皆我境。飛來飛去又何行。

洞庭秋月

四時雖好月唯秋。坐見洞庭湖上舟。八景日昏無一景。人期蟾影掛峯頭。

栗折枝

輪囷刺棘是生緣。除却澀皮滋味全。匪管尋常茶菓類。一枝折出榻岐神。

雀倚枯木圖

家賓孤倚木。似彼未安生。必有日相賀。大厦可宮成。

潘閣騎驢圖

眼見華山足忘軀。倒乘驢背捩吟鬚。生前何識逍遙子。被計世人入畫圖。

猿猴攀松枝圖

心長眺猿不極隨。山形不動夜聲悲。子今何在子何在。月落中巖霜冷時。

燕止柳

兩隻次枝一隻飛。春禽比翼自依依。柳邊即是烏衣國。秋社忽忽莫思歸。

燕宿蓮房圖

飛來燕子宿蓮房。花後池邊有遺芳。莫辜鳥衣千萬里。天南地北一同商。

石菖蒲

此有堯時韭。雖餘禹日糧。飢年頃尤切。五箇騎無羊。

鴛鴦

石頭舉羽似求雌。一隻鴛鴦如有思。染不成乾墨池上。筆端妙處自然姿。

四睡

於菟為群寒拾豐。無端睡裏第心空。四身非四四非一。閉眼依然起業風。

鴉鷲二鳥圖

分明鴉鷲作爭端。黑白已前直指看。卵有毛鷄添一足。和風搭在玉欄干。

柿

慈恩寺裏鄭虔無。柿葉飄零空滿衢。可惜皆人只貪實。畫工順世曲容圖。

鳩

崖樹枝垂宜栖遲。鷓鴣畫靜睡多時。深宮好續傅岩夢。奮鳥欠聲亦一奇。

野鳥倚岸

孤鳥展翎刷羽衣。胡為求向舊林飛。上園幸是永春日。歸即去茲何處歸。

童子駕牛

野外蕭然童駕牛。鴻荒天地萬殊秋。一聲橫笛山將暮。和月何人閒倚樓。

燕

雙燕飛邊柳色新。鳥衣莫慕故鄉春。歸南去北華胥國。轉枕九旬如一晨。

後水尾院上皇書馬

水墨淋漓染未乾。宜和盛事照心肝。天機已到試天步。子圖華囀跳筆端。

老人驢背睡圖

馬首西來睡裡人。四邊風景夢中春。歛無歛有情之變。身外君看獨露身。

鷄

鷄寒上樹鴨寒入水。各於其倫。知其妙理。

孤雁

先者悲兮後者悲。於人生死是同之。南來北去古今事。流轉還門說似伊。

蘆雁

蘆花淺水好栖遲。只恨離群獨惜悲。羽類人間共忙裏。一生北去又南之。

白鷺叢蘆

白鷺一双蘆一叢。前身釣叟好容躬。多年我亦江湖意。若結隣交可許翁。

盆山有鳥圖

野鳥馴人倚假山。收翎欲睡意先閑。盆中無浪日亭午。不計晚來何處還。

梅蓄薇

無力蓄薇好倚梅。一枝屈強有餘才。東山風雨西湖物。和露何人折取來。

柳下鷺

物色殊新岸樹春。清陰白鷺轉精神。前身釣叟一蓑雪。楊柳條垂似擲綸。

鷹

頭捧靈山其勢雄。五天雖遠不離躬。一飛一宿一鳴後。雉兔香澤入草中。

漁樵問答圖

長沮桀溺耦而耕。或歌過。或荷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皆是高士也。逸民也。各立其志矣。憤天下無道。自下而耕者。沮溺之志乎。憤天下無道。潔身。高心。隱草裏者。接

輿之倫乎。若其不耕。以何供于上下。以何繼命。丈人以此為志乎。潔身而不臣者。夷齊志乎。隱荆蠻。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于道之權。以是為志。虞仲乎。三黜辱身。亦立直。柳下惠之志乎。漁父兮。漁父兮。樵父兮。樵父兮。其志如何。漁父曰。明日酒錢是我志也。樵父曰。薄暮竈是我志也。讚曰。形野而其心是清。外廉而却有中精。衣輕裘矣。駕車馬。孰與樵夫漁者情。

漁者圖

雖渡橋唯難渡世。多貧家少有錢家。晚來網裡得魚否。漁叟歸處殘照斜。

江山圖

萬里江山雪滿天。吳頭楚尾一艘船。寒村遙見二三戶。竈裡圖知漸暮煙。

孤雁

忘機孤雁睡沙汀。江國春風吹不醒。群侶未知入雲去。猶包閑夢且收翎。

猿

巴猿叫落寒岩月。倦客圖知淚易缺。舊恨新愁故鄉心。枕頭此夕遠蟻垤。

牛

有足無角。頭頭一頭。見真實麼。盡大地皆牛。

梅三首

人衰頭已白。梅老花每春。人去終無跡。境殘不隨人。

莫言春色偏從東。造化功成水墨中。一樹梅花四時好。暗香只恨不隨風。

曾年聞說億千躬。一樹香梅記放翁。開不時花畫工手。春風外更有春風。

竹三首

外存節義內心通。君子德容圖畫中。清是在夷齊上出。更餘嬰白立孤功。

兩莖墨竹淡濃分。耳裏風聲眼裏聞。君子好逑尤可愛。內空有節特慇懃。

忽見竹折。六月聆雪。物自短長。天無差別。

猿

聞說客懷千萬愁。孤猿叫盡楚天秋。淋漓水墨有聲畫。身是疑傍三峽流。

水月長江圖

月沈天尺五。江霧半縈光。萬頃長淮地。三千里外商。祇今江湖意。任運雲水腸。卷則手巾軸。

舒之窮遠方。

盆山圖

海上蓬萊捷徑通。弱波三萬小盆中。不移寸步入仙境。對畫相忘世與躬。

雞

司晨那事促離筵。暗語一宵河半千。綠意紅情皆變色。聲聲盡思五更前。

鴈

水涵秋色楚江寒。月落清波玉一團。離鴈一聲無限意。畫工請得入毫端。

倚竹雀

飛來黃雀倚琅玕。風促西聲晚色寒。此鳥早謀投一宿。夕陽猶隔渭川殘。

四睡圖

異類同群一睡中。人忘形虎亦忘雄。誰知無記昏昏裏。此性明明空不空。

吹洞簫圖

會聞洞簫赤壁船。餘音嫋嫋可相憐。戰圖在目魏吳蜀。昔日教蘇氏愁然。

鶴鶴二首

聞說鶴鶴友。佛祥昔年曾集禁廷旁。此禽翫處包唐得。麟德殿前猶搏桑。

樵者思盤釣漁蓑灘鶴鶴原上兄弟急難。

桃花有店國僧儒西題

一緇一素共費吟魂借問春幾桃花不言。

孤雁宿蘆圖

孤雁離群宿蘆葦江水寒此禽秋有約可惜被花瞞。

四睡

異類同群無異心人眠虎睡不相禁此時此意難強道風定雲凝西日沈。

木芙蓉二首

花葉耐秋不耐冬入圖長愛木芙蓉或時高掛南樓上想見衡山最勝峰。世間秋老木芙蓉奪造化功風露濃四序常無過不及入圖花亦止中庸。

東坡笠屐圖

翰林才調有餘餘笠屐入圖涉幾秋赤壁勝遊千載事猶看村里好風流。

龍

頭角嶸嶸今在茲昔年公案碎摩尼果然吞却乾坤底放向雲門拄杖枝。

角鷓鳥

野馬無蹄能步春角鷓有角不傷人夜明晝暗是齊物毫末丘山非不均。

鳩

鳩婦雖呼不亟歸一枝卜得未曾飛臨崖枯木好棲止山雨半晴近落暉。

盆中石菖

嵩陽元姓石九節最通仙今約管城子偶來君子前。

梅花枝上有鳥

舊恨暗知心未灰楚經莫向此花開尋常與屈生情異鳥只春來不忘梅。

翡翠蹈翻荷葉雨圖

畫中詩景使人留水國晚歸去路幽翡翠蹈翻荷葉露錢湖三百一莖秋。

雄鷄倚竹

夕陽在西倚竹雄鷄此者離匹如人思妻。

江山蘆洲圖

前洲無鴈落平沙江右有山江左家不見行舟秋水白吳頭楚尾倚天涯。

菊倚竹二首

自讀聖經須直身。颯風秋菊好依筠。愛花偏莫取紅白。繩墨在前堪質人。陶家真本不須多。天地一莖含露晡。孤竹扶花共重幾。掛枝典午舊山河。

菊折枝

有菊兼思陶亮家。柴桑秋色一枝斜。元嘉時節今猶古。前代忠心移在花。

漁人乘舟吹笛圖

一聲漁笛少知音。思是塵中俗耳針。爽氣滿空天若水。飄秋野調古今心。

托鉢僧圖

朝朝托鉢自充飢。行處隨身杖一枝。得得歸山地爐下。鑪中半和嶺雲炊。

松

惟肖老龍之攪空。飽霜古木幾年風。當頭此處知何處。松是從來在祝融。

明暗雙雙集卷之八

明暗雙雙集卷之九

雜著

賀双鶴來儀

曰若熟思夫神立形質之外。其變在陰陽不測。乃伸天象之間。無處不到。更如地中之水。無處不在。何曰水專在是。何曰神專在是。譬如瓶盛虛空。餉千里。隨處皆得。百處設廟。則百神隨處降。千處設廟。則千神隨處降。千神百神共其一家神也。今茲夏之孟。大樹命士更始。以令築東照大樓現廟。于時白鶴一双飛來。憩其處。玄裳綺衣。其羽儀端正。和氣舒暢。四顧以如含喜色。少焉遙向東飛過去。人皆以為希有事也。嘗聞鳥能擇木。擇而可得者松也。木亦不可不擇。鳥擇而可得者鶴也。矧又松當家々樹。則鶴豈不家禽乎。松者十百之歲。鶴而鶴者十千之遐算也。聊雅其言。以頌神德云。頌曰。不問方處兮。信受忽降于此。敬灌爵也。兮。昭臨以感其誠。水月涵影。虛谷傳聲。在陰陽不測兮。當靜而能動。當動而能靜。立形質之外兮。於微而能顯。於顯而能微。儘託有口者以宣。今倚有翅者以飛。僉曰神倚白鶴耶。白鶴即神耶。乃若從其異者見之。天地懸隔。從其同者見之。毫釐無差。好用萬年物。而倚千年操。正知

示騰其茂世其家。

萬松山東海寺安維摩大士像記

武州品川萬松山東海寺者。廼出于台意。其方丈者。起於淨名居士。故安居士身形。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爲說法。亦泊幾矣。蓋一華百億國。一葉一釋迦。如一月之浮萬水。如一燈之分千光。居士身即佛身。佛身亦居士身。一心一切智。一切智一心。莫言異。莫言同。于時。撥刻刀者。京師佛工某所刻之形像。如見生衆人。讚嘆其聲。如雷。居士元來一默。山野欲耳云響。

東海寺祠堂記

夫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也。性與生者。如樹之有根莖。而生與死者。是人之始終也。有始者必有終。若一始一終而永止。天地亦可疾盡。天地者無所積。故循環而不盡。始而終。其終亦未曾永止。終而始。恰如歲之回元。正器界隨類。生界隨業。一人之生死。豈無窮。則無數之生死。橫無邊也。外教者偏系諸造化。此法者乘之以六趣往來。而分爲依正二報。能明二報。則造化生生同六趣輪廻義。千瀨曰。三界六趣往來不息。如汲井輪。此即造化生生理也。後之學者宜思之。誠哉斯言矣。此身如屋舍。無始之識心。假入成主。屋舍易壞。境則又移。別舍別舍亦不久而虛矣。黃蘗曰。出驢屋入人屋。出人屋入天屋。云是也。依識心所變。屋舍不定也。誠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佛不賺人。業障多種。故生處無邊也。入餓鬼入畜趣。唯心造。故修五戒得人間之果報。作十善受天上之快樂。然天上雖樂不常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云是永嘉歌也。如箭還墜。則轉射亦轉墜。天上人間。俯仰如轉。轉終不常住。爲說沮樂常樂。衆生一念恣其所走。而念之着物。如火之移薪。故令結緣於法。欲薪火相遠。擊鼓鳴鐘。讀誦書寫經卷。歌頌頌佛德。種々之白業。此等之佛事門者。以結緣爲先。聞者發心。見者傾心。修將來之因。起夙世之善。經有一句。佛種從緣起。吾曹溪祖者。嶺南之樵者也。從婆子持經之緣。直登黃梅山。心光頓發。身親有所曉。終言有夙惠者。一聞千悟矣。祖之生樵家也。譬如月之藏微雲。又如珠之沉泥中。離雲出泥。則月與珠一時明。回妄向真。則佛衆生同種性也。本體不動。道有漏。是道無漏。是真如無碍。或在纏云。或出纏云。只是佛祖欲使人。皈源成佛。生天將信將疑。信而順。則煩惱即菩提也。疑而違。則菩提却煩惱也。信受奉行。勇猛精進。而爲前死追福。則於存者福相應。是祠堂之所以爲祠堂也。一堂持常攝三界。幽魂前亡後死。各々靈位。莊嚴報地。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

東海寺萬年石銘

今茲寬永癸未三月十四日。左相府見移台座於此池沼之上。池有島。島有幽石。熟見之無奇形怪狀。不端然挺立。若由醉兮栗里翁之石乎。或由醒兮李德裕之石乎。皆不然。彼防風之朽骨乎。或於菟之白額乎。共不然。唯突兀而在草裡。海頭而含德容。是世之求奇者。未知此石之所貴。偏得恬淡虛無之趣。而有谷神不死之體。如至虛極也。似守靜篤也。相君命侍臣曰。此石不可無名。各以所思聞焉。於此諸子雖有所思。非無所懼。斟酌相半也。時小堀遠江守政一侍茶爐下。君顧問政一。即起向石三呼。萬年石。石三點頭矣。君下佳言曰。不疑是萬年石也。大度之一言以定天下。况於石乎。嗚呼石乎哉。石乎哉。入于台覽。一旦發光。而倏變改其觀。蓋萬之爲言也。未可必以十千限。凡數者始一而窮十。始千則窮萬。以萬算則不知幾十百千萬億兆年。以此無窮爲石之壽量。以石之壽量。比君之壽。山則累華頂萬八千丈。猶在麓者耶。以世計則復不知其幾萬萬世矣。村語以銘。重於九鼎萬年石。鈞命如驚豈可輕。和氣一團無盡藏。以禮送復以春迎。

肥州護國山妙解禪寺鐘銘并序

心開洞十方。生于大因力。初心不能入。云何獲圓通。吁鐘哉鐘哉。上自等妙二覺。至十聖三

賢不異其聽。次天上人間。鬼界畜趣。至鐵圍幽暗。有耳者同聞。發菩提心矣。頃肥之後州熊本郡。有一山湧出。夜半巨靈神空中叫曰。此是護國山也。祝祝仍國之大守細川之氏族拾遺源光尙公。勸建梵刹。以妙解寺號焉。此寺未有見鐘。越萱堂大夫人拋淨財。令陶鑄時。火官金工經營而罔以措。頻頻而募此事。南山栗西山松。一時伐之。燼爲炭積。以磊落矣。聊又戮法力於祝融氏。而吾家歷歲古物。梅陽竹筥。芭蕉拄杖。或禪板机案之廢壞者。或曲盡木牀之零落者。悉爲閑家具。拋折之擊碎之。以欲助赫神。經曰。火性無我。寄諸緣者。歟。金其東奧州之黃金。西別島之白銀。鎔銷赤白銅白鐵。及鉛錫。或器皿之古類。無底之鐵鉢。破了之銅盆。鑊鉢之無聲。鈴鐸而無舌者。集以附與金工。訖金及炭既滿足。時自奚雲門下之丙丁童子來求火。又自奚百丈先師來。突兀而坐。瀉山侍前。丈曰。看爐中火。瀉山撥火曰。無丈起身深撥。得小火。即與焉。童子尋冶工得焉。私把八紘風。和橐龕扇爐炭。則落鬚牙角。飛紅麒麟。朱雀忽伏白虎。金變成湯。冶工恣百之。入鎔範爲形。其妙如造化。果然一口鴻鐘現于前。伏犧氏世有伯岐。黃帝時有伶倫。祇今新樣。何愧古製。備饗簠簋。金索速舉焉。高樓發初聲。報四聖驚群迷。上通碧落。下徹黃泉。大地忽變黃金。或變琉璃。又依舊見泥沙土塊者。修入之遲速也。鐘之功德豈有差乎哉。銘曰。

聆第一通則百情消若霜徐於三四杵起意觀無常暑是疾走馬人其赴屠羊幽途前程近覺路微茫長未朽是非柱何磨人我銘天人師是以驚夢警下方聞處刀山裂聲邊劍樹偏轉銅液焦熱爲地獄清涼千三耳功德於鐘未足量依今日檀度億佛世梵王以祝今以購武名滿博桑

神護山芳德寺鐘銘并序

和州添上郡神戶四夕鄉內小柳生庄神護山芳德禪寺之樓鐘柳生但馬守平宗矩公爲先考草創禪寺鑄洪鐘一口鈞樓上以鳴之蓋鐘遺祇園精舍響顯佛在世化義晨聽一聲而農夫把鋤犁家婦事紡績是世之助也夕聽一聲而僧徒催誦經俗士思稱名是儒之至也功德如大地衆罪齊春霜人天同得利益鬼畜各可結緣此積善之家也豈其無餘慶乎銘曰

範圍尺妙巧在冶工鑄豈崙子爲鐘一洪尋常有口形容圓通鳴廿五點響百八搭六時噴道四座開蒙諸行無常花飛春風椿壽三萬蒲牢聲中是生滅法門拂落紅物皆有始物皆有終生滅已已冰解雪融事見所起事見所窮寂滅爲樂證畢竟空四海一味萬波源同天高地厚國富民豐檀度遠大佛法紹隆

三字解

天氣降地氣昇中和生物大人位庶人仰明臣生民覆輿載霄壤之德也臨與沈上下之禮也禮立而尊卑定德備而清濁分大古結繩爲政皇韻自見鳥蹟後始有書契凡字有六書象形會意形聲指事等也若上下字則謂之指事古人制作之妙真又存旨哉聊不棄憂國愛民之心矣今此取上中下三字以解之表制之趣蓋上之爲制也即指君上之事也下之爲制也即指民下之事也中之爲制也即指明臣之事也夫君上者居高聞卑以君之志通於下故以上字翻轉之令向於下則爲下字也下民者仰冀伏望以民之心在於上故以下之字翻轉之令向於上則爲上字也上下之間有口上字已向於下則下之字也下字已向於上則上之字也上下之立盡通而貫口則爲中之字也是君與民之間有明臣之口而以下之心聞於上以上之心示於下之謂也上中下之三字以成矣抑君雖有仁不聞民間之訴則何播無外之德乎民雖有生不向大明之監則未奈有司之私矣國家云州縣云鄉黨云雖有廣略之分致其治者以同矣豈不思之哉以爲三字之解矣詞花富華讓文人唯寧道心要本仁國以豐兮民以樂惠風和暢聖時春

理氣差別論

理名

理元無理名不獲止強名曰理。然而在天曰理。在人物曰性。蓋理者天地之性也。性者人物之理也。一體異名也。或曰無極。或曰中庸。凡性曰理可也。理曰性可也。人多泥名失實。於天曰理。其實不異性。於人物曰性。其實不異理。人誤會謂理如水。性如冰。或理如無情。性如有情也。又或謂性理共有生活機。只管不相當。

體辨

天地之塞其體也。孟子曰。浩然氣塞天地云爾。是謂氣也。今謂理借語用。理者其體塞天地。以無爲相。以虛稱。以空稱。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云爾。蓋天所謂理也。塞天地故無處不有。以無爲相。故無物所礙。雖塞于天地。虛故能容物。又有無極名。萬物未萌之時。無其形。謂之無極也。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人畜艸木萬物也。問無極太極何氣何理。答無極是理。太極是氣也。理無物也。氣有物也。有物動。無物不動也。又氣不獨動。物相依動也。無極物未生時也。太極物已生也。物動生物。物動生物。則萬古無止。無止則無終。無終則無始。問動靜無始無終。則太極是何時。答太極是不獲止。強立之名也。以實說則以何時曰太極乎。開闢說曰。太極生兩儀。清者昇爲天。濁者降爲地。中和氣爲人云爾。然則無父母而人生。今猶非無中

和氣。今豈無父母而人生乎。都無如此義。然則動靜底。無始無終也。不動靜底。亦無始無終也。動靜底氣。依物動靜而有生活氣。不動靜底理。無生活氣。唯以正直爲物之規。氣率此理動靜。故有常品物化。以此有天道之名。道者率理之名也。張子由氣化有道之名云爾。人以率性曰道。非理率氣有道之名。氣率理有道之名。問無極太極。太極無極。太無一之義如何。答太極無極一之義者。就物體言也。萬物未生時。謂之無極。無極是無物也。太極動者物動也。物已生太極也。有物已前是無物也。有物後無物也。以此無極太極一也。云假令如人生。未生已前無極也。生而成人。是太極也。其生人者。氣之化也。此氣離人物。獨脫而無生人物之義。不依人物體不生也。山川氣者。依山川動靜。艸木之氣。依艸木動。水土之氣。依水土動。人物之氣。依人物動。

用辨

元無用。以無用爲用。強名而已。無用之用。取義正直。即以正直爲用。正對偏語。不偏曰正。塞天地無所缺。直對曲語也。不曲曰直。夫人有氣質。故曲也。理離氣質。故直也。人率此理則直也。負此理故曲也。人其爲人。曲爲人。直。理唯非爲人直。非爲人曲。獨脫自然也。此理之直。非相對直。以非直非曲爲直。名曰本然直。彼一氣之動靜。則於此直。故一動一靜。有常不止。萬

物化生之道不窮。是天地之大善也。孟子率性之謂道云爾。率性猶率理也。理天地之性也。蓋理非有意施用。令氣動靜。氣自率理。氣亦非有意率理。唯一動一靜。規矩有常。萬古不變。強言爲率理。若依實互通。理無直底之道理。况又無曲底之道理。離曲直爲直。氣亦無率理底之道理。况又無不率理底之道理。唯是天也。天者自然也。聖人不獲止而強言。是教人之道也。蓋人者常被接血氣。專私曲也。將令私曲爲公直。而設此一直底之道理。導人於善道者然也。問在人曰性。指個什麼。答一念己生是心也。一念未生時。即謂之性也。是則人所具之天理也。以人之受曰性。率此性直底曰道。夫人率此性。起居動靜。此性之發動底。謂之大心道。心直心負。此性之正直生底。謂之人心安心。老子曰。常無欲觀其妙云爾。無欲者一念不生時也。妙者謂性。人一念不生之時。雖生存政如一息未絕。底死人猶如血氣獨循底木石。此時性要見不見。要聞不聞。要取不取。好個時節。見惡人來知惡人。聞善人之言知善人。而敗惡人成善人。是率性故也。猶如鑑明而現其物。其物不容少錯焉。此心被化血氣。還敗善人成惡人。是負性故也。桀紂堯舜之分也。堯舜率性。故如天道之化。我一念不生時。性如虛空。假令人握手。隔手內外共空也。空故無所不有。無所不有。故曰正。無黨無偏。故曰直。以循直故曰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註云陰陽是氣。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云爾。或曰。如

上理是道也。然則理令氣陰陽。余曰不然。氣自陰陽。其規在理。故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云爾。又或曰。天以此理賦人。受之曰性。性理是有一分之生活氣。此理與氣相合化行云爾。余曰。然則理氣有生活底。然亦天命也。何有堯桀乎。理氣共雖天命。氣有生活。故有私曲處。理無生活。故正直也。率正直。故人正直也。人多於理氣之間。錯了也。人只謂如食加鹽以得滋味。甚不然。率性之言。萬古不易之論也。理非令氣化。氣質率性理而已。人誤謂人受氣質之初。天降一分理得之。造物成矣。全不如此。唯自然而人物个个有一分直底之處。指之強名曰天理及天性。凡物生必有一分直底之處。物物無缺。故強言爲天賦。蓋天者自然之謂也。非有上帝授之義。人皆泥句處處錯了也。若理實天賦。則人彫作底之舟車。豈無理乎。物皆有理。於其物取一直底之處。名曰理。率此理則安。水性降。火性昇。是又取其直所曰性。性者理也。理豈令水降令火昇。水自下。火自昇。其規在理。規者謂理之無私而直也。令物方圓非規矩。是刀也。循之成者。是規矩也。若必於理上見生活。是於佛法謂之外道神我。

氣名

混元一氣者。混沌未判之元氣也。乾元一氣者。混沌已分。清者昇。一元氣也。先天說曰。無極

之前陰合陽云爾。此陰已前非無陽。此陽已前又非無陰。循環無端。以何時爲混元。以何時爲開闢。以何時爲乾元。曆家立開闢強立。以便算數而已。若強立。今日猶非無。以子爲開闢。則亥位混元也。天開於子。終於巳。地開於午。終於亥。如此則循無端。自何處說起。曰元乎。六十一年亦如此。六百一十年。六千一百年。皆得亥。易註程氏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那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氣。是陰陽陰陽是氣。無始無終也。實無元之理。不獲止強立之名也。太極之先曰無極。云爾。若無氣之元端。則太極無先。然則無極是無極。而太極是太極也。當知太極者氣。而動靜而無始無終也。無極是理而不動。不靜而又無始無終也。

氣體

氣無體。依物顯。氣昇水昇。以水昇見氣昇。又氣昇則火昇。以火昇見氣昇。春夏氣昇浮。花開綠茂。是氣之顯也。秋冬氣降沉。葉落歸根。是氣之隱也。氣靜則陰氣動。則陽也。氣是陰陽。陰陽是氣。孟子曰。浩然氣塞乎天地。云爾。浩水多湛貌。此氣浩浩然塞乎天地。人受此氣。能養此氣。則長保命。執萬機政不倦。孟子曰。我能養我浩然氣。云爾。養此氣。以直以正。以修。我有德而正直。則氣能養。不分散。偏滿于全身。而通天地。天人氣相交。如鯉魚腹中水與外面水

出入相通。天地亦直。則氣能養品物。熟失直。令亂。則氣有厚薄。而物不熟。正云。直云。其德在閑。德實閑也。有德人必閑也。無德人忙々而無所閑。喜則氣聚。其事上競。故終散。怒則氣聚。其事上競。故終散。憂思悲恐。皆氣聚。競其一。一事上。故憊而在一處。則氣有厚薄。驚則一時散。是皆氣之所不養也。無喜憂之性。以是養而得。是正也。直也。德也。德者無德也。以無德爲至德。是一心之源也。謂之妙有真空。人人具足之物也。

氣用

此氣發大用。不可勝言。四時運動。花開綠茂。芬芬郁郁。皆氣之用也。五穀養人。苗而秀。秀而實。皆氣之用也。雲行雨施。皆氣之用也。萬物生生。皆氣之用也。於人則天地之塞。我其體也。眼之見。耳之聞。鼻之嗅。舌之味。身之觸。舉足下足。百姓日用。荷鋤把鉞。皆氣之用也。天地萬物。唯一氣之化也。蓋此氣是什麼。以何時爲氣生初。以何爲其源。曰自萬物生。而生萬物者。氣也。如陰生陽。陽生陰。氣生萬物。萬物生氣。萬物與氣一也。故曰天地之塞。我其體也。不可。以我限。我與萬物一也。不可謂以何時氣生初。不可謂以何爲源。不可謂認一物是氣也。山川吐氣。艸木吐氣。人畜吐氣。魚龍吐氣。蠢動含靈。蝦蟆蚯蚓。微細生靈。細艸叢生。皆吐氣。天地萬物之氣。總合而有一氣名。此氣生萬物。萬物又生氣。恰如陰生陽。陽生陰。於此又有一

段錯。人政謂是氣自混沌備矣。天地之間一元氣也。是泥言故也。唯是無始無終。萬物能生所生者也。陰陽亦是能生所生者也。氣云萬物云陰陽云。唯是一也。以是鑑則萬物一也。假令如水。昇爲雲爲霧爲霞爲雨爲露。降復爲水。如此昇降而不止。皆是一物也。陰陽一也。氣與物一也。我與氣一也。聚而我散而氣也。天地之氣無始無終。至人物有始終。生爲氣始。死爲氣終。是稟氣還氣故也。天地無所稟無所還。故無始終。

韻書云。人因五方風山川氣生。云云。山川萬物總合而有氣名也。人所受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氣者。即山川萬物之氣也。

華林宗珍居士碑銘并序

本朝四姓。系其一者。平勝忠。即秩父次郎重忠苗裔也。世家于武州江戶。以故江戶爲氏。後遷州之喜多見鄉。改以喜多見爲氏矣。皈依三寶而請戒名法號。乃曰華林宗珍。其爲人也。交而有信。周而不比。任運當義。雖不學文而勝學者。雖不識字而勝識者。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難哉。生今之世。而頗被信今之人也矣。方此明時。下能通上。上能臨下。是以爲幕府所知。已台命此下矣。元和年中。閔河泉攝之郡事。兼南北堺之莊務。爾來十霜于茲矣。獄無訟者。街無奸人。矧又家家豐年之饒。而人人上世之民也。僉曰。惡聲不入耳。芳名

在人言。寬永丙寅。有詔補任五位。命刺史若州。寔貽規模于子孫者乎。未幾而丁卯冬。罹疾水之患。而不起。夫天下無逆流水。人身無逆上痰。雖然搏而激之者氣也。過顛在山之水。不治。以臘月廿六日終。年六旬又一。命夫。惟像天形地以應人才。父乾母坤。以知子道。蓋得父者骨也。得母者肉也。衆生某骨某肉。悉親之所賦。而是死之始也。啓手啓足者。子之孝。而是生之終也。既火浴則坤柔也。故得母者火化而歸盡。乾健也。故得父者金剛而以存。可謂享德也。凡物有始終。一氣判成二儀。二儀分成五行。五行和成人物。人物變復五行。五行合復二儀。二儀收復一氣。今此靈骨者。一氣餘烈而本身如然也。以收于茲矣。

品物競起。大哉乾坤。罔極之變。衆妙之門。成花成柳。曰蘭曰蕙。霜松雪竹。野梅山礬。無名細草。有穿土莖。出天命者。或飛或奔。奔者入窟。飛者窺園。鴻雁橫塞。鶴鶴在原。羣山虎豹。叫嶺猴。歸鼠望屋。羝羊觸藩。魚鼈戲水。蜂蝶遊垣。各得志樂。化育尤敦。人爲之長。物如星繁。上一下萬。王子皇孫。分姓分族。處卑處尊。此有平氏。重忠後昆。爲人察察。不受汝汝。得善秘臚。見惡如冤。然有和氣。舉世倚關。天生廉直。不巧其言。在鄉無怨。在家無煩。列五位叙。朝衣輕翻。彼任刺史。才兩寒溫。若耶溪上。雲往南村。布風之德。施雨之恩。百民穩坐。無抹木臂。短世叵奈。久不留痕。武陵有路。誰入桃源。黃泉乎魄。漠漠乎魂。花飛辭樹。葉落歸根。雪消山顯。水

解濕存一點靈骨。還之乾元。

赴江州途中記

有故人從故國來。十年不話亦親哉。洛中相伴覓佳境。關外勝遊自是催。坐出紫園向洛東。第三橋水更無窮。粟田口外數村末。逢坂留名關古宮。蟬丸曾彈琵琶殘。湖水松風五月寒。關寺跡荒留礎石。小町今亡淚欄干。大陽亭午大津津。此處即是打出濱風收。雨細水無浪。萬頃清湖一色新。大江之南淡津森。常聞悲風怒濤音。吊古戰場思舊記。兼平自害猶若今。渡景山田矢走舟。長橋臥浪勢多流。遙遠村路有層塔。此夕入房求宿留。此處即是石山也。示現二臂觀音也。見此山致境漫々。湖水在前洗肉眼。峨々岩石在後轉塵心。溪水說法。山風談空。可謂上求菩提下化衆生矣。往古者湖水窮而無下流。故今之觀音堂者。古湖水汀也。怒濤顯山骨。如大洋海岸勢。奇石怪岩難盡詞。鐘聲頻催暮。歸宿吉祥院。同宿者如玄南都。玄齋兩翁也。院主茶菓點待叮嚀也。山之緣起靈寶見了。夜將過初更。五月八日之月在半天。微雲遮之。雖然菩薩慈月明明物外。而照破群昏。誰不瞻仰之。賦小偈。歸命石山觀世音。補陀剎界別何尋。縱然天上微雲覆。慈海清涼月有陰。翌朝又伴院主入堂。開紫式部書。源氏閑居之戶。則上間掛式部遺像。本堂近年再興。源氏之間者古楹猶存。以是爲證云云。

聞說式部上此山。則源氏六十帖浮漫漫湖水上矣。此語實不虛。院主供茶數刻。與玄齋有法樂之音曲。人皆欲聽。雖與未盡各下山。又向舊路歸矣。越不可無小詩。叨信口云。光源氏趣在斯山。式部遺名滿世間。渡夢浮橋縱絕跡。一輪明月照湖閑。與院主期再會。出寺經舊路。又至大津登三井寺。先年一覽今再度也。近年再興處處改觀。佛法下衰。日實不思議也。休憩移刻。一絕信口云。智證遺跡號園城。寺近世間無世情。洗盡塵勞三井水。破長夜夢暮鐘聲。自三井寺麓乘船。雨景奇也。晴亦好。志賀古都春如昨。濃綠深蔭長良山。遠見唐崎松。志賀都荒今則亡。青山不改稱長良。白樓幾度成春夢。唐崎松青重歲霜。一帆得風着坂本。則已薄暮投宿於此處。翌日出宿。主人爲古跡導引來矣。途中說山上山下之故事。山王七社之因緣。八柳靠神輿之地也。自是船上之祭禮也云云。坂本湖村名久傳。自今以後幾千年。水聲山色永何改。七社神輿行幸先。自是指西教古寺行。此地真盛上人行道之地。二六時中稱名聲不怠。如待慈尊。西方行者卜斯山。日夜稱名心裏閑。水鳥樹林皆念法。見來安養在人間。本堂方丈茶堂食堂衆寮庫司渡廊。實廣廣。而淨水常流落浴室之前。而洗煩惱垢膩。松風蘿月。鳥聲水音外無餘緣。寺僧宗桂菓茶按排。數刻話矣。自此向右上。則入王子之峯也。男女多聚以話靈驗。問其故。則人語曰。頃山之南光坊有家童。天狗憑之作種種奇。

怪。或出符愈病。沉痾亦立有驗云云。各見之。則彼童僕爲天狗使介。轉供物。又取符授男女。具瞻則實爲笑具。一人傳虛。萬人傳實矣。七社一一巡回。直登叡岳。平湖如杯水。在我脚下。根本中堂。常行堂。法華堂。戒壇堂。講堂。大師塔者。淨土院。三塔之諸宇。今猶如此。矧又昔時之盛。四明之洞。掛雲上。寺稱延曆山。比叡。日本天台。歷異朝。足踏雲根。隣日月。四明猶是掛青霄。下山至八瀨里。求寺而一宿。翌日合歸洛。兩翁猶欲遊大原古跡。又伴而行。山路十餘里。而至大原來迎院。千年古院。號來迎。人唱彌陀願往生。岩下鱗虫亦成佛。魚山溪水稱名聲。往昔我立。杳宗師。自異朝。傳伽陀聲明之雅遺。此山地號大原者。彼授雅師之住所。曰大源。省源字水名大原。又山號魚山者。彼異朝大源。自双鱼口吐水。汲其流。此地山水似彼魚口水故也。或號呂律水。引聲短聲亦在水之緩急乎。超川至寂光院。立像之地。藏菩薩也。平清盛公之作云。有女院嚴容。即建禮門院是也。自西海入洛之後。自東山麓遷此寂光院。不過十年崩御矣。四海九州百憂千愁。不可勝言。對此嚴容浮心頭。木人落淚。石女催啼。後四百年身猶如在。是壽永之秋也。保元英傑去悠悠。葉葉飛風。壽永秋。女院嚴容如帶淚。遠櫛草木覺催憂。日過午。雨急。河水倍。各向舊路入瀨。洪水斷路不可飯。洛。送口此處。雨霽水落而後飯矣。

土岐山城守假山記

土岐山城守源義行公領此地。此地即上山也。羽之分野而屬最上。在縣南五十里。公頃營泉石。俄撰新竹古木。拽奇石怪岩。築山引泉。而五步一石。十步一樹。苔染崖綠。草映水碧。未歷日而山水形勢如歲霜古。武事暇日。公坐于此。叙暢幽情。養浩然氣。思凝眼於烟浪者。猶有登臨之勞。澄心於泉石。則還窮幽邃之致。夫以少表多者。稱大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是所謂多景。而欲向人語。無言也。然形容之。則在一圖畫。或稱無邊利境。入毫端矣。以彼知此。所謂凝眼於烟浪者。升高而望遠。則運步五里。或十里。遠出則膏車秣馬。猶窮幽則梯山航海。載酒荷糧。雖遊目多。苦心不少。非是有登臨之勞乎哉。又所謂澄心於泉石者。勞髣集萬境于一庭上。而放目觀之。非是窮幽邃之致乎哉。扶桑之東。中華在此。觀瀑則胸中容廬山。時又揭簾於香爐峰之雪。聽雨則耳邊有瀟湘。少焉移席於洞庭湖之秋。岸根水澄而游魚驚月。池邊木喬而離遷。春山深而曉猿可聽。樹老而杜鵑一飛。春林花謝。夏木綠添。秋山楓紅。冬嶺雪白。四序交代。六氣變遷。萬物終而復始。天地只無窮。物理遞相易。千年後山元不動。石最至硬。則公之經營不朽。而名亦隨之。劫石拂不盡。靈泉流無窮。天長地久矣。日日上東。

復保春知識

鳳章飛來如遇聖時。拜誦不去手。前歲杪春之頃。緇被寄寶輿於草廬。始謁高顏。寔黃河之半千鳥鉞之一現而已。剩同夏重賜使節。予自結制日。隨例禁足。停士庶出入。閉扉送九旬。不知庵外事。以故不應扣門。忽阻烏兔。後雖知之無其益。爾來不奉呈一封謝章。無禮生。無禮生此罪無處回避。雖然身今落魄于草裏。灰頭土面馬牛而襟裾矣。於此時欠人事。亦中於身之節者乎。請師少賜恕宥。今又遠勞使節。見問予安否。再三殷勤。不知所謝。且洛陽城南官焙之應爪。并別種初芽。當世所賞。芳茗二器。希有希有。此邊土村裏。且暮皆苦茗而已。即喫一椀。欲和盧仝之歌。兩盞之中。樂不可言。大底人得時。則朋友日轉多。失時則親眷亦離散。胡爲師獨見訪予。此時乎。舉世此道棄如土。且懷松島佳勝一覽之大望。年尙矣。志未伸。雖然松島之望。第二機也。一詣閣下。奉展尼師檀念。茲在茲。又鳳章中承已被退覺範法席。欲隱逸于保春小院之旨。功成身退。天道耳。陶朱之去越也。五湖烟水有誰爭。主翁之隱保春也。百花紅紫。稱于師意。則保春之號。名實兼全者乎。如予且暮惟時。綠陰深樹。有鳥兮有鳥兮。名杜宇。其聲不如歸。有鳥兮有鳥兮。名鷓鴣。其聲行不得。二鳥自似訪羈客。恨予獨語云。四海五湖沙門之一家裏。朝牽屨於日出處。非是大厦之東廊下乎。夕振錫於日沒處。

是高堂之西角頭乎。揚子江心馳馬。妙高峰頂行船。皆是衲僧屋裏進退。何處來何處去。聞予此語。二鳥去更不語。知音自在青山外者。除師誰歟。爲法自齋。保春者。即保千鈞躬之謂也。至祝至祝。誠恐誠惶頓首。一絕塞餘白。先朝上苑。成原見末多忘其本根。誰問寥寥春後寺。世間偏入有花門。

答某人書

郇雲落手。拜播如謁高顏。卷舒過時。三年已來。恩顧無處謝。寔心合則胡越肝膽。心不合則肝膽亦胡越也。與羽之二州。雖地相接。其於羈客。皆胡越也。主翁獨以胡越爲肝膽。自非夙因所感。安得如此乎。未逢釋俘日。不詣閣下。致謝者。愚之恨也。今身在蠻貊。何爲恨乎。以仁義門中。意言之。則時之不祥也。時之不遇也。皆是天也。得坐於天。則無處回避。矧又以吾能仁氏之說。見之。則是皆自行之因果也。自作而自受。有何恨乎。翁察之察之。且中銘薰香。久山一嗅。手巾一片。芬芳不尋常。拜受十襲而秘之。萬般期面展。維時小滿芒種之間。薰蒸之氣日催。保畜珍重。

呈保春某知識

去歲春夏之間。愚奉呈返牘之後。再賜華藻。逾月後拜播。以故不遂再答。欠人事者。非愚本

心恕宥惟幸。春來尊候動。止如何。德風日四驚。道譽日遐蜚。至祝至禱。但九旬如夢。四序交攝。流景不爲愁人住。少時。嚮謁高顏後。忽阻歲月。常憶一扣禪扉。可敬耳於道話之志。大松島巡覽之志。兩共未酬。朝思暮想之餘。雖無奇特。今以使介奉呈一封。聞說君子贈人以言。吾何言乎。賴隴上多白雲。一朵攀取爲主翁呈。莫尤輕薄幸也。惟時寒溫未定。道體保護珍重。誠恐誠惶頓首。

答似菴居士

故人似菴翁。先此賜使書。今又价詣羽黑山人。見問予安否。其詞以演二十年前與翁同參之好詩。以起予千山萬水配流之嘆。臨行人發。卒援瓠和之云。請問幾人輕利名。知音聊有兩心清。千山萬水休嘆息。古往今來是世情。

示某人

樂與苦一也。樂山者以市爲苦。樂市者以山爲苦。在彼之苦。即在此而樂也。在此之樂。即在彼而苦也。然則無定苦無定樂。相攸結草者稱己意則可也。南華真人云。民濕寢則屢疾。偃死。皤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獲猴然乎哉。二者孰知正處。若云別要正處。直須入玄箇菴。明暗雙雙集卷之九終

明暗雙雙集卷之十

雜著

復高野山某法印伊豆之大島講居書

九月十五之芳書同廿五日披之。見之不覺淚濕衣。公亦一時也。愚亦一時也。公豆州之島。愚羽州之山。海陸雖異。離騷者一也。公何歸之晚乎。愚去七月教書到來。八月八日入江城。雖然。歸山未被赦。則本山之諸式未復舊規。出世改衣之威儀難成。矧又前席之諸長老。脫賜紫成平衣。五歲止伽藍之出張。袖開山祖前報恩香柱之手而蟄居矣。今無大樹之教。則愚夫等歸洛更無奇特。以此至今日在府待台命之降者也。然則公之在烟島與愚之在玉府。易地皆然。有何異。憶此何不幸乎。公自少壯出生國。爲法積勞苦。蕪業已成。其席高在野山。終身合導學侶。吁。天平命乎。當此不運。而遠去本山。處幽島。雖然。比丘者究自利及化。佗何地無衆生。爲身者爲身苦。爲生者爲生苦。爲生苦。遮那薩埵之行也。蒙罪亦爲法受。身有何罪。然則自我造罪。自我蒙其罪。往昔師子尊者。爲法展首於屬寶國之白及。其時有恨乎。愚夫等四歲經上山之寒餓。聊不以是爲恨。八月赴江府之舊路。又不以是爲喜。始終只嘆。

佛法之零落而已。公是密家之大宗匠也。豈似愚夫等小見解乎。唯全千鈞之身。可俟台命之降。佛種豈及焦敗乎。縱雖百生百死。豈休乎。再激起頽敗之法。可重揚惠日之光輝。雖然如此。識情未盡。愛着之心易萌。以己方人。故察公之島居。爲催淚多時。四七一章以述卑懷。又一章嘆佛天地之澆季矣。且中南院主翁。東寺灌頂堂再造之本願。老力盡而俄逝矣。况本山舊居室成灰塵。掃地絕跡。感慨多之。如意輪主翁雖存命。老衰而不能支持。自語其旨。雖有前後遲速。萬人一歸。感激感激。二帝賜之。採草汲水。且暮之行履。心目見之。公定失壯年顏。愚亦白髮千莖。若互相逢。則公亦定非昔之公。愚亦非古之愚。只可兩人相對說前生之夙因。惟時九月草木零飄。士峯日日白。寒氣刺膚。何況海中島居之風波乎。保齋珍重。恐懼謹言。鄙詩二首塞左白。

遠島秋風滿客襟。丈夫不變可黃金。平生愧慣我情識。錯爲幽人幾動心。

魔軍八萬襲山河。劫濁亂時君奈何。佛日傾西將敗闕。殘揮空手魯陽戈。

寄某人書

獲的价。奉呈一封。尊侯起居萬福。抑壬申之秋。一別。筮已五飛矣。在武州城下者。又三霜。此歲賜教飯京。即甲戌之歲也。此秋不移時。入但陰之舊廬。臥病者幾月。舊廬之地。山幽谷深。

而橫身傍首之外。無佗交佗方之便宜。不通我山。所以五歲之間。不奉呈一翰。雖有情而似無情者。汗顏舊歲臘底。依台命難遁。來于青油幕下。半歲于今。忽得此便。呈一封書。而謝爾來罪。露命之中。有拜顏之大望而已。恐懼頓首。餘紙賦一絕。以塞白云。天涯一別。各西東。雖遣此心難遺躬。倚壁緬思師道底。秋殊明月拂清風。

暮山石銘並序

石名暮山。此石也。所以有山勢而薄帶紫也。二字即曾物生序闕一句所謂。烟光凝而暮山紫是也。蓋見暮山必帶淺紫。其惟水浮空中。映夕陽。則山爲之映。于其映所以然也。釋其理。則夫陰其色黑。陽其色赤。赤與黑相交所爲也。宜哉。日向哺。則陰陽相交。晝夜平分之時也。既言石之形色。便言越若記得。陸氏積昔。日仕吳爲爵林太守。罷歸日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如今和州刺史吉英公。依台命衛護出雲。隱岐兩州。在彼逾年。罷日聊不齋。方宜物。唯持一卷石歸。其廉孰與陸氏。嗚呼。見古見今。公以此石貯盆。安座右愛之。凡見其物。思其方。其方不遠。今見此石。則座有遠島。幾不滿尺。而有孤峻之趣。愛不出戶。而見天下之山。夫世之可愛者甚蕃。若不由德。則浮虛而無實矣。易有言。良爲山。爲小石。石陰中陽也。陽中陰也。陰精補陽。故山含石矣。今陰中陽也。若人由其德。則中剛而外柔也。然亦陽

中陰。則外剛而中柔也。有世有應。能中能外。相持以可保身。或雲生石則覆蔭於世。亦在于茲。實此物生雲。雲施雨。品物布形。天地之德亦在于茲乎。銘曰。仁心取石潤色。義膽貫其堅剛。重是禮容之質。煥乎有文章。智光可發研。事與理當然。君子好迷也。日新功在前。

相州鎌倉英勝寺記

寺以英勝名。爰有貴族。清和別支。源家鼻祖。攝津守多田滿仲十七葉。太田新六郎康資嫡女。長譽清春大姊。曾號英勝院。觀人生之如幻。以佛種從緣起。崇三寶重五禁。至心信樂。億土不遠。一朝發志願。權輿精舍。於此改院爲寺。經曰。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蓋是以圓覺爲能表。以伽藍爲所表。即是依理性而簡事相者乎。雖然理性者其見遠。而劣機難取信。故依小乘結界之建。伽藍營道場。設塑像懸幡華。以同如來常住之日。亦佛勅也。或自理之事。或自事之理。理事無碍法界。故互用互見。不出實際。非一非異。何離本真。爪甲作佛像。聚砂爲佛塔。猶是爲成佛道。况於正建伽藍營道場。安佛像懸幡華。奉請賢聖安栖。徒衆讀誦書寫。稱名念法乎。皆是欲平等我性智之初機也。有機而後有大用。更欲證入大圓覺之勝因也。有因則必見勝果。是以寬永亥子之頃。相攸鎌倉山。發昔祇陀八十頃。祇今大姊方寸中。仍卜嘉時吉日。離婁之明督繩。公輸之工削墨。錐頭利兮。鑿頭方兮。利其器兮。善其事兮。柱劈五

須彌兮。梁架二鐵園兮。揔是巧匠之能也。冶工陶冶兮。瓦工陶瓦兮。黝墨丹漆舉並手。借作仍精舍。既成矣。畫棟飛南浦。雲翠斐磨北斗光。入則有庫院出。則涉脩廊。五步內十步間。可營者以備矣。抑此地也。古兩氏之諸將世其家。天下之所以輻湊也。故諸宗之列祖。擴其道。法水之所以周流也。今於此地。且中此處也。崇山後列兮。仿像三賢十聖之圓。遠溪水前流兮。準擬世尊一音之演說。海邇兮。潮助梵音。天低兮。雲捧寶蓋。月披秋霧兮。放古佛光。花笑春風兮。顯微妙法。於見於聞。盡是勝果之緣也。特隣龜谷山。而便修主帳之壽福。矧又鶴岡社。而益祈壇度之本命乎。自今永永年。海晏河清。天長地久。以記矣。

同寺水盤銘

東



星拱北兮。水朝東。前風動兮。物相從。後山靜兮。人止衷。一根清兮。諸根融。以漱石兮。足潔躬。

南



一陰生兮。暗蒼穹。梅雨連兮。客維艸。江雲迷兮。暮擁蓬。掛其象兮。在午宮。石爲陽兮。水湛中。

西

惟時秋兮山染楓。二陽沈兮一陰汎。上貯水兮春化工。金風拂兮雲盡空。寒月涵兮影如弓。

北

德不孤兮物盡蒙。一得五兮其數充。此源深兮此流豐。水滄至兮繞崆峒。朔方化兮于茲隆。

書大覺禪師墨跡後

此朱墨二文者。建長開山大覺禪師之手澤也。雖語不連續。一字見之則非拜古禪師乎。矧又一字含衆義。重一字爲句。重一句爲章。若能着意以盡一字之義。則定吾一生之行履。亦不在于茲乎。朱字中本竭力之二字。則君父之道在于茲。墨文中本如一之二字。則佛祖之法在于茲。此外雖一行一字。非身之補乎。錦段寸寸皆有紋者乎。拜而返之。

復某人書

以忠庵之便。先呈卑簡。今又尊答。薰誦道候勇健。萬福至祝。僕痼疾于今不致快復。灸治湯治無間斷。火宅無安之遺教。在一身者乎。憐想憐想。洛陽今定可花染心目也。且中九蒸黑麻一袋。去年恩惠。至今年三月廿四日用了時。又重賜之。難整謝詞。服用羽衣。願者必矣。

他日若有玄裳縞衣。憂然長鳴者。師必可記之。回使忽々拋禿毫。恐惶頓頌。

中菴記

有君子人。產於豐山麓。僥倖聞霜夜鐘聲。聊得旨。此鐘也以中虛。故扣擊則能鳴。若或其外有鐘形而中空。則安能鳴。是以知人心虛則物能感。如鏡之中虛而應。扣擊以能鳴。蓋人心不虛。則其心偏而不中。人心無物。則其心不偏而中也。中也者。即是我心也。故君子人。結一中字爲菴。容身於其間。往昔吾佛以大圓覺爲伽藍。惟此大圓覺也者。即一中字也。一中字也者。即大圓覺也。大圓覺也者。無缺之謂也。一中字也者。不偏之謂也。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人除却此不可得之心。以圓覺心應萬事。則其所施爲。悉合中庸至德。若亦君子人。以此一中心應萬事。則其言行。悉合圓覺妙理。以是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有何難乎。中庵之廣大多少。纔雖容身。普容一家氏族。容一國容天下。亦得矣。收則在方寸。展則滿山河。或人云。已除却不可得之心。則寧圓覺。山野曰。以一中心應。則不可得之心。亦不出圓覺之中。假令如以水投熱湯。水湯更無分。同而別。別而同。非一非異。只是知與不知也。知者。豎點頭而不橫點頭。不知者。成諍論。大哉中。廣哉庵。

遺愛石銘并序

赤水珠飯無心者。寔有所以哉。古帝遺玄珠於赤水。頃我遺美玉於肥水。彼玄珠也者。道真也。此美玉也者。人真也。道與人不相離。又古今之區別。而帝臣之差互而已。蓋已有象罔。則古索得玄珠。今胡象罔不見。美玉無還。縱明日入藍田。再難遇我美玉。以怨之以恨之。夫荆山璞。天下之寶也。和生抱之三世。而竟得素志。合浦珠。民間之潤也。孟嘗還之一年。而早顯美行。我法中亦於玉有因由。婆舍拳珠。還師子。比丘多羅。因寶證善。提達磨。走獨何爲乎哉。徒自思而止矣。高人忠利公。姓源。系細川氏。其人如玉。於時爲風流主。可惜今則亡。在日與人好。人之服之。如美色。式如金式如玉。近者說遠者來。嚮德者風馳雲會。不問大寶小寶。終日交而無厭。席上列珍奇。蓋貴難得之貨。老君之所憤也。公未必偏爲貴珍奇。大凡物各有德。取其德則無過。席珍猶爲未足。盛一奇石於盆水。置之庭下。古人有言。發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者是歟。石亦何僥倖也。公則國務閑暇日。風定露結之夕。雨過沙濕之朝。引履徐徐而環於庭際。公與石爲伍。此石之奇勝絕倫。不可勝言。縱是窮洞庭山下之幽石。自此石觀。則如黃金前弄瓦礫相似。更雖齊安江上之文彩。與此石較。則正小兒之可易餅餌類歟。下有洞門。背面相通。而恰如大洋中有岩穴。晝再夜再。潮之徠往矣。石陰有一侏松。禹貢青州。給松侏石云者。是歟。并二物而一覽。我生此國。身如在中華。古曰傲禹。吾其魚乎。今日遇奇。

觀亦希有事也。聞者欲見。見者忘飯。公之愛餘于一世。令嗣光尙公。以其餘遺河東。惠日湖。雪老。肥之去帝都。水陸萬里也。西隣于大明。其幽遠可思矣。雖然。五丁不勞力。一葦載入洛。雪老安之庭上。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雪老或時獨語曰。只恨空見此石。不見其人。周民之甘棠。而禿奴之盆石也。今若名之。可爲遺愛石歟。石兮石兮。奈爾何。石於此。點頭仍定之。他時異日。我見爾如見公。爾亦見我如見公。則足矣。石再點頭了。傍有人聞此語。不覺暗誦甘棠詩三章。而臉下粗溫。吁噫感慨。猶帶龍宮氣。自歷佳人遺愛。置中庭。石其萬古飯無朽。松是千年一樣青。

書南浦和尙錄板後

圓通大應國師四會錄。其板強半雖存。多年沈庫底。蒙塵不能出。其餘散彼失。此無處覓。偶有亦益書上加虫文。則有義還同無義。直歲集以燒。助燉下火。粵國師下十二世。江月玩和尚。命工刀之繼之。令全部以置之。普光塔。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此知繼之者之爲天地之大善矣。

金地院十二景序

仄聞異域西湖之境。雖無邊。八其景。八者双四也。今又加四。而所以聚之景十二者。以是爲

金地淨刹之十二景。蓋十二者其數應一歲之律。又倍十二則應二十四氣之數。剖爲七十二候。亦是此數也。或四景八景十二景。如是乘而至第九則小周三十六。大周三百六十。有奇之數亦應之。周天之度。太歲之數。自十二疊至于茲者乎。匪管此十二景。景之爲景者不外此中。殘山剩水。千態萬貌。朝化暮變。疎雨淡烟。不可勝盡矣。惟時寬永第二午。五岳耆英。幕下儒宗。各拾十二景而有佳作。金出千鍛之爐。玉在百仞之水。春江閑鷗。分演黃太史之雅於今日。雲衢歸雁。分傳蘇子卿之章於昔年。夕陽片帆。分身舟忽憶清湘之泛。暮雨疎鐘。分意馬時駕沙麓之聲。平原塞草。分掛其變於眼下。砌下清泉。分聞其常於耳邊。房州遠山。分有朋自遠方來。武野秋月。分其光自天上頒。林間孤塔。分有烟霞幾個之寺。富士夏雪。分借暑天一滴之涼。鷲群稻田。分千點雪。龜化野塚。分萬斯年。言其可屈。景不可盡。今主乎此多景之人。是一老禪也。老禪謂誰。南禪最岳良和尚也。和尚醉心於多景之間。和尚之醉。與世人異。醉則文醒則文。不強問杏花村。寤亦詩寐亦詩。未必以桑落酒。嗚呼樂哉。于花于月。此景四時以不同。其樂亦無窮。北鬱讓齡。南山獻壽。景云景云。此景云乎哉。

復相國所叔和尚

不意關外之幽荒。賜登寺使節。歡抃不覺。迎以聞之。則爲新築之賀儀。特封特自贈一卷。恩

意不知所謝。如示喻當山新築出於相府胸宇。若成三寶皈依之緣。則雖爲佛門得便宜。今時法中事事相似。底之規模。久失其實者乎。况如愚唯爲相府餘三年之命。賴持吾松源下生苦子。以洒掃爲職之外。無佗施爲。師翁嬰鑠。震良安寧。祝祝惟時。長空大火流行。竹寶未知秋。一盞清涼散。好保千鈞軀。

立齋翁家庭記

一日過立齋翁之閑居。而盤桓于池沼島嶼間。蓋立齋謂誰。立花左近將監宗茂。讀其家譜。則賴朝之苗裔。而大友之附庸也。當戰國時。奪武威於九州。揚武名於三韓。是以豐秀吉公賞祿其功。改換附庸。賜直聘禮。補拾遺闕。蹈禁庭土。其後仕幕府。已蒙三世之榮寵。以年超古希掛印綬。投老於武野之側者是也。齋主揖予。請日記吾此隱栖山水者。何幸加旃。因以所見粗述于後云。竹籬茅舍。卜居於幽閑地。林亭離堂。寄心於安樂窩。引一道之流。而封內湛湖水之萬頃。覆一簑之土。而庭上置海島之三壺。鹿遊山。鱗翼樂水。主人所安樂。花竹增和氣。傍有盤石。莓苔厚而無塵。齋主坐此石。而醉餘打一睡。則淵明醒醉石乎。又有小臺。綠樹鬱乎爲陰。齋主登此臺。而閑暇投一竿。則子陵釣臺乎。或時左相府被枉台駕於此亭。世間從是竊比山中之弘景。實是名遂身退之一策也。府君立池沼上。願鴻雁麋鹿。曰士亦

樂之乎。因賜以白鳥一雙。放之池中。彼自爲逍遙。彼逍遙即非齋主之逍遙乎。詩有言曰。鹿濯々自鳥鶴鶴。王在靈沼。於鰕魚躍。蓋一人在于上。萬庶樂于下。齋主之樂不外于此。齋主云樂其樂。非常樂之外。猶有所樂乎。予云樂豈有內有外乎。欲言之不盡。唯潑水曰阿。阿。達池是也。又指山曰。摩訶彌樓是也。

石田硯銘

硯者靜而尤壽者也。自愛無如之。粵有古硯。上題篆文石田二字。石田茅屋荒蒼。蒼匪是老杜之句乎。仍賦四七以應主之需。云爾。千歲石田。餘學苗。主人自愛幾逍遙也。看漁父釣詩志。半載風光舟一艘。

荅秦勝丈室

郇雲落手。久雖聞德聲。未拜道顏。薄緣之所致乎。將因緣之未熟也。師昔年染心於龍田。楓子時在馬山之草廬。小師鼎山座元。時時話端及師事。賓主之禮雖未接。道意之親既久。師今又佳眠于西海之雲。予落魄于荒東之野。難聚首語。家私雖與廢。朝結眉夕交肩。未必爲交形。骸朝往大唐暮來新羅。斗光猶掛眼下。堪南過。泰山亦挾之。可超北海。是消僧家之行履。自受用法樂也。予亦何以未見師爲遺憾。師亦何以未接予爲不足乎。曼乙若華人情。一

出形骸之上。可接灰頭垢面。勿必勿必。惟時火雲燒天。道體保膏。珍重。

祭故毘沙門堂天海大僧正文

祭山門三院執行探題故毘沙門堂大僧正天海法印大和尚文。雖其辭太拙。所思以難措。仍忘材謏。裁此短篇云。比叙高高兮。比此師德。延曆永永兮。延此師年。爾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句。驚世間甲子須臾事之遷。阿嚕保千指筭。師獨餘百齡員。北齊再啓祚。南嶽重起樓。更廣中國陳隋之遺韻。以爲本朝元寬之真詮。當此時佛法有乘靈運。學徒欣逢好緣。一宗得志。慕影迹。方來繼踵立門前。十如千界。八定四禪。洪音演說。大巧方便。救海無底。辯河高懸。律虎亦成鼠。徘徊庫下。義龍倏變鹿。匍匐廊邊。吁可惜矣哉。歲在癸未。初冬。嬰風恙。揜毘耶之室。果至。杜康竭之口。胡適。四衆悲而躡地。萬庶怨而仰天。淨明之鏡。破再不照。巨夜之燈。滅重難燃。失譬喻之筏。摧濟度之船。行脚者迷行。履講肆各卷。講筵。彼教此禪。無隔。自流。他派共勉。於此門人。欲厚葬之。特辱依鈞命。遙送日光高處。以小斂。次歸示寂之地。大斂矣。祭奠有餘。嘉薦尤芳。余何爲不之足。而更勤爲焉。雖然。恁地乃翁累歲之丹悃。卑生平日之素念。敢以不宜斯日。拾溪毛摘野蔬。以當百味饗餼。願丐昭鑑。欣享。

阿部備中守家庭記

蓋草木無情而華葉知時。况人之含性而不守義者。寔下於草木者乎。友不義者則失我常。而或怨或曠。其曠其怨。皆非我常。常也者我心也。我心元無七情。七情依他生。生則心失。其常於此思。與其友不義。寧友花竹乎。粵有官員。其封疆廣博。而不爲假山。不覆一簣。而自然陵自然谷。下則清水流。特地忘熱。上則涼風來。半夏誤秋。遠砌者李梨杏櫻。梅留孤山之愛。桃記武陵之舊。露濕柳染絲。雨灌華濯錦。九旬之春。多以是爲主翁之朝暮。更眺一方。則渺渺花塢。姚紅魏紫。紫荊紅藥。一番黃。千葉紅。春有春妝。秋有秋色。露結霜凝。無陵無谷。松外僉山紅也。書譜亦難記之。朔風徐吹。嶺雲如翳。雪意夕動。果然朝來瑞葉飛。好个時節。子捲箔於爐峯。煮茗於湘水。良賓佳主相對話。以得浮世半日閑者。何事如之。主人假花竹和氣。花竹從主人安樂。予曾年赴主翁佳招。以值此壯觀。爾來予處東武。今又再遊。萬樹飛英。騰茂。一庭改觀。翁樂此樂。以銷世慮。山野染筆。主翁自表莊而欲爲之座右銘。是非吾事。一任翁之志云。萬樹壯觀春滿枝。梅葩吐玉柳垂絲。桃紅李白美人面。竹綠松青道士髭。蜀主遺望留芍藥。謝安風致在薔蘿。石榴金橘欄上物。岸芝汀蘭移在茲。草木由來無所識。於無所識了無知。延年長壽亦須得。聞說商於歌采芝。更向神仙不求術。安心是藥莫期醫。自今官事有遺口。徐步園林可展眉。千金方秘豈如之。

復十如丈室書

辱賜手教。燒香拜繙。不去手累刻。審馬島萬里風波。船路無恙。道體不墜一毛。先月被回高。恕於洛東。至祝至祝。武城安靜。台候康泰。萬福。弟去春官賜暇。東路緩步。迨春未入洛。未幾向泉南伴杖子。先月下旬入此境。此地窮僻陰谷。常如在井底。蝦蟆之斗。醜鷄之天。陰雨數日。稍見青天。俄又紅暑擊黃壤。薰蒸入骨。聊下澗昏清水。上山拾枯折。便有淋汗耳。今日立秋。天微涼。衰朽此所得力也。九月下旬企觀國之假裝。必詣丈室。展炊巾可致謝。殘暑猶有。爲法自嗇珍重。恐懼頓首。

題南泉普願禪師墨跡

拜誦南泉普願禪師之墨跡了。禪師世已遠矣。此一軸外。有誰已見之。今亦見之乎。然則又有誰辨其真贋。此墨跡之泯楚縷縷。在故南禪玄圃。和尚筆痕。矧又再度入宋。龜山策彥翁。覽在彼國稿本。一兩件。筆意妙。爲真蹟之語。明歷歷。更有萬年西笑。和尚訓點。三大老之證。實天下白者乎。僕再三懇勸。卷舒移時。筆跡離凡骨。寒岩枯木。無一點煖氣者。巨禪之大機。大用在毫端。今吾得見之者。何幸哉。

復友林和尚書

尊漢雪手拜繙。如來命新年佛法。至祝至禱。道體堅確。震且安全慶事。不可有此外。先年於但陰拜高顏。後經幾歲。師未忘失之。予亦臆記之。思是千歲之一遇而已。今日開尊封見手澤。向陽首座問師齡算。則首座云古希加二。始聞之言是也。無山野又於師減一歲。老來如兒戲。師猶嬰鑠。師會居洞桃日。山野偶立堂外。聽師之舉布薩。聲聲猶在耳。爾來任運歲月。抹過。今聞師齡算。又屈指於身。少壯幾時。奈老何。雖然師在東山。眠閑雲。予溺東海。苦世波。忙閑隔雲泥。師之壽山可彌高。如予不期明日。萬乙存壽命。一企觀光。傲裝詣視下。傾耳道話。望之思之。舊歲仍台命。被撰系書五岳諸彥。累月在府。實雪苦霜。辛至臘底。於老拙雖有宗門之荷擔。老來無腕力。况又各以無官暇。不遂再會。遺憾及于今也。小師分外本公雅丈。伶俐特靜也。非時曹之列。實宗門之好法器也。見師之途。撫育東山。重現一佛。柏公西堂。和尙未得向顏。遺憾多多。十如和尙始拜謁。愜素願。同席之節。爲致一言。被惠松煤。仍添一篇。新樣製成圓似規。懸川點添是方宜。或時掛見視屏下。憶得虛同月蝕詩。

揚秘集說

某人自號曰揚秘集。揚秘之爲言也。易枯之謂乎。况又因其易枯造集者。以佗比量身世乎。誠哉身世之脆。依倚乎是也。彷彿乎是也。其一時而不知餘時者。蟪蛄乎。生于朝而不知于

夕者。蟬蛸乎。以脆露重置。薤葉或置。權花皆是身世之比也。若以是比身世。計何事。期何事。貴身富家亦庶幾乎。古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又曰百年誤作萬年計。岩畔古碑空綠苔矣。見彼見此。皆是人間之明鑒也。然把此明鑒而知身世者。有幾人乎。唯揚秘集而已。退而藏跡。欲終天命。去年己巳之春。分袂於泉南。飛錫於坂東。作詩以記別時春物。桃也柳也在其辭。如今別如今逢。逢別在同時。我和其韻。以老子道言焉。桃與柳。其非常也。逢與別皆非常也。桃也柳也。逢也別也。同出異名。同謂之玄。然從其所異而見之。桃柳皆動心。逢別共惱情。從其所同而見之。桃柳逢別皆忘情。君子以道逢以道別。皆忘情。悠然者也。王夷甫云。最上已忘情。最下不干情。情之所鍾。有我輩。如今公與我逢別。只忘情。尤好低聲低聲。若人聞之。可起自負之誹乎。和曰。曰桃曰柳。不常名。同出非情。又有情。別亦玄。逢亦玄也。道於公與我問明。

雲臥額字記

感山曉鑿禪師。誅茅城山。以尙書孫公所書雲臥之字。揭之。孫公寄之。有身世兩相遠。雲閑臥不飛之句。而今又書此二字。作道人小室扁題。取義於閑者也。夫雲云云。閑云乎。陪閑云。

硯銘

方而不方兮。圓而不圓矣。看隨器者水。

東陽額字銘

木中有日。直上浮桑。群陰剝盡。獨處一方。

坐隱額字銘

園基一局。塵裡自山。市有大隱。坐兼雲閑。

明暗雙雙集拾遺

讚

馬郎婦

手中一卷經。烏焉或魚魯。我試誇說看。以呂波仁保邊土。

維摩

默時說。說時默。畢竟如何。默默默。

出山

曾見明星失眼睛。誑衆猶過野狐精。六年端坐飢寒客。八萬人天誤佛名。

船子

夾山未來。船子待久。知恩者求嗣。繞在爲人手。

蜆子

撈攏蟹蜆。未知鼈鯨。小根機者。取些子名。

一休和尚。跛翁座元。同頓入室圖。

太阿劍天下利劍也。入山截虎豹。入水截蛟龍。大地濺血紅。曲盤床上齒。俗頭童。手裡虺蛇。吞虛空。特地咄為大虫。又手懸。懃當胸者阿誰。岐翁偵公。狼藉一場者阿誰。四海一休。巨禪翁。靈

偃岳和尚雲英和尚同頓入室圖

美人似玉。一顧傾城。可惜生子。無其孫榮。

巢父

千年巢父牛。萬古一許由。洗耳潁川水。至今背世流。

周茂叔

茂叔平生意。蓮花出水清。其人實如玉。萬古一精明。

西王母

母土子水。金氣精神。猶稱僊女。未到真人。

對月

舉世事遊樂。那僧獨讀書。天上雲遮兔。人間誤魯魚。

山名因幡守徹庵善高像

山可山非常山。名可名非常名。古曰山不在高。有僊則名。今也山而高。何况有仙乎。孰不謂之山。可山名可名乎。所謂山而高者。比高公之形山。所謂僊者。即高公也。因有公有山名之名。眷其族派。多田源氏。後裔前因州太守也。太守謂誰。東林院殿徹菴高公也。一偶以贊其壽容云。

手中風冷一團雪。膝下光寒三尺霜。截斷紅塵拂煩惱。都盧大地法身彰。風

鷹

蒼鷹倚松。棲鳥潛蹤。身架于此。心入萬峰。

竹

外能存節內心空。此物渭川千畝中。染眼特青紅。暑日折添表軸一枝風。

白紙

輕輕白羽過蘆花。是鶴耶。鷗耶。鷺耶。邪。格國乾坤象。王背普賢世界布銀砂。

道號

咲翁諱道拙

世尊拈華。密啓其意。迦葉破顏。水滸一器。

無翁諱宗作

見時不相見。不見時相逢。咳。雙鬢垂霜蓬。

春友諱宗和

把手行處。花便入門。現成公案。不勞一言。

雲外諱宗清

諱名宗清。號曰雲外。雲云。豈不清乎。

節序

寬永乙丑年朝

新年佛法屬他家。綠竹青松老骨樞。迦葉投機遲八刻。破顏微笑是梅花。

又丙寅

未識雲門臨濟春。毘耶城裡白頭新。忽黃鶯被問宗旨。懶指梅花面目真。

又丁卯

太平一曲大家知。爲在梅花第幾枝。問各新年要行脚。叢林何處有禪師。

又己巳二首

齡數加身復一年。年年不改舊風煙。草庵最莫修正備。拂石燒香禮碧天。

峰三十六雪漫漫。春已至時風特寒。處處梅楊無繫馬。家家門首隔長安。

又己辛

一夜新年雪尙堆。黃鶯煖響遠歌臺。大明亦似有私照。天下春光半入梅。

又辛巳二首

開戶案山頻入門。主山拶至鐵崑崙。向他却問新年事。方丈梅花笑不言。

一毫端上五湖春。七尺烏藤四海新。物物頭頭我宗旨。山河大地黑氈皴。

又戊午三首

云迎新年送舊年。法門喜色自輝前。雪殘萬壑臨才道。春入千林馬祖禪。

動指太虛春已回。豁開新地立宗來。我門富貴與他異。八面清風屋裡財。

處處隨緣寄此身。山雲溪月好爲隣。烏藤七尺一華發。吾掌握中天下春。

和宗珉侍者歲旦韻後曰翠岩和尙

筆下回春歸本然。世間甲子若流川。祇今君是似初日。我老蒼顏非去年。

和玄柳醫師歲旦藤井氏後曰德庵法橋

新正賀去更新正。不改年年家國平。一首佳篇兩奇絕。紅梅綠竹又鶯聲。

佛誕生日和圓鑑國師韻

不託胎兮不出胎。本然何處惹塵埃。滿城雨好成香水。灌沐虛空大地來。

端午

端節常招楚客魂。感身察察弔無恩。而今皆醉古皆醉。千歲獨醒一屈原。

中秋

心地無雲月常住。眼中物盡一輪明。千門萬戶仲秋雨。獨向道人簷外晴。

佛成道日

難耐寒兮難忍饑。天當臘八雪霏霏。若言成道落其二。昨夜梅開第一機。

紀行

泊瀨

泊瀨名場世永存。詩歌幾首古今言。一聲聲是促誰恨。尾上鐘餘所夕昏。

室生山

永是人天大導師。影堂高聳倚雲涯。荷擔佛祖傳來法。坐待慈尊三會時。

佐野渡

佐野渡蓉奇夕昏。佳人擺袖惱吟魂。駐駒今見三輪崎。依舊斜陽對暮村。

內山永久寺

遙入內山山更幽。松風五月意如秋。堂前池水本源遠。永久年來酌法流。

菩提山

菩提山上絕塵緣。綠竹青松皆本然。情與非情都正覺。林丘飛走共生天。

布留都

年年單綠布留都。不遇朝臣遇野夫。相近村人欲聞古。彼廬農事此樵蘇。

磯上

久聞人傳磯上名。里依仁者得芳聲。至今有道和歌浦。不隔尊卑識業平。

三輪

三輪山本認杉來。路入青松小水回。嘉木綠清華表裏。不容彫琢自優臺。

片岡山

一堂畫靜片岡山。太子達磨照兩顏。二聖昔年酬對話。虛空欲耳點頭還。

賀偈

奉後水尾上皇詔講原人論於仙洞時一絲禪衲以一偈見賀和其韻

無香無色以何傳。菊佛後兮梅佛前。也忘根由畫花葉。不塗紅粉自如然。

鎌倉英勝尼寺再興水戶中納言賴房卿建

月斧雲斤功始成。斗牛璨璨掛連甍。鎌倉山亦是呼三。萬萬歲萬萬歲。

廢天祐和尚見賀祥雲寺落成韻

化家園準給孤園。四衆尊之八部尊。聞說以言能顯道。頌歌頌德和皆繁。

次圓鑑國師遷居於龍光院韻

又添新寺幾千年。人境俱彰時節緣。濁世優曇還滅瑞。國師花發一枝禪。

集雲庵再興

舊庵續絕好因緣。遠大無窮億萬年。憶得曾年四藤杖。集雲峰下一枝禪。

在中庵再興

萬像森羅在此中。此中雖窄十方通。門闌喜色說松與。檐外清聲竹裡風。

利德庵創建

舉起一塵為紺園。山河大地入宗門。庵前朝暮無邊景。點檢見來皆本源。

輓偈

普通國師年忌

天下芳園芳未新。大林嘉木挽回春。人評梨李杏桃品。我只梅花面目真。

本光禪師三十三回忌

抹過三十有三天。今日還來叫本然。禮拜報恩耶報怨。誰惑兒孫野狐禪。

次玉室和尚韻悼圓鑑國師二十五年忌

忌辰移去一彈中。二十五絃天耳通。喚向春風真面目。三玄紫杏暖烘烘。

輓義峰和尚

從來逆旅足知非。雖縱初機奪後機。拄杖頭邊捧冬日。杜鵑昨夜不如歸。

輓範叟宗規首座

與我生同死不同。難哉能始又能終。葬車何載家藏物。携得芙蓉初日紅。

從五位下若狹守華林宗珍下火喜多見氏勝忠

故若州太守華林宗珍信士。久坐毘耶室。華陀拱手。扁鵲攢眉。俄唱還鄉曲。卒賦一偈以

餞行色。

從門入者不家珍。脫體現成無位真。六十一年閑絡索。即今火裡弄毛塵。

薦華林宗珍居士

惜哉長合稱忠良。北斗藏身今則亡。一炷煙中人不見。虛談誤世反魂香。

單丁齋天外宗薰初七日拈香令非氏久胤

維時寬永第四丁卯初夏十有七日。適天外宗薰居士初願忌之辰也。孝子某就于某院。營辦齋會之次。借手於小比丘宗彭。令燒一瓣乾陀羅耶。以伸供養云。茲惟天外宗薰居士眼界雲深。胸天霜淒。頃相攸洛東洞院。更無懸泉南舊栖。萬機休罷。頻伴久約紫藤杖。一句參徹。曾觸先師黑竹篾。透得銀山鐵壁了。料理明月清風兮。半升籬內樂不極。單丁齋中志無睽。雖然如是。時移事變。地老天低。宮漏沈後。晨鷄促。塵夢覺來。胡蝶迷。這箇且置。有居士出身一語。唱以證他靈位。

一香一句證菩提。劍樹刀山脚下泥。地獄門前寂寥日。杜鵑啼在綠陰西。

悼天外宗薰一周忌

小祥忌景鳥過前。萬綠新時啼杜鵑。燒以而今供舊友。爛柴一瓣一爐煙。

次江月和尙韻悼聖伯宗凡十七年忌津田氏

昔年抹過白牛車。鳥頭絕蹤無際涯。今日齋筵真實處。一爐香炷一中茶。

谷呼雲齋大成宗臨十三回忌

十有三年下瀨舟。香華今日為恩酬。此翁去後風流盡。花恨春兮月恨秋。

谷放牛齋立翁宗卓七回忌

只有別時永動情。綠陰依舊杜鵑鳴。愁人趣與古人異。聽嘆七年夜雨聲。

立翁宗卓十三回忌

轉凡當日已登僊。纔認風光記舊年。物換星移手繡履。一樽屈指十三回。

同二十五回忌

夫人有慈必孝。有覆必載。天與人豈遠。立翁宗卓丁二十五年忌。

孝子設齋會諸方見麼

營水月道場為水月會。江湖縹侶坐此水月道場。受水月供養於此。賦一偈。

五五年光物不移。立翁卓爾若須彌。惟時歸雁鏡中影。水月道場花謝枝。

悼華屋宗茶谷氏

匪管此愁於此人。感時艸木淚沾巾。朔風惡起一枝折。有恨梅花不待春。

悼杏陰道哲

五十而知五十非。先生後死共同歸。簷前聞作感時淚。穗入梧桐一葉飛。

好白音公七周忌

圓成七字太無端。那一出相珠走盤。選佛場中登第客。灰頭土面再相看。

次某韻薦一如宗泡童子

江心吹浪破梅影。春信可憐曾不通。三月正當云欲暮。花飛蝶駭五更風。

祖庭宗柏下火

松柏誰言其後凋。看來今日雪芭蕉。感歎折得送行色。正月牡丹紅一條。

雜

配流時別玉室和尚於下野國太田原

天分南北兩鳧飛。何日舊栖同翼歸。聚散無常只如此。世情禽亦有樵機。

入樵齋

入漁亦好入樵好。箇箇生涯箇箇閑。一等人間自差別。彼娛江海我唯山。

觀海眼庵牡丹

姚家雖好魏家殊。那事孔丘惡奔朱。春不可留花可惜。見之被見共須臾。

廣一絲禪衲韻

此公宗說共相通。教海禪河方寸中。可惜人之與時背。朝山紅異暮山紅。

廣如玄翁韻

一逢一別世間常。亡者不歸存者亡。跋燭交遊莫空夜。明朝分袖是他鄉。

示茅少齋不盡宗吞今井氏久辰

佛法現前春艸綠。二三四七苦辛人。眼中若未獲消息。更聽清風入竹辰。

謝人惠蘿蔔

鎮州風物在澠州。特地捧來蘿蔔頭。咬著王郎吞郝老。還言喫了未沾喉。

次某韻餞道三法印

不相迎更不相送。又是三年隔霧氛。但對詩篇難獻和。剪投萬里海南雲。

和道庵宗德法橋留別韻麻井氏

道庵德禪人者。予入室之一數也。遠自泉南訪予於但山艸庵。臨別有詩。卒和述情。

稱師翁昨今山翁。露命良傾日暮風。引袖留終非可止。紙衣獨坐艸庵中。

和亡羊處士韵

心事休時事事休。從來無喜又無憂。桐梧葉動晚風後。即是人間六月槐。

退宿松山海會寺

夏末移居止此山。風松雨竹一堂閑。烏藤今日告離別。難合同參相伴還。

不動智神妙錄

不動智神妙錄

無明住地煩惱

無明とは明になしと申す文字にて候。迷を申し候。住地とは止る位と申す文字にて候。佛法修行に五十二位と申す事の候。その五十二位の内に、物毎に心の止る所を住地と申し候。住は止ると申す義理にて候。止ると申すは、何事に付ても其事に心を止るを申し候。貴殿の兵法にて申し候は、向ふより切太刀を一目見て、其儘にそこにて合はんと思へば、向ふの太刀に其儘に心が止りて、手前の働か抜け候て、向ふの人にさられ候。是れを止ると申し候。打太刀を見る事は見れども、そこに心をとりず、向ふの打太刀に拍子合せて、打たうとも思はず、思案分別を殘さず、振上る太刀を見るや否や、心を卒度止めず、其まゝ付入て、向ふの太刀にとりつかは、我をさらんとする刀を我が方へもぎとりて、却て向ふを切る刀となるべく候。禪宗には是を還把鎗頭倒刺人來ると申し候。鎗はほこにて候。人の持ちたる刀を我が方へもぎ取りて、還て相手を切ると申す心に候。貴殿の無刀と仰せられ候事にて候。向ふから打つとも吾

から討つとも、打つ人にも、打つ太刀にも、程にも、拍子にも、卒度も心を止めれば、手前の働は皆抜け候て、人にさられ可申候。敵に我身を置けば、敵に心をとられ候間、我身にも心を置くべからず。我が身に心を引きしめて置くも、初心の間習入り候時の事なるべし。太刀に心をとられ候、拍子合に心を置けば、拍子合に心をとられ候。我太刀に心を置けば、我太刀に心をとられ候。これ皆心のとまりて、手前拔般になり申し候。貴殿御覺え可有候。佛法と引當て申すにて候。佛法には、此止る心を迷と申し候。故に無明住地煩惱と申すことにて候。

諸佛不動智

と申す事、不動とは、うごかずといふ文字にて候。智は智慧の智にて候。不動と申し候ても、石か木かのやうに無性なる義理にては、なく候。向ふへも、左へも、右へも、十方八方へ心は動き度きやうに動きながら、卒度も止らぬ心を不動智と申し候。不動明王と申して、右の手に劍を握り、左の手に繩を取りて、齒を喰出し、目を怒らし、佛法を妨げん悪魔を降伏せんとて、突立て居られ候姿も、あの様なるが、何國の世界にもかくれて居られ候にては、なし容をば、佛法守護の形につくり、體とばこの不動智を體として、衆生に見せたるにて候。一向の凡夫は、怖れをなして、佛法に仇をなさんと、思ひ、悟に近き人は、不動智を表したる所を悟りて、一切の迷を晴らし、即ち不動智を明めて、此身則ち不動明王程に、此心法をよく執行したる人は、悪魔もいやまさぬぞと知らせん。爲めの不動明王にて候。然れば、不動明王と申すも、人の一心の動かぬ所を申し候。又身を動轉せぬことにて候。動轉せぬとは、物毎に留らぬ事にて候。物一目見て、其心を止めぬを不動と申し候。なせなれば、物に心が止り候へば、いろくの分別か胸に候間、胸のうちにいろくに動き候。止れば止る心は、動きても動かぬにて候。壁へば、千人して一太刀づゝ、我へ太刀を入るゝも、一太刀を受流して、跡に心を止めず、跡を捨て跡を拾ひ候はゞ、十人ながらへ働を缺かさぬにて候。十人十度心は働けども、一人にも心を止めずば、次第に取合ひて働は、缺け申間敷候。若し又一人の前に心が止り候はゞ、一人の打太刀をは受流すべけれども、二人の時は、手前の働抜け可申候。千手觀音とて、手が千御入り候はゞ、弓を取る手に心が止らば、九百九十九の手は皆用に立ち申す間敷。一所に心を止めぬにより、手が皆用に立つなり。觀音とて、身一つに千の手が何しに可有候。不動智が開け候へば、身に手が千有りても、皆用に立

つと云ふ事を人に示さんが爲めに作りたる容にて候。假令一本の木に向ふて、其内の赤き葉一つを見て居れば、残りの葉は見えぬなり。葉ひとつに目をかけずして、一本の木に何心もなく打ち向ひ候へば、數多の葉残らず目に見え候。葉一つに心をとられ候はゞ、残りの葉は見えず。一つに心を止めねば、百千の葉みな見え申し候。是を得心したる人は、即ち千手千眼の觀音にて候。然るを一向の凡夫は、唯一筋に身一つに千の手千の眼が御座して難有と信じ候。又なまものじりなる人は、身一つに千の眼が何しにあらん、虚言よと破り譏る也。今少し能く知れば、凡夫の信するにても破るにてもなく、道理の上にて尊信し、佛法はよく一物にして其理を顯す事にて候。諸道ともに斯様のものにて候。神道は別して其道と見及び候。有の儘に思ふも凡夫又打破れば猶惡し、其内に道理有る事にて候。此道彼道さまざまに候へども、極所は落着候。扱初心の地より修行して不動智の位に至れば、立歸て住地の初心の位へ落つべき子細御入り候。貴殿の兵法にて可申候。初心は身に持つ太刀の構も何も知らぬものなれば、身に心の止る事もなし、人が打ち候へば、つひ取合ふばかりにて、何の心もなし。然る處にさまざまの事を習ひ、身に持つ太刀の取様、心の置所、いろ／＼の

事を教へぬれば、色々の處に心が止り、人を打たんとすれば、兎や角して殊の外不自由なる事、日を重ね年月をかさね稽古をするに從ひ、後は身の構も太刀の取様も、皆心のなくなりて、唯最初の何もしらす習はぬ時の心の様になる也。是れ初と終と同じやうになる心持にて、一から十までかぞへまはせば、一と十と隣になり申し候。調子なごも、一の初の低き一をかぞへて上無と申す高き調子へ行き候へば、一の下と一の上とは隣りに候。

一壹越。二斷金。三平調。四勝絶。五下無。六雙調。七兒鐘。八つくせき。

九盤(打けい)。十盤涉。十一神仙。十二上無。

づゝと高きとづゝと低きは似たるものになり申し候。佛法もづゝとたけ候へば、佛とも法とも知らぬ人のやうに、人の見なす程の飾も何もなくなくなるものにて候。故に初の住地の無明と煩惱と、後の不動智とが一つに成りて、智慧働の分は失せて、無心無念の位に落着申し候。至極の位に至り候えば、手足身が覺え候て、心は一切入らぬ位になる物にて候。鎌倉の佛國々師の歌にも、心ありてもるとなけれど、小山田にいたづらならぬかゝしなりけり。皆此歌の如くにて候。山田のかゝしとて、人形を作り

て弓矢を持せておく也。鳥獸は是を見て逃る也。此人形に一切心なければ、鹿がお
世にくれば、用がかなふ程に、いたづらならぬ也。萬の道に至り至る人の所作のた
とへ也。手足身の働斗にて、心がそつともと、まらずして、心がいづくに有るともし
れずして、無念無心にて山田のかゝしの位にゆくものなり。一向の愚痴の凡夫は、初
から智慧なき程に、萬に出ぬなり。又づゝとたけ至りたる智慧は、早ちかへ處入によ
りて一切出ぬなり。また物知りなるによつて、智慧が頭へ出で申し候てをかしく候。
今時分の出家の作法ども、嘘をかしく可思召候御耻かしく候。
理之修行事之修行と申す事の候。理とは右に申上候如く、至りては何も取あはず、唯
一心の捨やうにて候。段々右に書付け候如くにて候。然れども事の修行を不仕候え
ば、道理ばかり胸に有りて、身も手も不動候事之修行と申し候は、貴殿の兵法にてな
れば、身構の五箇に一字のさまゝの習事にて候。理を知りても、事の自由に働かね
ばならず候。身に持つ太刀の取まはし能く候ても、理の極り候所の聞く候ては相成
間敷候事理の二つは、車の輪の如くなるべく候。

間不容髮

と申す事の候。貴殿の兵法にたとへて可申候。間とは物を二つかさね合ふたる間へ
は、髮筋も入らぬと申す義にて候。たとへば手をはたと打つに、其儘はつしと聲が出
で候。打つ手の間へ髮筋の入程の間もなく聲が出で候。手を打つて後に聲が思案し
て間を置いて出で申すにては無く候。打つと其儘音が出で候。人の打ち申したる太
刀に心が止り候えば、間が出来候。其間に手前の働が抜け候。向ふの打つ太刀と我働
との間へは、髮筋も入らず候程ならば、人の太刀は我太刀たるべく候。禪の問答には、
此心ある事にて候。佛法にては、此止りて物に心の残ることを嫌ひ申し候。故に止る
を煩惱と申し候。たてきつたる早川へも玉を流す様に乘つて、どつと流れて少しも
止る心なきを尊び候。

石火之機

と申す事の候。是も前の心持にて候。石をハタと打つや否や光が出で、打つと其まへ
出る火なれば、間も透間もなき事にて候。是も心の止るべき間のなき事を申し候。早
き事とばかり心得候へば、悪敷候。心を物に止め間敷と云ふが詮にて候。早きにも心
の止らぬ所を詮に申し候。心が止れば、我心を人にとられ申し候。早くせんと思ひ置

けて早くせば、思ひ設ける心に又心を奪はれ候。西行の歌集に「世をいとふ人とし聞
けはかりの宿に心止めなと思ふはかりぞ」と申す歌は、江口の遊女のみし歌なり。
心とむなと思ふはかりぞ、と云ふ下句の引合せば、兵法の至極に當り可申候。心をと
どめぬが肝要にて候。禪宗にて如何是佛と問ひ候は、空をさしあぐべし。如何か佛
法の極意と問は、其聲未だ絶たざるに、一枝の梅花となりとも、庭前の柏樹子とな
りとも答ふべし。其答話の善惡を撰ぶにてはなし。止らぬ心を奪ふなり。止まらぬ心
は色にも香にも移らぬ也。此移らぬ心の體を神とも祝ひ、佛とも尊び、禪心とも極意
とも申候へども、思案して後に云ひ出し候へば、金言妙句にても住地煩惱にて候。石
火の機と申すも、ひかりとする電光のはやきを申し候。たとへば右衛門とよびかく
るとあつと答ふるを、不動智と申し候。右衛門と呼びかけられて、何の用にてか有る
可きなど、思案して、跡に何の用か杯いふ心は、住地煩惱にて候。止りて物に動かさ
れ迷はざる、心を所住煩惱とて、凡夫にて候。又右衛門と呼ばれて、をつと答ふるは
諸佛智なり。佛と衆生と二つ無く、神と人と二つ無く候。此心の如くなるを神とも佛
とも申し候。神道、歌道、儒道とて道多く候へども、皆この一心の明なる所を申し候。言

葉にて心を講釋したぶんにては、この一心人と我身にありて、晝夜善事惡事とも、業
により、家を離れ國を亡し、其身の程々にしたがり、善し惡しとも、心の業にて候へ
ども、此心を如何やうなるものと悟り明むる人なく候て、皆心に惑され候。世の中
に心も知らぬ人は可有候。能く明め候人は稀にも有りがたく見及び候。たまたま明
め知る事もまた行ひ候事成り難く、此一心を能く説くとて、心を明めたるにてはあ
るまじく候。水の事を講釋致し候とて、口はぬれ不申候。火を能く説くとて、口は熱
からず。誠の水、誠の火に觸れてならでは知れぬもの也。書を講釋したるまでにては
知れ不申候。食物をよく説くとて、ひだるき事は直り不申候。説く人の分にては知
れ申す間敷候。世の中に佛道も儒道も心を説き候得共、其説く如く其人の身持なく
候心は、明に知らぬ物にて候。人々我身にあり一心本來を篤と極め悟り候はねば不
明候。又參學をしたる人の心が明かならぬは、參學する人も多く候へども、それにも
よらず候。參學したる人心持皆々惡敷候。此一心の明めやうは、深く工夫の上より出
で可申候。

心の置所

心を何處に置かうぞ、敵の身の働に心を取らるゝなり、敵の太刀に心を取らるゝなり、敵を切らんと思ふ所に心を取らるゝなり、我太刀に心を取らるゝなり、我太刀に心を取らるゝなり、われ切られじと思ふ所に心を取らるゝなり、切られじと思ふ所に心を取らるゝなり、人の構に心を取らるゝなり、兎角心の置所はないと言ふ、或人問ふ、我心を兎角餘所へやれば、心の行く所に志を取止めて敵に負けるほどに、我心を臍の下に押込めて餘所にやらすして、敵の働により轉化せよと云ふ、尤も左もあるべき事なり、然れども佛法の向上の段より見れば、臍の下に押込めて餘所へやらぬと云ふは、段が卑きし向上にあらす、修行稽古の時の位なり、敬の字の位なり、又は孟子の放心を求めよと云ひたる位なり、上りたる向上の段にてはなし、敬の字の心持なり、放心の事は別書に記し進じ可有、御覽候臍の下に押込んで餘所へやるまじきとすれば、やるまじと思ふ心に心を取られて、先の用かけ、殊の外不自由になるなり、或人問ふて云ふは、心を臍の下に押込んで働かぬも、不自由にして用が缺けば、我身の内にして何處にか心を可置ぞや、答へて曰く、右の手に置けば、右の手

に取られて身の用缺けるなり、心を眼に置けば、眼に取られて身の用缺け申し候、右の足に心を置けば、右の足に心を取られて身の用缺けるなり、何處なりとも、一所に心を置けば、餘の方の用は皆缺けるなり、然らば則ち心を何處に置くべきぞ、我答へて曰く、何處にも置かねば、我身に一ばいに行きわたりて、全體に延びひろがりてある程に、手の入る時は手の用を叶へ、足の入る時は足の用を叶へ、目の入る時は目の用を叶へ、其入る所々に行きわたりてある程に、其入る所々の用を叶ふるなり、萬一もし一所に定めて心を置くならば、一所に取られて用は缺くべきなり、思案すれば思案に取らるゝ程に、思案をも分別をも残さず、心をば總身に捨て置き、所々止めずして其所々に在て用をば外さず叶ふべし、心を一所に置けば、偏に落ると云ふなり、偏とは一方に片付きたる事を云ふなり、正とは何處へも行き渡つたる事なり、正心とは總身へ心を伸べて一方へ付かぬを言ふなり、心の一處に片付きて一方缺けるを偏心と申すなり、偏を嫌ひ申し候、萬事にかたまりたるは、偏に落るとして道に嫌ひ申す事なり、何處に置かうとて思ひなければ、心は全體に伸びひろがりて行き渡りて有るものなり、心をば何處にも置かずして、敵の働によりて、當座々々心を其所々

にて可用心歟。總身に渡つてあれば、手の入る時には手にある心を遣ふべし、足の入る時には足にある心を遣ふべし、一所に定めて置きたらば、其置きたる所より引出し遣らんとする程に、其處に止りて用が抜け申し候。心を繋ぎ猫のやうにして餘處にやるまいとて、我身に引止めて置けば、我身に心を取らるゝなり。身の内に捨て置けば、餘處へは行かぬものなり。唯一所に止めぬ工夫は、是れ皆修業なり。心をばいつこにも止めぬが、眼なり肝要なり。いつこにも置かぬば、いつこにもあるぞ。心を外へやりたる時も、心を一方に置けば、九方は缺けるなり。心を一方に置かざれば、十方にあるぞ。

本心妄心

と申す事の候。本心と申すは、一所に留らず、全身全體に延びひろがりたる心にて候。妄心は何ぞ思ひつめて、一所に固り候心にて、本心が一所に固り集りて、妄心と申すものに成り申し候。本心は失せ候と、所々の用が缺ける程に、失はぬ様にするが專一なり。たとへば、本心は水の如く、一所に留らず、妄心は氷の如くにて、氷にては手も頭も洗はれ不申候。氷を解かして水と爲し、何所へも流れるやうにして、手足をも何を

も洗ふべし。心一所に固り一事に留り候へば、氷固りて自由に使はれ申さず、氷にて手足の洗はれぬ如くにて候。心を溶かして總身へ水の延びるやうに用ゐ、其所に遣りたきまゝに遣りて使ひ候。是を本心と申し候。

有心之心無心之心

と申す事の候。有心の心と申すは、妄心と同事にて、有心とはあることと讀む文字にて、何事にて一方へ思ひ詰る所なり。心に思ふ事ありて、分別思案が生ずる程に、有心の心と申し候。無心の心と申すは、右の本心と同事にて、固り定りたる事なく、分別も思案も何も無き時の心。總身にのびひろがりて全體に行き渡る心を無心と申す也。どつこにも置かぬ心なり。石か木かのやうにてはなし、留る所なきを無心と申す也。留れば心に物があり、留る所なければ心に何も無し。心に何もなきを無心の心と申し、又は無心無念とも申し候。此無心の心に能くなりぬれば、一事に止らず、一事に缺かず、常に水の湛えたるやうにして、此身に在りて用の向ふ時出て叶ふなり。一所に定り留りたる心は、自由に働かぬなり。車の輪も堅からぬにより廻るなり。一所につまられば廻るまじきなり。心も一時に定れば働かぬものなり。心中に何ぞ思

ふ事あれば、人の云ふ事をも聞きながら聞えざるなり、思ふ事に心が止るゆゑなり、心が其思ふ事に在りて一方へかたより、一方へかたよれば、物を聞けども聞えず、見れども見えざるなり、是れ心に物ある故なり、あるとは、思ふ事があるなり、此有る物を去りぬれば、心無心にして、唯用の時ばかり働きて其用に當る、此心にある物を去らんと思ふ心が、又心中に有る物になる、思はざれば、獨り去りて自ら無心となるなり、常に心にかくすれば、何時となく後は、獨り其位へ行くなり、急にやらんとすれば、行かぬものなり、「古歌に」思はしと思ふも物を思ふなり、思はじとだに思はしやきみ

水上打胡蘆子捺着即轉

胡蘆子を捺着するとは、手を以て押すなり、瓢を水へ投げて押せば、ひよつと脇へ退き、何としても一所に止らぬものなり、至りたる人の心は、辛度も物に止らぬ事なり、水の上の瓢を押すが如くなり。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此文字を讀み候へば、をうむしよじうじやうごしんと讀み候、萬の業をするに、せうと思ふ心が生ずれば、其する事に心が止るなり、然る間止る所なくして心を生ず

心しとなり、心の生ずる所に生せざれば、手も行かず、行けばそこに止る心を生じて、其事をしながら止る事なきを、諸道の名人と申すなり、此止る心から執着の心起り、輪廻も是れより起り、此止る心生死のきすなと成り申し候、花紅葉を見て花紅葉を見る心は生じながら、其所に止らぬを證と致し候、慈圓の歌に「柴の戸に句はん花もさもあらばあれながめにけりな恨めしの世や」一本身を花は無心に句ひぬるを、我は心を花にとめてながめけるよと、身の是れにそみたる心が恨めしと也、見るとも聞くと、一所に心を止めぬを至極とする事に候、敬の字をば主一無適と註を致し候て、心を一所に定めて餘所へ心をやらす、後に抜いて切るとも切る方へ心をやらぬが肝要の事にて候、殊に主君杯に御意を承る事、敬の字の心眼たるべし、佛法にも敬の字の心有り、敬白の鐘とて、鐘を三つ鳴して手を合せ敬白す、先づ佛と唱へ上げる此敬白の心、主一無適、一心不亂、同義にて候、然れども佛法にては、敬の字の心は至極の所にては無く候、我心をとられ亂さぬやうにとて習ひ入る修行、稽古の法にて候、此稽古年月つもりぬれば、心を何方へ追放しやりても、自由なる位に行く事にて候、右の應無所住の位は、向上至極の位にて候、敬の字の心は、心の餘所へ行くを引留めて

遣るまい、遣れば亂るゝと思ひて、卒度も油断なく心を引きつめて置く位にて候。是は當座心を散らさぬ一旦の事なり、常に如是ありては不自由なる義なり、たとへば雀の子を捕へられ候て、猫の繩を常に引きつめておいて、放さぬ位にて、我心を猫をつれたるやうにして不自由にしては、用が心のまゝに成る間敷候。猫によく仕付をして置いて、繩を追放して行度き方へ遣り候て、雀と一つ、居ても捕へぬやうにする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の文の心にて候。我心を放捨て、猫のやうに打捨て、行度き方へ行きても、心の止らぬやうに心を用ひ候。貴殿の兵法に當て申し候は、太刀を打つ手に心を止めず、一切打つ手を忘れて打つて人を切れ、人に心を置くな、人も空、我も空、打つ手も打つ太刀も空と心得、空に心を取られまひぞ、鎌倉の無學禪師、大唐の亂に捕へられて切らるゝ時に、電光影裏斬春風といふ偈を作りたれば、太刀をば捨てて走りたると也。無學の心は、太刀をひらりと振上げたるは、稻妻の如く電光のひかりとする間、何の心も何の念もないぞ、打つ刀も心はなし、切る人も心はなし、切らるる我も心はなし、切る人も空、太刀も空、打たるゝ我も空なれば、打つ人も人にあらず、打つ太刀も太刀にあらず、打たるゝ我も稻妻のひかりとする内に、春の空を吹く風

を切る如くなり、一切止らぬ心なり、風を切つたのは、太刀に覺えもあるまいぞ、かやうに心を忘れ切つて、萬の事をするが上手の位なり、舞を舞へば、手に扇を取り足を踏む、其手足をよくせむ、舞を能く舞はむと思ひて、忘れさらぬば、上手とは申されず候。未だ手足に心止らば、業は皆面白かるまじ、悉皆心を捨てさらすしてする所作は皆惡敷候。

求放心

と申すは、孟子が申したるにて候。放れたる心を尋ね求めて我身へ返せと申す心に候。たとへば犬猫鶏など放れて餘所へ行けば、尋ね求めて我家に返す如く、心は身の主なるを惡敷道へ行く心が逃げるを、何とて求めて返さぬぞと也。尤も斯くなるべき義なり、然るに又邵康節と云ふものは、心要放と申し候。はらりと替り申し候。斯く申したる心持は、心を執へつめて置いては、勢れ、猫のやうにて、身が働かれぬば、物に心が止らず染ぬやうに能く使ひなして、捨置いて何所へなりとも追放せと云ふ義なり、物に心が染み止るによつて、染すな止らすな、我身へ求め返せと云ふは、初心稽古の位なり、蓮の泥に染ぬが如くなれ、泥にありても苦しからず、よく磨きたる水

晶の玉は泥の内に入つても染ぬやうに心をなして、行き度き所にやれ、心を引きつめては不自由なるぞ、心を引きしめて置くも、初心の時の事よ、一期其分では、上段は終に取られずして、下段にて果るなり、稽古の時は、孟子が謂ふ求其放心と申す心持能く候至極の時は、邵康節が心要放と申すにて候、中峯和尚の語に、具放心とわり、此意は即ち邵康節が心をば放さんことを要せよと云ひたると一つにて、放心を求めよ引きとどめて一所に置くなと申す義にて候、又具不退轉と云ふ、是も中峯和尚の言葉なり、退轉せず、替はらぬ心を持ってと云ふ義なり、人たゞ一度二度は能く行けども、又つかれて常に無い裡に退轉せぬやうなる心を持ってと申す事にて候。

急水上打毬子念々不停留

と申す事の候、急にたきつて流るゝ水の上へ手毬を投せば、浪にのつてばつばと止らぬ事を申す義なり

前後際斷

と申す事の候、前の心をすてず、又今の心を跡へ殘すか、惡般候なり、前と今との間をばきつてのけよと云ふ心なり、是を前後の際を切て放せと云ふ義なり、心をとめて

ぬ義なり。

水焦上、火洒雲

武藏野はけふはなやさを若草の妻もこもれり、我もこもれり、此歌の心を誰か、白雲のむすはば消えん朝顔の花。

内々存寄候事、御諫可申入候由、愚案如何に存候得共、折節幸と存じ及見候處

あらまし書付進し申候。

貴殿事、兵法に於て今古無雙の達人故、當時官位俸祿世の聞えも美々敷候、此大厚恩を寐ても覺ても忘るゝことなく、且夕恩を報じ忠を盡さんことをのみ思ひたまふべし、忠を盡すといふは、先づ我心を正しくし身を治め、毛頭君に二心なく、人を恨み、咎めず、日々出仕怠らず、一家に於ては父母に能く孝を盡し、夫婦の間少しも穢になく、禮義正しく妾婦を愛せず、色の道を絶ら、父母の間おこそかに道を以てし、下を使ふに私のへだてなく、善人を用ひ近付け、我足らざる所を諫め、御國の政を正敷し、不善人を遠ざくる様にするとさば、善人は日々に進み、不善人もおのづから主人の善を好む所に化せられ、惡を去り善に遷るなり、如此君臣上下善人にして、欲薄く奢を止

むる時は國に資満ちて民も豊に治り、子の親をいたし、手足の上を救ふが如くならば、國は自ら平に成るべし。是れ忠の初なり。この金銀の二心なき兵を、以下様々の御時御用に立てたらば、千萬人を遣ふとも心のまゝなるべし。則ち先に云ふ所の千手觀音の一心正しければ、千の手皆用に立つが如く、貴殿の兵衛の心正しければ、一心の勤自在にして、數千人の敵をも一劍に隨へるが如し。是れ大忠にあらずや。其心正しき時は、外より人の知る事もあらず、一念發る所に善と惡との二つあり、其善惡二つの本を考へて、善をなし惡をせざれば、心自ら正直なり、惡と知り止めざるは、我好む所の痛あるゆゑなり。或は色を好むか、奢氣隨にするか、いかさま心に好む所の働きある故に、善人ありとも我氣に合はざれば、善事を用ひず、無智なれども、一旦我氣に合へば、登し用ひ好むゆゑに、善人はありても用ひざれば、無きが如し。然れば幾千人ありとても、自然の時、主人の用に立つ物は一人も不可有之、彼の一旦氣に入らる無智若輩の惡人は、元より心正しからざる者、故事に隨んで一命を捨てんと思ふ事、努々不可有、心正しからざるもの、主の用に立ちたる事は、往昔より不承及ところなり、貴殿の弟子を御取立て被成にも、簡様の事有之由、苦々敷存じ候、是れ皆一

片の數寄好む所より其病にひかれ、惡に落入るを知らざるなり、人は知らぬと思へども、微より明かなるなしとて、我心に知れば、天地鬼神萬民も知るなり、如是して國を保つ、誠に危き事にあらずや。然らば大不忠なりとこそ存じ候へ。たとへば我一人いかに矢猛に主人に忠を盡さんと思ふとも、一家の人和せず、柳生谷一郷の民背きなば、何事も皆相違仕るべし。總て人の善し惡しきを知らんと思は、其愛し用ゐらるゝ臣下、又は親み交る友達を以て知ると云へり、主人善なれば、其近臣皆善人なり、主人正しからざれば、臣下友達皆正しからず。然らば諸人みななみし隣國是を侮るなり。善なるときは、諸人親むとは此等の事なり、國は善人を以て資とすと云へり、よく御體認なさるべし。人の知る所に於て、私の不義を去り、小人を遠け賢を好む事を急に成され候はば、いよく國の政正しく、御忠臣第一たるべく候。就中御賢息御行跡の事、親の身正しからずして、子の惡しきを責むること逆なり。先づ貴殿の身を正しく成され、其上にて御異見も成され候はば、自ら正しくなり、御舍弟内膳殿も、兄の行跡にならひ正しかるべければ、父子ともに善人となり、目出度かるべし。取ると捨つるとは、義を以てすると云へり。唯今寵臣たるにより、諸大名より賄を厚くし、

欲に義を忘れ候事、努々不可有候。貴殿亂舞を好み、自身の能に奢り、諸大名衆へ押て参られ、能を勤められ候事、偏に病と存じ候なり。上の唱は猿樂の様に申し候由、また挨拶のよき大名をば、御前に於てもつよく御取成しなさるゝ由、重ねて能く御思案可然歎歌に「心こそ心迷はす心なれ心に心心ゆるすな」

東海夜話

東海夜話上之卷

佛と成るとは、如何様の事を云ふぞ、佛者覺也、覺に至るを佛になると云ふ也、されば覺を開くほどの智慧もなき衆生の念佛稱名すれば、さとり顔の人これを笑ふ、更にいはれなし、覺を開くほどの智慧なき衆生、念佛をも行せずば、愈日々に惡は長ずべし、其惡事を重ねるほど惡業を感せば、いつ覺を開く世あるべきぞや、念佛稱名は覺樹の種なるべし、種を蒔かずして菓はなるべからず、業とは萬の人のなすわざ也、其業に善惡あり、善をば善業と云ひ、惡をば惡業と云ふ、其元身口意の三業より萬の業も出づる也、身三口四意三の名あり、殺生、偷盜、邪淫、是は身になす三の業也、妄語、綺語、惡口、兩舌、是は口になす業也、貪欲、瞋恚、愚痴、これは意のなす業也、上の身口意の三業身になすをば身業、口になすをば口業、意になすをば意業と云ふ也、身口の二も意を離れてわざをなさぬれば、つまり處は意業也、故に貪瞋痴の三毒とて、意業を一切の惡業の本とす、貪欲より起つて屋燒人殺をし、人の物を取りて我私にせんとするより、千般萬端の惡事もいづる也、瞋恚の怒より發りて、親

子の間にて不禮不義をなし、兄弟朋友の間にて争をなし、切りつ切られつ、討ち討れなんどするより、さま／＼のこと出づる也。又愚痴は暗鈍なる故に理をしらず、萬事につきてひが事を以て理となす也。人は理をもちてはひか事に随はず、随はんを随へんとすれば、喧嘩におよぶ。此等は世間にありて人我相争ふ上の義也。此外愚痴の罪數ふへからず。此世は夢なり久しかるべからず。財寶多くあつめ持ちて悦ぶと雖も、一枕の夢に金を得て實の金と思ひ、悦ふこと限りなければとも、覺る時金にあらざるか如し。夢の中にこれは夢なりと知らぬもの也。覺めて後こそ夢とは知れ、然れば此世も夢なれど、夢の中なれば、夢ともしらず。財寶を多くもちては實の財寶なりと思ひ、屋宅を結構にしては是蜃樓化城なることをしらす。實の結構也と悦ひ、人と争ふも夢なれば、さめて相手なし。然るを實の人と我也と思ひ、勝つときは即ち悦ぶ。勝つことを悦ぶ故に、専ら人我勝負を務む。願くは勝つことを悦ばず、負ふことを怒らぬ心になりて、夢の勝負を勤めずして、勝ちも負けもせぬ人たらんは如何ぞや。専ら勝負を勤めて勝ちつ負けつする人とならんか。又勝負の修羅を止めて、勝ちもせず、負もせず、心平穩なる人とならんか。勝負の修羅を勤むる人、負るときは則ち嘆

悲の焰をもやし、身を焦し、胸をやく、これ身の損に非ずや。又勝つときは則ち悦ぶ。此悦も、何程我身を潤色することありや。只笑ふ聲空に聞ゆるのみ也。人よき衣着れば、負けじと我も是をつとめ求む。人よき家を營めば、負けじと我も是れをつとめ營む。只我に相應の心もたんに、は如かじ。人と智を輝せは、我も負けじと争ふ。莊生も云ひしことく、智也者争之器也。人高きに處れば、我争て高きに處らんと勤む。水は卑きに下る争ふことなしとて、老子も道德に譬へたり。此世のことを書かば盡きじ、言ふとも窮りなけん。都て愚痴のなす處也。貪瞋の二つ痴より起れば、つまる所愚痴の一つ也。人間のあるわらゆる惡事は、皆愚痴よりすることと思ふべし。此愚痴は生付きて改められぬ物なりと、儒者は思へり。佛法にては貪瞋痴の三毒は、修行して取除ける者也。愚は黃連の苦く、甘草の甘きが如くにて天然なれば、取除けられぬ物なりと思ふは愚也。愚取除けられぬ物ならば、人間の一切の所作は、一も仕課られぬこと一切の所作につきて、皆其所作の上の智と愚と有るへし。弓作か弓を作るに、かうすれば弓よし、かうすれば弓却りて惡しと云ふことを得心せざれば、弓を作る智が暗くして、現はれざる也。然るに弓を能く修行したれば、此智發す。この智發明すれば、愚已

に剝げ去る愚既に剝げ智現はる。修行せずして物の上手と云ふことなし。矢造も同じ。太刀、長刀作る者も同じ。百工の所作、何かこれにかはるべきまして又三教の道をや。然れば愚は剝げる物なり。之を剝がして智者にならましきことならずや。一能をよく修行すれば、一能の智者也。其能の上には愚なし。是愚を剝がして智を現はしたる人也。如此一切の上に一切の愚あれども、修行すれば一切の愚皆剝げて一切の智現はる。道は一切にわたる物なれ。道をあきらむれば一切の上に智明か也。或人云く、さは承はれども、道者と云はん人に、馬乗らせたらは、なるましきと云へり。應さも候、萬のことに事理の二あり。事は其業なり。業をする人は業をばすれども、其道理を知らず。理を知る人は其業をば作さざれども、其道理を知る。馬の上に能く保つ人も、馬を我儘にすることは未たならぬことあり。是は馬の心と人の心と感せされば也。馬と人と心々相感すれば、駈けうとも留めんとも、右へも左りへも人の儘に成るなり。鞍によく保つ人、此道理を得たらは、何か有らん。此道理を知るとは理也。鞍上によく保つことは事也。工は刀子の柄で、萬のことをすれども、刀子をうつことは治工の事也。刀子の切れる切れざる、金の堅く柔なるを木竹に合ふ合はぬの道理をば、工の知

るところ也。刀子を作ることは治工の事也。金の堅きは竹を削るに不可也。金の柔なる可也。木を削るには是に反せり。かやうの事は刀子をつかふ人の知る事也。是は理なり。治工のなすは事也。事をする者この理を知れば、事理相應すべし。儒道に云へるは、氣の純粹清明なるを稟けたるは、利根智慧あり。雜駁汚濁なる氣を受けたるは、鈍根愚痴なりと云へり。一往きこへたり。濁れる水に月の映り難き如く、人の氣濁りたる故に、見ること聞くこと心に移りがたきなり。故に物を得ること遅し。又澄みたる水に物の影早く移るごとく、心へ見ること聞くことか能くうつる故に、物の道理を心得ること早し。是を利根と云ふ。此理明けし、譬へは同じ。爐火にて温むれども、清酒は疾く温まり、濁酒は遅く温まるか如し。濁りたるには火氣遅く入り、清酒には火氣疾く移るか如し。利根は澄酒の如し。鈍根は濁酒のことし。一不審、澄める氣を受け利根也。濁れる氣を受けたる故に鈍根也。すめる氣受けたらん人は、百様の事皆利根なるへきに、只一能一藝には年十歳にして五十六十の人も及ばず。其外の所作は常の人の鈍さにかはらざるは一能一藝はかりに天より澄める氣を賦與へたるか。因碩と云ふ者は、九歳にして三つの碁を打ちたれども、碁の外の智慧は世

上の並なり又濁れる氣を受けてや萬事に愚なる者も一能すくれたる處あり其す
くれたる所作は同年にして習ひ稽古しても及ばざる能作あれば生れ來てよりの
修行をなしけれども遠く處あるは其一能にかぎりて氣を別に一分受けたるにて
は有るへからず此辨別如何ぞや傍に人あり云へるは斯様のことも只自然の理な
りと云ふ又不審鈍利は己に氣の清濁なりと云ふに付きて立ちたる不審也然るを
自然の理也と云へば氣の清濁と云ふ處をば破り玉ふ歟儒にして儒のことを破り
給ふは如把我刀破我身者也一不審

化育流行して萬物生成することは目前なり花咲き緑立ち葉落根に歸して又春に
歸る如く萬物皆此の如し人も又物也鳥獸蟲蝶に至るまで化育にあへり然れば天
地の間の萬物は天是を造り出せるといへりしかれども植ざる粟を天生すること
能はず植ざる柿を天生すること能はず梅桃萬の菓植ざるして生ずることなし一
切のたな物うゑずして生ずることなしされば粟をば唯粟自ら造りいだし柿をば
柿自ら造り出すは天にはあらず天は唯化育を施すばかり也是を譬へて云はゞ天
地は一盤の茶磨の如し下にある磨盤は地に喰ふ回る磨は天に喰ふ即ち回り動く

を陽にたとへ磨盤の常に靜なるを陰にたとへてこれ陰陽備はれりと云ふ始めて
手を懸けて回らし始めたる所より回りて又元の所へ回りかへるは春夏秋冬と回
りて又元の春に回りかへるにたとふ回るは變也又本の所へかへるは通なり即ち
變通これなり其間に茶を入るゝときは則ち抹茶おるゝ薬を入れれば則ち薬粉とな
りておるゝ百の品を入れて挽かんとままよ百の品各々にして磨盤へおつる萬物
生々此比喩なり然れば磨回るときは茶にても薬にても其已々色をあらはせども
磨其品々を造り出すにあらす磨は只回るばかりにておるゝ所の物は茶はちや薬
はくすり已々と持ちて出て其品々をあらはすなり天地の化育も唯此の如し天地
の化育と云ふは春は暖に夏は暑く秋は涼く冬は寒く又春に歸り夏と變して茶磨
の回る如くなる此化育ばかりを施せば萬物は己々持ちていつる物也縱令又茶磨
終日回るとも茶にても薬にても此方から入れされは其色をあらはすと有るへか
らす天地は回れども種を下さゝれば生せず名もなき野の草も已々か種ありて地
に落つれば天地の化育にて生成する也天一々を造出すに非ず然れば一草一木も
無始始より粟と成る始る時に粟と成る道理ありて粟となるにより無終の終

に至るまで、栗を植ゑて柿と成ることなし、梅を植ゑて桃となることなし、己々か業を引きて梅はひめとなり、桃はもゝとなる、有情非情ともに如此、萬物一々己か業を引きて生成する故に、引業と云ふ、萬物相並んで滿業とす、引業とは一物々々の上を云ひ、滿業とは萬物をこめて云へり、儒道には萬物一氣の變也、天造り出せり、自然なりと云ふ、決定天造り出すと云は、種をさる梅、今目前に生すへき乎、植ゑざる桃、今目前に生すへき乎、自然と云は、梅を種名て桃ともなるへき乎、唯歴然、梅は梅の引業にて梅に成り、桃は桃の引業にて桃となる、天は唯化育を施す計り也、梅桃は梅桃か自ら造り出すなり、天にはわらす、此外の道理わらは其答を聞かん、我門の小子答之。

易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陽陰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云々、廣大は易を褒美して云へるなり、易とは即ち天道のこと也、易道の廣大なることは即ち天地に配するなり、配すとは配偶の義なり、引合せてたくらへて云ふ義也、易の廣大なること即ち天地に配すれば也、天地は實に廣大也、變通は四時に配す、易の變通をは即ち四時を以て配して云ふ也、四時は變して行く者なり、春の暖なるは夏の熱と變し、夏の熱

は秋の涼と變し、秋の涼は冬の寒と變し、又取つて返して春と成つて暖なるを通と云ふ、去年の春の暖なるに通すると云ふ義、これ易の變通なり、故に變通配四時と云へり、變通とは即ち四季の變通なり、陰陽は即ち日月也、日出て月升る、即ち晝夜也、春と云ふ名も始めはなし、氣升りて暖なるを春と名けたり、本是夏の名もなし、氣空に浮んで熱するを夏と名けたり、秋、本秋の名なし、氣降りて天漸く涼き時を秋と名けたり、氣下に沈んで天甚だ寒き時を冬と名けたり、四時の變じ行くを變と云ひ、變して又本の春に歸るを通と云ふ、故に變通四時に配すと云へり、天道は此の如くやすやすとしたるを易簡の善と云ふ、然ればやすくとして萬物皆此化育に依り生成しても、かくやすくとしてしかも化育を受くる所廣大なる故に、簡をはおほいなりと訓せり、人間の所作も、名人と云はるゝ人のする所作は、力を入れず、やすくとして成るものなり、天道これ也、故に易簡の善は至徳に配すと云へり、至徳とは聖人の至徳也、聖君やすくとして寶殿に坐して居たまひ、天下の四民百工やすく世に住んで己々か所業は、己々と勤めて國安穩也、聖君の徳を至徳と云ふ、天道易簡の善を聖人の至徳に配偶となり、配と云ふは、此をは夫と二をならへ合せて見する義也。

聖君國を回りて、田作るか、蠶するか、角せよ、鬼せよとは云はすとも、田作る者は己と田作り、蠶するものは己と蠶し、四民百工己々となす業也。聖人は只天道の易簡にして、萬物己々と生成する如くに、只天に法る、國の亂れざるやうにして居給へすれば、民は己々所作をして身やすきなり、細々敷法などを上から云ふ物にはあらず、ひもしきことは己々が身に覺ゆることなれば、食を求むる業を己々とせずして叶はざるなり、寒きことも己々と身に覺ゆることなれば、己と勤めて著るなり、天道の化育をやすくと施して、萬物己己生成する如くなれば、民苦まず、天道の化育と云ふはやすくとしたること也、故に易簡と云ふ、只氣の開ると浮ふとばかりなり、氣升るは春にして暖なり、氣浮へは夏にして熱す、氣降れば秋にして涼し、氣沈めは冬にして寒し、寒ければ又變通して春となる、此外天地の化育と云ふことなし、此化育さへ紊れざれば、萬物各己々と相續して盡さざる也、茶磨をさへ回らせば茶は茶が自ら茶と現はるゝ也、磨には非ず磨にはあらずと云ふは茶を磨へちから入れされはおりざる也、天萬物を生すと云へとも、種をおろさゝれば生せざるなり、是天は化育而已にして物を造ることなし、人主の人を養ふか如し、養は化育なり、人主が人を

作るにてはなし、人を生すへき人ありて各々に生出せり、天道萬物を化育す、人主萬民を化育するも同じ道理也。

或人曰く天地のことは物をこしらへて成すことにあらず、只自然也、自然なるに依りてやすしと云ふ、我於此説きて曰く、何事も前にこしらへずしてひよつと出生するならば、是を自然とも云へし、前にこしらへて時至りて出現することは、皆因縁也、自然にあらず、儒道には自然と云ひ、佛法には因縁因果と云ふ、今汝か云ふ、天地のことはこしらへずして自然なりと云ふ、我今言ふ所、天地萬物皆こしらへて出たる物なり、是を以て自然に非ず、因縁なりと云ふ、天地のことはこしらへず自然なりと云ふは然らず、立春正月の節至りて春の色現はるゝと雖も、十一月の中冬至よりはや一陽來復してこしらへ立て、正月の節に至り其色を顯はす者也、前置なくして正月の節に俄に其色現はるゝにあらず、冬至よりこしらへて立春にいたる因と云ひ、立春以後春の色顯はるゝを果と云ふ、依是佛法には無因而無有果、物种を殖ゑすしては天も生するとなし、種をおろすを因と云ひ、生して實るを果と云ふ、因果の果は菓の義也、人盗をす、天に盜の性あらず、人自ら盗をす、何とも天也と云は、盜の性あり

て天是を人に賦與する乎、さうには非ず、習ひ性となるは最初の一念が盜の因なり、五常如綱目、引舉一目、則衆目從之、舉一仁、則四常成、春風相從之、舉一義、亦同、舉一禮、一智、一信、亦皆其舉崇者成、首領、則四者相從、以爲春風、何管五常乎、百行皆然也、凡事者一是萬事也、謂之萬端、有一之本故也、仁亦端也、義亦端也、百行萬行皆端也、蓋異端也者、舉用一端、則指其外、可謂異端也、行仁、則外四異端也、行義、則爲行義者、仁亦異端也、夫仁也者、博愛也、有義無義、共在博愛之裡、則爲行義者、有害、以仁奪仁故也、有害、則爲義是異端也、譬如造琴者、不專造琴之工、爲造笛之工、則爲琴之害也、故曰攻異端、是害而已、只可專其一事之教也、此教云者、始修行底人者、特因此超中及上、則攻異端、亦爲其事之助、雖事異、所工之智者、涉萬事、用其所工之智、則用之笛亦可也、用之琴亦可也、異端豈不爲我所作之助乎。

仁字謂之本可也、謂之末可也、仁字謂之本、則非仁義禮智四端之仁、是性理之別稱也、體也、仁義禮智之仁、用也、已言四端、不言本、惻隱之心、仁端也、或曰、仁者博愛之理也、是皆以仁爲體爲本、非四端之仁、仁義末也、非本矣、若謂之本、則人其愛未生、成敗未分、時謂之仁者乎、謂之義者乎、已以博愛之心、顯謂仁者、已以成敗分明之心、顯謂義者、不顯時、以何曰

仁曰義乎、酌水不可謂之酒、不可謂之酢、已釀而成酒、成酢、而後謂之酒、謂之酢、矣、酒酢未而水爲之本、仁義末、而性爲之本、喜怒七情亦同。

人の恐ろしと思ふは鬼なれど、目に見へぬと云へば名のみ也、實に恐ろしと云ふは只人也、手足健にして面に七竅開き、はしたなく辯舌ある人は、無を有と云ひなし、天を地とも曲け、鷲を鴉とも云ひなし、人を失ひ、死罪流罪に云ひなすも人の口也、芥川の邊にて鬼はや一口に食ひてけりとは云へと、今夜ぞ實に鬼に喰はれしと云ふ人のはちをは見す、人こそおそろしけれ、人は只爐中に一度入れたる炭を又本の炭籠に入る、人は行末に眼しい、人の嫌ふ病を受くると云傳へたるこそ實なれ、炭のうらに火の付きたるをも知らずして、螢火燒須彌とは有り難きことに云へと、螢火程の火燃付きて、墻壁につきぬれば、一城を見ながら燒喪ぬる、其中の人の悲嘆かいはさむ火筋の先にあらんことを不知者實に恐れても餘あることなり、鬼は恐ろしからず、人の仕業ほどの恐ろしきことはなし、慎めや。

物各其始幽微而所見僅者也、所寐長及驚世者也、人只見始不見所長、故不怖、燭々火雖僅不救之、燒亡一城、涓々水雖僅所積之多、泛大船、人生而靜曰、性性雖無不善、此人及長

壯殺人爲盜。喪敗一家。燒亡一城。世人知本而不知末。於鬼神之事多論。問其本則纒指氣。禮記祭義云。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云爾。一氣纒上如毫芒。及其盛有神之名。氣者魂也。夫子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云々。衆生死歸野土。謂之鬼。之盛。發揚于上。謂之魂。魂魄合謂之神。又夫子曰。百物之精神著也。云爾。百物之精。上而結成神。大廟之神。五岳四瀆之神。社稷則聖人祭之儼也。

人に上中下あり。上の人と云ふは。每物心をつけて。其道理を一々に觀して。その事を明むる人を上の人と云ふ。中下の人は何を見るも心を付けず。うはのそらにしてす。故に道理に暗し。道具を見るに上々の物ほと。彫も塗もどこまでも心をつけて仕たる道具は。上の道具也。草の物と云ふは。細ならざる物ぞ。

不了自性者。就物見奇特人。眼未盡。至真理者。以無奇特爲奇特。凡人之奇特と思ふ所あらば。其人非至人。至人無奇特。以無奇特爲奇特。無奇特之奇特。凡人之所不窺也。

人に何事をも問はれて其答をするに。初めて思惟して問方の義に相合ふやうに云ふへきと思ふは。あし。皆煩惱情識也。只我心に打向ひて思ふやうに手間を入れず

に答へたるは合ふものなり。若し合はずとも。不及是非情識なく思ふだけ云ふた
るはよき也。合せんとすれば。皆却て不相合也。思ふだけをとまを入れずに答へて、い
やさては違ひぬと云ふときは。如何様にも情解すへし。

薰物に貝甲を入るゝこと。彼の臭をかりて芳を衣小袖にとめる也。貝甲更に芳き物
に非ず。以臭爲能。佛菩薩化身再來して世を救ふにも。衆生の煩惱をからされは。化身
再來はならぬなり。佛祖の心は着處なき也。衆生の煩惱の念よりものに着す。故にそ
の念をかりて。母胎に着て出現する也。香は軽くして物に残り難し。貝甲の臭きは重
くしてよく物につくを以て。借りてその香に和して薰を衣に留める也。

古書に日記誦之學不足爲人師云々。今の世名を發する者は見たることを能く覺ゆ
る。生付を以て。その誦する事良馬の行くか如く。以て人の耳を驚かす其難問するに
及んては。少しも聖理を知ることなし。寔に記誦の學たる者乎。能窮聖理不記誦之才
理元非言。未言心先會。而後言以顯之。心先不會而言妄發。豈爲人之師乎。

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迷悟不二。教ゆることは。本來空寂にして生死なし。煩惱の
實性即ち正覺也。迷と思ふは。即ち悟也。一切の作業は幻夢の如くにして。本來ないも

のそと見れば一切に相を見ず、一切に相を見されは執着を離る、執を断んかために破相を示す也、相を破りて後執を断し了る、還來て世間を見るときは、即ち破相すへきもなく断執すへきもなし、然るを今の禪者、十分着相持執、取向上人行履上之言說、以爲我有、誠に天地懸隔せり、如閉眼說色。

有義之善惡者、善惡共善也、無義之善惡者、善惡共惡也、敗人雖似惡、以義敗人、懲惡、以義成人、勸善也、懲惡、教人進善、勸善者、教人益善、成惡人、敗善人、所成所敗、總是惡而無義也。

無欲者人之所貴也、有欲者人之所賤也、雖然有義之欲者勝、無欲無義之欲者劣、有欲有功、無欲也、有欲而知施者、有義有功、有人見金銀如犬馬者、無義無功、金銀者寶也、豈不貴乎、豈不欲乎、然不布用、則如瓦而已。

あそこなる物とてこよと云ふに言ふ人の顔を見るは利根の者也、言ふ人の顔は見ずしてあそここへ行けとも、終に云ふ人のいふ所に不行當鈍利如此遠也、猿樂の能つかまつるに鼓打一聲をうてともうてとも、大夫不出かゝる時鼓打待兼て、樂屋を頻に見ること、尤も見にくし、不見樂屋芝居を見れば、人の顔の氣色にて出るか出ぬかは能く知るゝと云ふげにもや。

道之至極皆靜也、合中庸過中者氣之馳也、と性理大全に見へたり、氣の馳るは皆匆忙之故也、至人皆靜也、自一超二三而馳、四是過中而皆大過也。

鏡を水に入るゝときは曇て不見、湯に入るゝときは明也、何謂也、益火源以消陰翳、益水主以制陽光。

今人古人風俗不同、是古非今者、古人也、非古是今者、今人也、於古人今人間、可有所爲好、聖道に違ふことは、今人雖所爲好我難從、負道理ほどの事にもあらず、當世の風體、座舖の起居振舞茶を點し、酒を酌み、衣裳の着なしなどのことは、學ひなし、見習ひて今時の人の目に宜きやうにすへきこと也、古はかくなかりしを今はかくの如くする、一向に惡しとて情強く云ふは偏枯也、古人は死して遠し、來てこれを見ず、今人は生きて近く在りてこれを見る、よしとも見よ、あしゝとも見よ、好惡は今人の目にあれは、今人の目に宜きやうにすへきこと也、如何に今人の目によしとも道理に負き聖道に違ふことは、言ひ難し、行ひ難し、空侍者云く、師の言に不審あり、古人は死して遠し、來てこれを見ずと云へとも、今人の風俗を嫌ふは、即ち古人也、然れば今時に古人

あり、今人古人目をならへて之を見る。古人の風情を學は、今人の目に宜しかるへからず、これを嫌ふへし。今人の風情を學は、古人の目に宜しかるへからずして、これを嫌ふへし。是をせんこと如何そや。我答て云ふ、されはこそ一を聞て二をきかす。古人今人の間に道有るへしと云はすや。古とて偏に宜しきにあらし、今とて偏にあしからず宜しきに從ふへし、理を負くべからず、道に違ふべからず、道理に負かざる事は、當時の風情とて惡からず。温故知新心にも近からんか。

當世と云ふことは今に限らず、三十年前は今の昔也。今の昔は三十年前の當世也。今當世を嫌ふ人は、今の昔の風を好む人也。若し當世を偏に嫌は、三十年前の當世をも嫌ふへし。三十年前にも昔あるへし、其昔にも又當世あるへし。然らば當世を捨て偏に昔をこのむ人、いつを昔と定むべきそや。可好道可嫌道は、昔今に依るへからず、凡三十年には風俗少しは違ふ物と覺ゆるなり。

或人曰く、我人のために拔苦することは自然にあるへし、與樂することは我手柄に及ひかたしといへり。予曰く、拔苦こそ即ち與樂よ、苦のなきか樂なるを如何してさは仰せらるゝぞ。其人曰く、拔苦の外に一重人を樂ましむることあらん歟。予曰く、そ

れは佚遊快樂とて聖賢の嫌ふ事也、只苦のなきが樂と云へば笑て與じき、又佛法に樂と云はんは別也、假令苦なくとも樂があらば、それも苦也、樂あつて苦なきことあたはず、苦樂ともになきこそ、眞實の樂なるべけれ、寂滅爲樂と佛も説けり。

當世の人を見るに、南北に奔走し東西に往來して、富家の門を敷ふ、偏へに飯錢を求め、るがためなり、三五の家人を養ふて乘輿に扶けられ、渠を使ふと思へり、渠を使ふに似たりと雖も、唯渠につかはるゝ也、五人の家人を養ふ者五人の苦を受け、十人を養ふものは十人の苦を受け、五人を養ふ時は十人の糧を得されは養はれず、これを求めんか爲に南北に奔走する、渠に使はるゝに似たり、幻閣梨傍にありて云く、師の言然り、されどもその家をはたし、其名空しからんは、口惜と思ふ故に、名家に使はると思へり、予曰く、士は君に仕へて忠、われは祿是にあり、農は耕を勤む、勤むるときは則ち糧あり、工商各その職にその祿あり、已々か家に各糧あれども、その職を勤めずして、その糧をくらはす、人の能く勤めて富る家を敷へて、蹈ひ、他人の糧を受け食ふ、これを名家につかはるゝと云はんや、偏に名を耻しめ家を下すなり、頭陀の人、信施を食ふは別に道あり、之も亦空しく信施をくらふて道なくんは愧也。

風陽也。屬巽其數亦五而陽也。雖然當之則寒冷也。夏招之得涼意。是何義。傷風必憎寒壯熱。憎寒是當義歟。壯熱是當義歟。又風有煖風。有寒風。或又風有煖寒之二性歟。答風自動生者也。故陽也。火之熱自東南之隅起。問云。已有八風。爲甚限東南乎。風性能往。往者又來。南風之後必自北而雨矣。東西以同。然亦陰陽無處。不有又某處有某風。則有八風。雖往來先指其本。則位巽。故曰東南隅也。又問。人當風則冷。陽勢爲甚。已冷。答風當身則表之氣藏裏。故表虛而得冷意。氣藏裏。漸薰蒸而發熱。治之令氣發散於外。則愈。氣本復故也。風無煖寒之二。依所來之方。故有煖寒。南北東西亦同矣。

有盲人擔物而入津。津在北向北行。自南多人馬競來。盲人欲耳聽而辨之。於行無其難。然則以耳足目之用。愚於此思之。盲人者以耳爲目。聵人者以目爲耳者也。若六根各獨辨其事。盲人爲甚。辨向者乎。雖盲人以言則辨色。雖聵人以筆則辨色。依何如此。有心主故也。雖有六根。無心何如此乎。故失心者狂亂。目明而如不見。耳聰如不聞也。一心是身之一主君也。六根是六臣也。臣奉君以外事。君勅臣以內證。失君則臣不臣。故雖有六根。死人不辨物矣。

擔桶者兩人向南行。兩人屢辭其先。一人曰。吾桶甚輕。子可先行。於此聽此語。已進兩人之。心雖斷首。有仁有義。有禮。擔輕者先進。則步速。而其從者苦矣。擔重者先進。則應其量。而遲速在我。故擔輕者知擔重者之勞。仁在於此。兩人屢辭禮在於此。擔重者先進。義在於此。焉士民猶如此。况於上之人乎。

或人問樂答云。上品之樂無樂也。苦もなく樂もなきを爲上。これ寂滅爲樂也。其次答中。一切の事以中爲樂。如何そなれば。寢るほと樂はなし。然れとも自朝至暮起るなといは。則苦也。又寢てはかり居るを苦と思ふ時。起るは樂也。然るをまた終夜起きて居よと云は。又起るを以て苦とす。起臥とも中を得るを樂とす。過くるときは則ち共に苦也。甘草はわまくして人皆食ふ。甘草たりとも日夜食せよと云は。其苦黃蓮の如し。久居則以立爲樂。立久則又苦也。得其中以爲樂。飢願食。以食爲樂。飽則以食爲苦。得中則是眞樂也。見物怡目。久見則苦也。得中則樂也。萬事共如此。然則中是樂也。其次樂知足也。知足者以寡爲多。不知足者以多爲寡。不知足而有願者。一生苦。知足無求者。以貧樂。人皆苦貧。故貧をさく樂。則有何苦。無苦則是爲樂。故知足極樂國也。と云へり。其次は。小人の樂也。不足言而已。

名所舊跡を見ることを好む人は、樂目苦脚。願食人は、樂舌苦心。求之不勞。心食不足。衣

求輕居求安人は、樂身苦心不苦心而衣輕居安事は難し、樂身者日近耻、樂心者は遠耻、君子不求樂、樂窮時苦必來、况又有耻乎、先求樂於樂前不積苦則樂不來、樂來時苦伏樂中、來而其樂之窮時其苦即顯、求樂於其樂前積苦之義如何、譬人如爲料理食、自朝營之、至暮食之、或自前日營、自前前日營、其食不過半時、營人苦、食人樂、非是樂之前積苦乎。

高麗唐土の珍器異具、願ひ求めてこれを受する人は、尤も人の常也、吾は無望、吾人間に無心貴介公子と交はり、花の下月の前に、會席を設け茶香の遊ひによつて日を過さんと思ふ心なし、一間の茅屋に紙被を綴り、一領の綿衣を身に纏ひ、僧形を破らざるのしるしを表して、生を送り死を待つの外あるまじきと思へば也、さなから又物の善惡知らぬほとこの心にもあらぬば、一旦は眼をうるをすことわれとも、繼て求め願ふ心なし、我一得の樂也、願ひ求むる人は苦也、今爲大人被引出在人間、非予樂矣、兔に角に何事も遮はり覆はれぬものに決定せば、人は私曲の耻はあるまじきもの也、唯藏せは藏さるゝものと思ふ故に顯はれて耻を受く、能く藏されぬ物なればこそ、盗人は已に顯はるれば身を亡ぼすにきわまりぬ、何程の才覺をいたして藏さん

とするも、古今盗人の顯はれざるはなし、况又其餘事をや身を亡ぼし命を失ふことは盜程には人思ふへからず、然らば盜の外のこと又何そ人之を知らざらん乎、故に雲かゝる峯に獨り居るとも、君子は行跡を亂すことあるへからず、實に君子は獨を慎む也、獨者謂我心、我行亂則雖人未知之、我心先知之、况人之知乎、心の形に顯はるゝ紅よりも甚し。

名聞諸道所不好也、雖然當實則可也、名者從外所揚也、實者在我、名者我雖不求、實在我、則人揚之、當實而人揚則可也、虛名者拙。

書をよく讀む人の道義なきは、只下戸の酒と云ふ字をかきもし讀みもするか如し、酒といふ字は書けとも不于酒徳矣、書は目に觸るゝこともなければとも、道義のそなはる人あり上戸なれとも、酒と云ふ字を知らざるか如し、酒の字知らぬとも不于酒徳也。

酒掃する人用捨なき故に、箒を以て茗荷草の五分一寸づゝ萌したるを悉く損ふ之を悲しく思ひ、枯れたる竹の枝を折り來て之を立て、垣とし扶く、傍に童子あり今之を悲しむとも、長したらんときは切之必ず食用とすへし、悲しむに足らすと云ふ。

子曰く、仁心の草木に及ふと云ふことを知らずやと、これを教へけり。草木得時断則當義矣。漸出土寸許、而徒殘之、則無愛。又無義。其後讀禮記。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時呼彼童子、再說教之。童子曰、斷樹殺獸、依何有孝不孝乎。曰、斷樹殺獸、皆以時。若失其時、則負義。汝不見。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骸也。行父母之遺行也。敢不敬乎。汝身汝行、皆父母之遺骸。遺行なれば、汝が一切言行負義、則父母を耻しむる、是不孝にあらすや。汝が耻は父母の耻なれば、孝子不思之乎。一切不中義之事、皆不孝也。只以養爲孝、則犬馬有養矣。

或人問孝。予答曰、無孝外、別以難答。孝進退有禮。違禮則非孝。起臥有時。失時則非孝。飲食有量。超量則不孝。視聽言動、無一而非孝。百事與百事、萬事與萬事、皆中道則孝也。負道則不孝也。一切之行、皆父母遺行也。依汝耻父母、古皇以孝治天下、豈不當然乎。一切合道、皆是孝也。一切不合道、皆不孝也。一事無孝外、矣。朝寢するも不孝也。晝寢するも不孝也。さのみ夜話し久しきも不孝なり。高談高笑するも不孝也。大酒大飲も不孝也。夜行の流連も不孝也。武士の未練最も不孝。出家の亂行最も不孝。喧嘩口論みな不孝。病者の禁せざる是れ不孝。病なきもの、強能も亦不孝。罪なきを殺す不孝也。功なくしてわく

るも不孝也。賦を厚ふする是れ不孝。博奕好色最不孝。主に不忠亦不孝。兄弟不和亦不孝。進退負義皆不孝。人只思以養孝也。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蟹は甲に似せて穴をほる。人は心に似せて家を營む。されは家に大小あれば、心に大小あり。蓋し心は私にあらす。天の心也。假に身にやとせり。天心に大小あるへからず。大小は人の著所にあり。好悪邪正は氣質の性也。性を踐むものは死して天に昇り、氣を踐むものは死して地に降りて、必ず地の禍に罹る。佛法に流轉を恐る、如來一代の教法、祖師歴代の用心、これを本とせり。

神罰冥罰ありと云ふ、凡下は教への如く之を信す。中人は智慧未だ至らす之を信せず。皆罰はなきものぢやと思へり。至人はよく知れり。故に人に教ゆれとも人之を信せず。下と上とは罰を信すること均しけれとも、道理を知りて信すると、知らずして信するとのかはり也。智未だ至らすして信せざらんよりは、知らずして信する凡下は勝れり。至人に相似たり。中人は人の誹を受く。罪猶惡言ふは前に愼ますして後惡身に昇る。これを罰と謂ふ。神罰、佛罰、君罰、親罰、兄弟罰、知音罰、民間、衆生罰、一々義に負くときは、則ち無不當。皆人錯矣。蓋人の所思、罰天上に冥府冥官あり。人惡をなすとき

は即ち冥官これを見て罰を充つると初思ひのちまた分別して中智發して何の冥官かあらん人惡事身に上り來るも將た自然と謂ふ誰あつて罰を加ふと云ふ是は初に思ふも錯後に翻へして思ふも錯也唯物の所積也積惡惡來積善善來人之身善惡禍福自然に現じ俄然なりと思へり以積來ること人不知之假令家富人二人あり各一子あり家富む故に一子を以て慈悲尋常ならず莊飾を飽迄にし飲食を飽しめ百事無不足此一子不爲勞衣不知苦食百事無思或時親死家衰財盡成孤後不忘親勞を爲さずして衣を欲し苦を知らずして食せんと欲す百事思ふとなくして足らんことを要す搥不能人無救之無力自給故に乞而食乞而衣初被人羨後被爲人耻又一人之富家之一子その父母之慈悲不尋常莊飾飲食百事無不足其一子之心所向別也父母於吾慈愛深吾不可無孝行父母爲勞得財以其財父母莊飾吾吾不思父母之勞天罰我父母勞以養我我飽食之無用心天罰我不作一日之食之功我不食と云て竭力於親或時親死其子能治家保財直身不令親耻於此二子之間有蒙罰不蒙罰終日用心歷艱難者逢艱難時堪艱難故保身終日無用心不管父母之慈愛不知冥憲不經艱難者於無事無逢艱難時不堪艱難也只罰我者我也非天即名之曰天天者謂理當然理之所

當者謂之天夫人負義身上惡謂之罰其負義於親則親罰其負義於君則曰君罰於兄弟則曰兄弟罰於知音則曰知音罰厚賦苦民其身爲佚遊佚樂而後惡上其身其負義於民謂之民罰不爲勞金銀如泥沙則其負義於金銀謂之金銀罰其罰雖異其天理一也人之所罰者有所遁理之所罰無所遁天理可不怖乎天理皆數也數盡則亡矣人三十年無用心爲樂事則預盡樂之數故終三十年無樂而多苦初三十年用心歷艱苦則樂之數殘而終三十年安初三十年之苦當堪終三十年苦難堪前以苦後以樂最可也前以樂後以苦不可也萬事皆數也以耻不爲耻者身無苦知耻者苦身倚富家門乞以食倚人乞以衣足以充寒飢只因知耻依四民之業苦身以欲自給者也豈衣食乎萬般事以知耻苦身以苦身人也不思耻而謀安身者非人夫爲人身安則不知有耻君子者苦身以不令父母耻矣不令兄弟朋友耻矣君子者苦身以避耻是爲身安小人者雖蒙耻衣食足起臥在我是爲身安只是安心與安形之二也其形者朽一世無貽孽其心者傳萬世取規模故明教曰伯夷叔齊古之餓夫也今以斯人比之而人皆喜桀紂幽厲古之人主也今以其比之而人皆怒是不就形只就心者也

懶と懶の字同じ、夫人少き時は萬に懶くして、所作に荒むもの也、痛く責むへからず、草木なども懶き縁は、たよくとして、さばらは折るへき程に見ゆ、人の形も強からず、十五の兒女の弱々として、所作に忍ぶへきとも見へず、これ懶きときの體也、懶と云ふ字の意也、然りとて又なるをまゝにせば、其人老いて悔むるへし、漸々にして諫め得、心以自進やうに教ゆへき也、人如薪盡火滅と佛の説き給ふ程に、欲しきも目の業、目なくなれば欲しき共に滅してなくなり、床しきもゆかしきと知らずる目既に滅すれば、床しき心も共に滅するほとに、輪回と云ふこともないと心得るは悪しき、そ、薪盡れば火も共に滅するは勿論なり、其薪其火は消ゆるに相定めり、然るを其薪盡る時、其火を別の薪に投すれば、其火又新くなりて燃ることはなきものに候や、薪盡くれば、火は滅するものに定れるを、己れ計りて薪に移して、其火無断期人も當然にして滅すれば、残ると云ふことはなきを己れ計りて、念を物にうつして、念々無断期之を辨へずして唯滅して跡なしと思ふは誤也、人毎に火は滅してなくなると思ふは誤也、其火は滅し其薪は盡くれとも、火の性は滅せざる也、只其薪其火、一分々々の火とあらはれたる火の形は滅すれども、性は滅せずして天に歸して、天より物を生ずれば、生するものに一々火徳具はりて、吾儘に火を取出すときは、火の滅することとは無く、六十餘州の内一火もなく、火と云ふものを悉く滅して、末代火と云ふことは無きものならば、火滅するにきはまるへし、一天下の火を悉く滅したりとも、即刻火をたきつくへし、然らば火は滅する物にあらす、火の滅すると云ふは、實に滅亡すると云ふ義歟、曰く、火は實に滅せず、問ふ、滅せずは何ぞ火滅とは云へるぞ、曰く、火の英氣滅す、之を火滅すと云ふ、火の性萬古不滅、薪成火生、火焰此火焰は火性より生ず、火焰滅すと雖も火性滅せず、故に石にも火あり、木にも火あり、萬物皆無不有火性、天下の火一時に滅すと雖も、火性は滅せざる故に、石を打ちて火をいたし、木を鑽めば火を生ず、是其證據也。

噴嚏は鼻ひる也、鼻ひたと云ふべし、鼻ひつたと云ふへからず、へひつたと云ふとは別也、へひつたと云ふと同じき和訓と人心得て、鼻ひつたと云ふは、比興な事ぞ、へはひつたと、鼻はひたと云ふぞ、かな一字の訓也、るはてにをはの字也、底はひると云ふ二字の訓也、故に鼻ひつたと云ふは、物に似たり、人前にて比興也、鼻ひたとこそ云ふべけれ。

炭の火の消残て、上の灰の白さを尉ごと云ふはむべも理也、若き時は、鬚毳墨の如くなれども、火大上て焼けば、則ち烏鬚白歟と變して尉となれば也。

角豆のつるになりたる始一二寸の比、左右に分りたるは、鬚鬘蝸牛角、是を見て、象角豆、角豆ぬるよと、見之得意せり。

牛膝の節は、誠に牛の膝に能く似たる物也、和名をはいのこづちと云ふなり。

濕氣暫時可畏、以乾栗握掌中、則忽然失堅、而咬之甚柔也、自始入口、則雖口中潤多、栗可柔、掌中雖無潤、以有生發之氣也、口中者、雖有粘唾、無生發之氣故也、以物蒸與漬湯之異也、蒸者早氣通而柔也、漬者直雖合湯、柔遲、不當生發氣故也。

人皆知我飢、不知人飢、故無憐人之心、知我飢、何不憐人、放逸之人、只知我不知人也。

龜毛侍者曰、薪つくる時、火を別の薪にうつして、火滅することなし、又心は萬世に傳ふと、然らば先尼外道か言の如く、喩へは人の轉宅する如きや如何、答へて曰く、火薪に移すと云ふは、薪に黑白二品あり、何も身口意の淨と不淨によりて、不淨は黒業なれば黒薪を成就し、淨は白善業なれば白薪成る、業か即薪なれば、薪か即火なる故に、業風に吹れて羅刹鬼國へも移り、兜率天上へも昇り、寂光の淨土へも移る也、又心

とは、凡夫の思ふ慮、知念覺妄想分別の心を云にはあらず、火宅僧の謂ゆる際もなき法身際もなき解脱の異稱にして、日月の光に超過せし光輪なれば、萬世はおろか、劫盡世泯すれとも、皆冥を照して有にあらず、不可思議の眞實明なるものか、(二本無此則)

龜毛子問ふ、孟軻人の性と犬牛の性と異也と謂ふ、然らば二性あるや、答ふ、二性なし、然らば物はその偏を得、人はその全を得るか、答ふ、否なり、然らば人と物と同じきか、答ふ、不變の體は同じく、隨縁の用は異なり、故に佛のの玉はく、法身六道に流轉すと是なり、(二本無此則)

大なる蜘蛛の檐にかゝりたるを地に落せば、足を收め石の如く成りて死を遁れんことを計る、彼か小智にて人を計らんとす、少しなりとも走り遁るれば、その程も命存すへし、彼か謀計は人よく知れり、彼は思ふへし、人は知らじと、無智の人、有智の人を計ることも、蜘蛛の謀略に同じ。

又毛蟲の大なるもの地上に行く、之を犯すときは、則ち憤然として隆穹、彼如此なれとも、之をこととも思はず、小人の大人に向つて如此風情をなすこと、毛蟲にことな

らす。

香をさくに、最初にちやつと鼻へ入れたる時、之は何れの香じやよとき、たるが、大方はあたるもの也。そこを感ふて又聞ひて聞見、いろ／＼にすれば、あたらぬもの也。それを如何となれば、最初にちやつと聞くは、才覺分別なし。これ我本心感する故に正直也。後又取りてかぎ、再三きくときは、これ血氣分別也。血氣に感はされ、じぎとしたりる物になる也。最初にきいてそれがあたらすは、あたらぬと思ふへき也。酒茶を試るも同じ、最初一口飲むときならては知られぬもの也。再三味へは一向に知られぬもの也。詩句を吟味するも亦同じ、よくもなき句なれとも、ひたと何返も吟すれば、口になれて能きやうに覺るもの也。最初一返二返よむとき、好し悪し知らるゝもの也。又よく吟味すへきと思は、吟しすて、置き、一兩日も後に讀見れば又新しくなりて、初め再三讀て好しと思ふ句の悪き所か知るゝもの也。其時も別にふしもなく覺へは、初めよきと思ふ所か遠はぬと知るべし。文章を書出すときは、よく聞へたと思ふものなり。はる／＼後に取出して讀て見れば、すまぬ所かあるもの也。是を以て知ること、重吟に至りて始めて功を見ると云へること。此重吟は返をかさぬるにても

あるへし。大方は吟し棄て置き、間をへたて、重て吟するの意なるべし。縦面なる人を初めて見たるときは、さて見苦きの人物じやと思へとも、慣れて毎日見れば、後は見よきもの也。これ血氣に誤られて如此。最初の一念は本心に感する故に、其物の好悪をありの儘に知る也。されは人の好悪はよく見ゆるもの也。我好悪を知らぬもの也。我所作は我身になれて知らぬもの也。又悪きと知り、枉げて悪をするは道の外也。

多欲の人は却て無欲也。多欲の人多く財を得んと思へり。中を越へて多なる故に、集めたる財を一時に官に奪はれ、利亡其身則ち産を奪はるゝのみならず、一つある命を添へて失ふ。則ち多欲の人は無欲の人也。小欲の人は其分に隨て得る所の財をよく保て、其身を全ふして天命を終ふ。これ多く財を得るなりと思へり。否なるや。或人曰く、然らば多く財をあつむるを富と云ふことは、總してあるまじきこと歟。天下の者皆貧人たるへきかと云ふ。われ云ふ、その中を得るときは、則ち富亦得、其義も亦得、貧則ち貧亦得、天下何ぞ貧人たらんや。故に曰く、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と云へり。當義則何悪之。

何事もせんと思ふことを、ずんと思切てするは本心也。かうせうかせましきかと二途にわたるは血氣也。二途にわたりにて分別不極ことをすれば必ずあし、是血氣に惑はさるゝ也。此事をせんと思はゞ、一道にしたかよし、二途にわたる程ならはすへからず。初め一氣は皆本心なり、ふたつにわたるは血氣也。本心ならはみなよし、血氣はあし。

何事もおづるなく、おづれば仕損ふぞ。おづるは平生の事、場へいて、はおづるなおづるな。溝をばづんと飛べ。危しと思へば、はまるぞ。

財寶も骨を折つて手間を入れたるは遅く盡る也。骨を折らす手間を入れずして得たる財は、早く盡るぞ。色を塗りあぐるに久しくして返を重ねたるは遅く、はぐる疾く塗りて返を重ねざるものは早く剝ぐるぞ。

或時生の榎の水を含みたるを、そと焼きてかみわらんとすると、ことごとくしくをひゆる程はしる。これ陰水内にありて、火之を攻むる也。雷空に鳴るの心也。陽火水雲につゝまる。陽火内より走り破るゝその聲空に響きわたる也。鳴る所は一所なれども、響きの四方へとほる音ぐわらくと鳴る也。

我を人はをかしと見るへし、無餘儀事也。然れと其時に相應の知識と思召へし。煎豆を食ふに、大粒より食へば、果まで大粒を喰ふと云へり。百粒あるときの大粒なる豆と、五十粒あるとき其内の大粒とは變るへけれども、其内にて大粒なるを吉とす。然れば古の知識はさう有るらん。此時にあたりては、此時の内の知識をつとむへきこと歟。此時において古の知識を思へとも遇ふことならず。百粒なりしときの大粒なる豆を望ては、五十粒のときは其望み叶はず。されとも悪知識の邪見に引きたらは、一盲衆盲を引くなるへし。

的傳の僧はころりと餓へ死ねと先師は教へ給ひしものを、的傳と云ふことは、早く衣を改めたを云ふにあらす。師家の我家の的傳など、云はゞ不及是非衣を早く改めた程に、我は的傳じやなと思ふことは、然らす總して、的傳とは、其一家々々へつりて皆一家々々の皆的傳なり。紫野には虚堂南浦と的傳す。東福には無準聖一と的傳す。又南浦の下にても南浦宗峯と的傳す。又濃州遠山には南浦峯翁と的傳す。然れば紫野派の者南浦宗峯之を的傳す。遠山派の者は南浦峯翁之を的傳とする也。天下一人的傳と云ふことは、人か許さゝる也。傳的傍出なと云ふことは、仔細あること也。む

ざと心得て衣をさきに改められたれば的傳と云ふ事可笑矣。

異相と云ふは、祖録行狀等にも好き方に云へり、並々にかはりたる相形あるを云へり、相異なれば必ず其行もまた異なり、人にかはり抽んでたる處あるを異相とは云へり、異産と云ふも同じ、人と異に生れたるを云ふ、異人なと云ふも世上並の人にてはなし、されは昔の聖賢の相を畫圖に遺したるも、一角ある相見えたり、如何にも面貌圓滿して、變る處もなきやうなるかわれとも、それも何處ぞに人に異なる所あるものぞ、異相と云ふを、今の世にむさと心得るを、異相人抔とて嘲けるは笑しきことを、今の世に人の嘲ける異相の人と云ふも、如何様よく心を留めは、好き所もあるへし、正直にして曲らず、然るを私曲を以て相待する故に、其人に向つて放言し、猶心に合すは跡を見せず、そこを去る、然るを人異相人と云ふ、これも異相人に理つよし、但し一轍に相定りたる所を、短處と云ふへき歎然るを一轍人なと、は云ふへし、一轍は聖道にも好まざる也。

大隱隱市、小隱隱山、此語を口に覺へて、山隱閑處の人を誹謗す、誠可笑、出家は樹下石上にあるか本なれば、市中床しく思ふとも、山林に居るは本義也、山林に居ても市中に忘れざるよりは、市中に居ても市中を忘れたるはましとて、市中に居るは道にあらす、况又山は閑なるものに定れり、市中は閑に定れり、市中に居ても隱逸の心ある人、山林に居ても同じく隱逸の心ある人にしては、山林に入るは上也、隱逸にして隱地にあるは相應也、然るを市中を好み、一日も山居閑居に堪へざる人の癖として、閑居の人を云ひけして、我非を掩はんとして、大隱々市、小隱々山の語を持來りて、真隱の人を誹謗す、まことに道理を知る人は、早く聞くへし、大隱々市、小隱々山の語説之有滋味、一往難心得、只心は市を忘れずして、身にばかり山を求むる人の爲めに云へる語也、身も心も忘れたらんには、山に如くへからず、身心ともに閑なるは山也、市は縦令心は閑なりとも、聞く所喧しく、見る所鬧はしければ、身在此無詮矣、智者樂水、仁者樂山と云ふも、忙閑の二ならずや。

法の外なりとも、能く手熟したる好手のするは、物を損はすして、其事成るものなれとも、法に違ふてすまじきこと也、なせにとならば、好手のするまねをして、童子或は無分別者、其手未熟にしてするは、必ず事を損ふ程に、すまじきをはして見せぬかよし、ありやうの仕様なきにあらず、法の外は皆略なり、捷なり、略は事の草也、捷は道の

草也、假令小刀を以て疊の上に於て紙を断るに好手はすこしも疊を破らす、或は障子に於て、切れとも、好手は障子を破らざる也、鄙人之斷疊のことは好手の業也。器は廉を持ざるもの也、殊に重き物を盛りたる器のかどをとれば、廉必ず離れて興をさますもの也、假令無事なるも、見て危し、賢人嫌危矣。

縁のある器をもつには大母指を我手の方へつよく引けば、縁を引缺く心ありて危し、器の内の方へ大母指を推掛くるやうに力を入れて持つかよし、得意の人はこれ體のことはよく辨すと雖も、童子若輩無骨のもの、ためにはよき訓也。

或夜三四子打爐話、一人云、古老之人以道甚秘矣、大道其然也、雖一小事如傳大道、可笑、或老人云、向便桶便小用、有旨、密可傳之、汝蓋小便之時、不可直便其桶之中心、便其中心、則有便聲而汚人之耳、有便臭而汚人之鼻、投便於桶膚、則無聲無臭云、可笑哉、予云、古人之心深可知、雖此一小事如此、况又於大道乎、謂之一小事、容易則大道隨之以容易也、道容易人無信、無信則道不立、雖此一小事、授則人信之以受之、雖大道如世話、則人不信而不可受之、笑之、人者、雖不傳之、此一小事、定不可誤、世人多狼藉也、雖此一小事、習則可有得云、言未了、有人開戸出、向便桶而便小用、其聲如瀑、予曰、如老者言、習是好、又笑老者而如

此狼藉、是好道了笑矣。

はしをばわたれ、はしをわたるなと云ふは面白き奇語也、何事のふしなきことをも、ふしありさうに云ひなせば、その言葉を興してよく口慣るによりて、はしとだに云へば、此言葉を思ひ出し、云ひ出して利あり、上のはしは橋也、下のはしは端也、橋を渡るに橋の中正をわたれと云へること也、橋と端とは唱へかはりぬれと、此にてまぎらかして同じ唱へに云ふてよし、鳥は食へ鳥なくひそと、俗語に云へるも同じ、鳥の脊骨の下に付きて血あり、之をとりと名けるとなり、如何なる仔細そや、鳥とは云ふならん、この血毒にて人にたゝると云へり、これ毒そと人に教へても、人胸に留めず、鳥は食へとりな食ひぞと、綺語に云へば、この詞を興して、人此事を思ひ出して利あり、覺へかたきことを歌括にすればよく覺ゆるか如し。

小事を大事にせされば、必ず大事に大事をしいたすぞ、小事なれとも仕損してよきにはあらねども、小事なる故によし、それよとてやみぬ、大事に至り仕損しては、實の大事也。

夜途に行くに、善人先行、逢殺害、惡人後行道、何事を、善人逢禍、惡人得福、天の加護と云

ふことは、不在此乎予曰く、是天道也善とて引上げ悪人として推下さは、天道にあらす、天道は悪人をも不捨善人は猶捨てず善を取り悪をすつるは天道にあらす、これ人間なり、然らば善を作して善ならず、悪をなして悪ならず、唯自然也、恐らくは天と云ふもあつるへからすと云ふ、予曰く、汝か言の如くならば、汝今日悪をなして見よ、悪積りて汝か身必ず亡ぶべし、又予か言に随つて善をなして見よ、善積て必ず身立つべし、彼の夜途に先行者善人なるを、天これをして先たしめ禍難を與ふるにあらす、その人自ら行き、禍難に遇ふ、天の作す所にあらす、その人現今に悪人にあらすと雖も、過去の業残ることあり、此におひて不意に人に先立ちて難に遇ふ、また一人の悪人後れて難を通る、亦過去の業、心感することありて一旦難を通る、なり、これ又一生の惡にあらす、一生の善にあらす、近則一生の裏に報を見、遠則復生のとき報を見る、そのさきに行くこと不意なりと云へとも前業あり、前業の感は不意に非ず、人唯不意なりと謂り。

人を崇むるに様と云ふ、御所様、殿様、長老様など云ふ、此の様と云ふこと更に不心得と云ふ人あり、様と云ふは様子と云ふ義也、其人の容、骨柄、様體など云ふ義也、然

らば人を崇むるの儀、わたり難し、様と云ふて崇むるの儀は、例へば貴人は貴人の様なるかよし、貴人の賤しきやうなるは、わし、御所は御所の様なるに依て貴きなり、殿はとの、様なるを以て貴し、長老は長老の様なるに依つて貴きほとに、長老様なと云へば、貴き儀なり、その身の様々を違へぬ處を以つて崇むる心也、長老は長老の様、に御座候よ、殿は殿の様、に御座候よと云ふか如し、又長老の様にはないぞ、殿は殿の様にはないぞと云は、貴きにてはなし、殿か殿のやうにあらば貴いぞ、歌の様詩の様など云ふも、同じ、歌にうたのさまなくは、歌のよきにはあらし、詩に詩のさまなくは、詩のよろしきにあらし。

人皆不咬味聖賢語、而直吞却、故心無執、聖賢之道、假令如好胡椒、咬味之、則得其味、故好之、若以一丸直吞、却則不知其辛味、不知其辛味者、爲甚有好胡椒之意乎、聖賢之道亦善咬味、則知聖賢道之善、故好一切食、不味而吞、却則可無好之意、一切之道亦如此矣、柿は旨きものなれとも、咬味ひてこそ、又食ひたいと思ふ心はあらんか、丸吞にしては、又食ひたいと云ふ心はあるまいぞ、聖賢の語も同じ、聖賢の道を慕はさるも道理也、又咬まずして吞んでも、腹中にて消し、命を養ふものはあるへし、知らずして食て

も命を養ふものもあるべし。聖賢の語をよく味ひて知るは上なり、知すして丸呑にするも、呑ざるにまざる道理はあり。聖賢の道を咬味はすして口に云ふも、終に道に入るの端となる理あり。工夫深き人にあらずは辨へかたし、佛氏よく知之譬へは初生の赤子の乳味を食むかことし、之は母の乳味とも辨へず、此乳味は何物か乳味となりて、誰か我口へは入るゝと知らずとも、呑めは命を養ふて長するが如し、長して後はその乳味をよく辨へる時あり。聖賢の書を讀むも、縱然、一世に聖人の道に入らずと雖も、これを捨てざるときは即ち必ず聖道に歸すること有るへし。

今世禪者教者、傳古人言而示人、即不違、偏意味違故、言者古人之言、而道即懸隔、恰如以貝背合之、左貝右貝、雖不違、貝口不合、貝不合、則不能容物、諸家之師、言與意味不合、則不能身容道者乎。

松杉の實を今日種て、軒端に見んと思ふは、五年七年末遠くして待遠也、其間の養育實に稚子を育つるかことし、然れば今軒端に見る木を移植て、五年七年を今日に引寄て見るとは、大切なる事也、是を考へは今軒端に見る木を植んには如何程精を盡してもあきたらぬとなるを、あらくも扱ひ根の土を落し枝を折り、木を動かさなと

して、顛て枯れぬれば、嗚呼枯れぬるよと云ひて引捨てぬるは、物の考なき心也、我人此の如し、今植る松杉の實は五七年の思を積ますは、軒端に見るとはならぬ也、五七年の思を積むとたに思は、一本の樹に一日の勞を盡すほとならずは、大方つくへき歟、然らば一本を植んには一日の勞を以てつくへき計こそ有らまほしけれ。

問天道萬古無變化之所生、曾以不易、古之松今松也、竹今竹也、萬物都如此、聖人何としてか不復生、答夫聖人稟氣之清明純粹にして、生知安行也、人之稟氣其清明純粹なるとも、偏に古に在りて今なかる可らず、聖人只不生何そや、或人曰古亦希也、子曰古には希なれともありつへし、今亦希にも無きとはいかゝそや、天道はこれ古と變すへからず、此儀如何終に答ふるとを得ず、曰く、縱令二程程伊川出來るとも、儒家に於てこれを明にす可らず、それ道は別也、於佛氏易解予爲人說之、若無自得、則人不信之、讀聖人之書、傳聖人之道、可爲聖人否、曰、桀紂天下之主也、天下皆臣也、賢臣智良、教何不爲聖人、曰、桀紂若學則賢良教以可爲聖人、桀紂若不學則其爲之如何、曰、學之者從善者

也、不學之者不從善者也、從善者堯舜也、不從善者桀紂也、然則堯舜自堯舜、桀紂自桀紂也、聖人之書、所何得乎、自然之堯舜也、自然之桀紂也、堯舜學而後堯舜乎、不學而堯舜乎

若謂學而後堯舜則爾來誰是學而如堯舜乎。思子、孔子、孟子、思子、的々也。於倫尤貴。雖學成非堯舜。然則堯舜是如何聖人。聖自奚得。自天得者天理也。堯舜皆同。堯舜之各性。是自奚得以爲堯爲舜乎。堯之性從善。桀不從善。實各性也。是氣質別也。如牛馬各性。云此性自天稟。堯桀可爲一。何堯仁桀不仁。若又云自父母所稟之血氣。善叟之子聖也。堯之子不肖也。不可謂之父母之血氣。若又謂之堯桀皆稟氣於天。只依純駁有堯桀。稟氣之純駁。豈不可在古不在今。萬萬世之後亦稟氣之純堯。稟氣駁桀也。然無堯倫而多桀之倫何乎。堯舜自生以來。修以非爲聖人。若堯舜自生以來。修以爲聖人。不可限堯舜。次萬古可有堯舜。不可有堯舜。則非生後之修。若又云生生世世。修而爲聖人。是佛氏之義也。非儒家之義。佛法三世之治也。儒是一世之治跡也。佛氏儒家之異不爭。堯舜是如何聖人。堯舜是如何なる聖人ぞと云ふ明ならば、儒佛三世一世之義可顯然。聖人五百年而出と云ふ義如何。或人曰、凡五百年而後道復初。聖人出之義也。曰、自上聖考へ來て當五百年、何れの聖人出て、第二の五百年には、何れの聖人出て、第三第四第五六七八、次第の聖人何れぞや。佛家說義則五百年にして聖人出るも有義、又道復せば、人々皆聖人たるべし。縱然、道復して聖人出るも一人也、不可算數、億々萬之人なんとして、一人のみ聖人なる。氣の純粹を稟る者何として限一人ぞや。矧又爾來無二人之堯無二人之舜をや。聖人之從來如何明之。吾佛法には、先聖後聖之間、五十六億七千萬出と云へり、五百年を以ては記法衰、吾聖曇滅後第一の五百年、第二の五百年、五五二千五百年の記過て、今已に末法の機也。沙門之不義不行、宜哉。

人皆已々の得たる所一つあるもの也。其所得をとりて用之、則不捨人。萬の物を委しく見るに、小分にして大力あるものあり、輕蚊の血を啣ふこと、其者の小にして力最大也。大力量の人身に口をわて、如何に吸ふとも血出てかたかるへし。無らは人力量ありと雖も、血を吸ふことは、蚊の力をかる。物こと其徳を以て用ゆるときは、即ち廢らず。物々不可無一徳。辛き苦きとて人の嫌ふ所なれとも、參以辛爲徳、黃連以苦爲徳。用其徳物不弃。砒礪は人を傷ると雖も、人を傷るを以て徳とす。緩藥の破りかたき病あるときは、砒礪の力を備へて以て傷るときは、則ち病去る。されは毒を以て人を活かす事は、良醫の好也。明主能知人。蓋知人者、取其徳用。暗主と云へとも、用明臣、則主之明也。眉斧雖劈、破六國、吳は敗られ、越には補けあり。越始雖觸斧、終把柯破吳。ことば范蠡か明也。一斧人を破ると雖も、我柯を把るときは、則ち人を破り、人柯を把るとき

は則ち人にやふらる。破ることは斧にわれとも、破ると破らるるとは人の謀計にあり。

我常に思ふ、我を乞食なりと慥に見給ふやうに身を持ちたしくとすれとも、兎角人間に残りて人にまざる、事こそうらめしけれ、我本乞食の跡をつぐ者也、我本師釋迦は摩伽陀國の王たりしか下りて乞食となり、我祖師達磨は香至國の王子なれとも下りて乞食となれり、袈裟は衆生濟度の方便にたふとく見ゆるもにくからず、少し見たすくする方もあり、元くさり色の布にて製するを本とせり、錦襦の衣は龍仁終に披給はず、慈尊に遺し給ふ、飲光是を抱きて雞足の洞に入りぬ、沙門の內衣美しくかざり、前後を見て、出立たる顔の風情うらめし、偏に美婦の色を街ふにことならず。

至硬之物は尤も寒るなり、氷は堅きゆへに尤寒也、雪これに次く、水又これに次く、石硬尤寒、金これに次く、木も至て堅きは身に添へて尤も寒る、柔かなるほど暖かなり、されはこそ温和と云へり、絹も生にして堅きは肌にひゆ柔なるほど暖かなり、されはこそ綿は至て柔かにして尤も温也、絹これに次く、人も容儀堅確なるは秋の如くにして冷し、容儀柔なるは春の如くにして温和なり、寒温の二をならへ、誰か温につかざらん、人にして人に嫌はれんはうるさし、人にしたはれんは悦はしからずや、慕ふも嫌ふも權威を以て押さは、異儀あるへからず、權威の鼻むとき、その常の心を以て人これを見る、人豈不思盛時終之衰乎。

衣裳の表裏は公私也、素より裏勝つときは、公を裏にして私を表とするか如し、表を十分にして裏は六七分なるか順なるへし、人の一生皆この心ならんか、寝るときは衣は華美にして、出仕に古く垢つける衣若たらは、禮にあらし、表より裏の華美なるはこれに同じ、公を第一にして私を二三にかまふへし、貴く見へて心の賤下なるは、表より裏の華美なる衣若たる人なり、如何となれば、財寶多く持ちたると人に見へんの心あり、實に富貴なる人は富貴と見えす、實に才智あると見へす、才智を人に見せん、心の心は才智乏故也、故に食に飽くものは食を忘れ、才に飽くものは才を忘る、孔子老子に見へて禮を問ふ、老子の曰く、吾聞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徳容貌若不足と云へり、良賈は財寶あれとも、深く藏して貧屋の如きなり、君子の容貌徳内にかくれて足らざるか如くなる貌ありと云へり、或人曰く、孔子老子に禮を問ふ也、道をは不問

子曰く禮是道に非ずや道に遠ふの禮孔子豈行之乎。

只學んで知りたると自得とは、雪と墨のかはりあり。故に君子深入以道欲得其自得也と云へり。或武士の家人下部二三人聚りて云はく、いさ和殿原ひもじひに一睡せんとて皆寢にけり。佛弟子の爲めに法度を定められたるを律と云ふと律に云へり。食後晝時分に一睡せよと也。僧は一粥一飯也。一睡するは胸滿ちてひもしさを忘れさせんかためなり。我と身に覺へて知りたるとは、佛も祖師も心相合ふものなり。此下部とも寢て胸のふくれひもしさを忘るゝことをよく自得せり。水のつめたいと云ふことを習ふて知ると云ふことはなきものぞ。口へ入るゝと自得するぞ。湯のあついなと云ふは如何やうなるものぞ。習ふものはないぞ。口に入ると即ち自得するぞ。飢ると飽くと云ふこと習ふて知るものはないぞ。飢來れば即ち自得するぞ。飽來れば自知るぞ。諸道を知ること水の冷暖、食の飢飽の如くに自得すへし。

我終に寂しきことを知らず、問ひ來る人の歸れば、あら閑や面白やと思ひ、日暮れば今は早問ふ人もあらし、我身に成りたり、あら閑やと思ふ。雨も月も閑なれば、我雨我月よと思はるゝ也。然りとて此閑を樂んでかく閑居するにはあらず、少し心による

所ありてかく閑居せり。若し閑を樂んで山居を好まば、世人の富貴を好むに同じ。夢の辛を食む蟲あり、甘草の甘を好む蟲あり、辛きと甘きとは其身にあり、樂む所は同じ。富貴閑熱と閑居寂寞とは變はれとも、樂む所は同じ。然れば道を捨て樂を取るは、佚樂の人に同じかるへし。富貴を好て人に諂ひ、佛法を賣りて渡世の營をし、佛祖の道を泥土に墜さんよりはと思ひて、樹下石上の栖居をせん人は、樂を求め山に入るにはあらし。

今の世に順すれば背道、道に背くましとすれば不順世、不如只廢跡矣。

奉公の人の心掛にも品々あり。人退けは退き、人進めは進む、此等の立身すへからず。人退くにも退かず、人進めは我いよゝゝすゝむ、此人立身すへし。人進めは共に進み、人退けは共に退く、功少し。人進まは我いよゝゝ心捨てず、人の退くときを待ちて進む功多し、斷る處を心にかくる人、能き奉公の志也。蹴鞠の人つめを詮に心掛ると見へたり。

美言惡言と云ふこともなきものなり。又思へば美言惡言と云ふこともあるものなりと云へば、人如何と問ふ。子曰く、時に遇ふ人の言ふことは、惡言なれともこれを美